

READERS




读者®

白菜玫瑰　一觉睡到小时候　过度的体检　我带你去取红酒

ISSN 1005-1805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67期　五月下



Elena Shumilova 摄影作品欣赏

现年32岁的俄罗斯摄影师Elena Shumilova拍摄了一组表现两个儿子与小动物们之间细腻感情的照片。在照片中，两个男孩和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朝夕相处，俨然成了最好的伙伴。

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利用自然光完成的，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

（封面图由东方IC提供）



卷首语



上帝降雨

◉王鼎钧

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势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个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文学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作家和法师的区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这词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我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了。作家笔下的人物好似众生，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就好似菩萨，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设法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是为双方而设，作家同情每一个人。

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没有立场，超越是非。就像是看两个人下围棋，他既为黑子设想，也为白子设想，也就是耶稣说的：上帝降雨在好人的田里，也降雨在坏人的田里。

（林冬冬摘自《时代周报》2014年3月16日）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2014年第10期（总第567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五月下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白菜玫瑰

◉陈麒凌

莹下班的时候，太阳总是快要落尽了。

快要落尽了，只剩一点点有弧度的金边儿，那金，也是曚昽的，在冬天会清晰些，像人用笔勾过。

“阿嬷，我买菜回来啰！”莹一边轻快地唤，一边推开门。

“乖孙回来啰，乖孙！”阿嬷含糊不清地应。莹打开门，见她在藤椅上前倾着身子，脸上透着喜。

“阿嬷，你猜我买了什么菜？”莹放下大包小包，系上了碎花围裙。

“白菜，嗯，猪肉、白菜。”阿嬷反反复复地答。

“好聪明，猜对了白菜，今晚吃鱼，还有豆腐，好不好？”她歪着头，用手摸摸阿嬷皱皱的脸。

“择白菜，择白菜。”阿嬷扬着一只手，心急地要帮忙。

“阿嬷好乖，帮忙择白菜。”莹把一扎小白菜放进菜篮，突然记起什么，回身从提包里擎出一枝红玫瑰。

她笑了一声，问：“阿嬷，靓不靓？”

“好靓啊。”

“还好香呢，不信闻闻。”

“你摘公园的花呀。”

“别人送我的，阿嬷。”莹微微润红了脸，找了一个空瓶子把花插上，左右看了几遍，又笑着摸摸阿嬷的脸。

阿嬷专心地择白菜，她用剪子去掉菜根，择去黄的有虫洞的叶，把白底青头的菜摆齐整，头是头尾是尾，动作虽然迟缓，但还算稳妥周到。现在她干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换了空心菜、花椰菜都会乱了手脚。去年有一次她便秘出血，医生要她多吃白菜，用滚水煮得软软熟熟，阿嬷从此就认准白菜，日日都要莹买白菜。

莹把餐桌摆在阿嬷面前，盛好饭，想想又把那枝花拿过来摆好。

“阿嬷，你知道送人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吗？”莹仍不拿筷，出了会儿神，两只黑眼亮晶晶。

她等不及阿嬷吞下那口饭，自己先笑着答了：“就是说人家中意你啰。”

阿嬷也随莹笑，莹不好意思，吐吐舌头：“好不知羞哦，是吧，阿嬷。”

送她玫瑰花的那个人，叫阿峰，读过大学，看起来很有涵养。他在楼上的计算机城上班，常常会来店里复印，有时他复印好大一沓资料，要等很久。莹心肠好，会给他倒一杯茶，让他坐，有时他也会帮莹，装订啊、换墨啊，还给她下载好听的音乐。莹喜欢跟他说话，他也是吧，资料印好了也不急着走，一点点小事都能聊好久，然后，他就带来一枝玫瑰花，轻轻地插进她的笔筒，她问哪里来的，他就有点害羞地说是捡的。

当然知道他瞎说，因为第二天他又带来一枝，再下一天还有，天天都有，哪里有那么多玫瑰白白让人去捡。

连阿嬷也识得逗趣，下次莹回家问：“阿嬷，你猜我买什么菜？”她就会应，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白菜，嗯，猪肉、白菜，还有玫瑰花。”

莹总是回头一笑，摸摸阿嬷的脸说：“好聪明哇，猜中。”



日子就是这样，她每天追着太阳回家，带回新鲜的白菜、鱼、猪肉，还有玫瑰花，她笑盈盈地如常煮菜、和阿嬷聊天，却难免分心，忽然会想起阿峰。

这晚阿嬷洗干净，舒舒服服躺在床上，莹举着电蚊拍在帐子里巡一遍，刚要放下帐子，阿嬷伸手拦了一下。

“阿嬷，你要去厕所吗？”

“没有，就是看看我乖孙。”

“怎么了，阿嬷？”

“我好老了，时刻想自己为什么还没死，拖累你。”阿嬷牵着莹的手，“又好怕人死了，再也看不到我乖孙。”

“阿嬷，又乱想，知道吗，你要活到一百二十岁，直到你乖孙也做阿嬷！”莹捏捏她的手，“好好睡哦，明天早早起，我们去公园散步。”

带上门出来，莹松了一口气，差点以为阿嬷知道了什么，她不会知道了什么吧。看看手机，没有阿峰的短信，这才坐下发呆。

阿峰要去珠海了，想让她一起去，他说：“跟我去珠海吧，供一层楼，能看到海的，咱们结婚。”

“可是阿嬷……”

“阿嬷是你一个人的吗？你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那些阿嬷睡得很熟的夜里，她就这样坐着发呆，呆上好久好久。

她曾打电话给大伯，大伯是个急性子，一听是她，马上就嚷：“阿嬷出了什么事？”

“阿嬷很好啊。”

“吓得我，你就辛苦些好好照顾阿嬷，也不枉她把你带大，需要钱就说，你伯母身体不是很好，我又忙，最近都没时间去看她，辛苦你啦。”

“哦。”

三姑脾气好，好说话，莹愿意去跟她聊。还没坐下，三姑已经收拾好许多包包，有吃的，有衣服，要她带回去给阿嬷。

“你成哥要结婚了，现在房子这么贵，只好先回家住，大家挤一挤算了。”三姑唠叨着，“你也该找男朋友了吧，对哦，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啊……”她不知该怎么说好。

颐和康乐院是她最后考虑的地方，她去看过两次，院子很大，有花有树有鸟，看护小姐很温柔，老人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都是很开心的样子。

她不是真的要送阿嬷去那里，她不是不要她，莹这样打算着，半年，最多一年，阿嬷先住在那里，等她在珠海安定下来，就接阿嬷过去，她说过的，要阿嬷活到一百二十岁，直到自己也做了阿嬷。

她对阿嬷说：“阿嬷，我要出差了，要去好长时间。”阿嬷会懂吗，她叹口气，接着说下去，“我送你去一个好玩儿的地方，等我回来再去接你，好不好？”

“好呀。”阿嬷应得很清楚。

有时阿嬷好像什么都明白，收拾行李的时候，她记得要带哪双鞋、哪个杯子。

“福寿衣放进去哦。”阿嬷交代。早几年她就准备了整套的福寿衣，用红布包着，放在衣柜顶层。

“不用带那些。”莹有些不自在。

谁知临出门那天，阿嬷又问一遍：“我的福寿衣有没有放进去？”

那天早晨阿嬷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把随身小花布包挂在颈上，一会儿又不放心地取下，把里面的东西清点一次，包里有一点钱、电话本，还有一本小相册。

“你放心去做事，我好乖好能的，你不用心急挂记我，我也不心急。”她忽地抬头笑笑，莹摸摸她皱皱的脸，轻轻地。

看得出来，阿嬷紧张，一路上手紧紧抓住布包。到了康乐院，要她在大堂长椅上等，莹去办手续，她忙举起手说：“拜拜，拜拜。”

莹笑道：“阿嬷，我还没走呢。”

关于白菜的问题，莹和司务主任有了争吵。

“可是我阿嬷只吃白菜，其他的瓜菜她不吃的。”

“那她可以尝试一下其他品种，或者选择不吃。”

“不吃白菜，她很容易便血。”

“那你想怎样？”

“能不能给她开小灶，每天煮一点白菜？”

“这么金贵，干吗要送她来这里呢？”

莹生气，心想要不要找院长投诉，还没来态度就这样恶劣，怎么放心把人托付给他。走出前廊，远远看见阿嬷，孤零零地在椅子上打盹，佝偻着肩，下颌瘪瘪地垂在胸口，抓着布袋的枯手缀着暗斑。从没试过这样的距离看阿嬷，她好小好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她抱起来。吊扇在房顶上旋转，微微吹动她灰白稀疏的发，原来阿嬷已经那么老



心灵静默的时刻

◉袁恒雷

她是一位极富善心的作家。一次，她被邀请到一所聋哑学校做讲座。

师生们在礼堂隆重欢迎她的到来。校长用手语介绍了她，台下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她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于是师生们停止了鼓掌。她却没有开口说话，而是飞快地用手语向大家比画着。这让在场的许多人颇为惊诧，因为大家平时都是听她侃侃而谈的，从未听说她还会手语。一时间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她。不一会儿，聋哑学校的全体师生都颇为动容，连校长都眼含泪花。

作家“讲”完，全场无人鼓掌，所有人都是静默的。而师生们此时望向作家的眼光，已不仅仅是最初的敬佩了——因为她刚才“说”了这样一番话：“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那么今天，我们就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请不要奇怪我会手语，因为我的妈妈也是个聋哑人，我对你们所处的世界感同身受，虽然那里无比静默，却蕴含着我对你们最真诚的爱与祝福！妈妈为了培养我，付出了她的青春，现在我是她的骄傲，她也是我的骄傲！而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也对你们寄予了无限希望，将来你们一定可以成才，成为你们父母的骄傲！感谢孩子们，让我有了这样一次温馨的心灵之旅，让我们感念父母的爱。请让我们再静默一会儿，请大家都不要发出声音！”

她的“演讲”不过几分钟，却是一场让人倍感酣畅的心灵洗礼。这一时刻虽然无声无息，但我们分明看到一颗颗昂扬的心在跳动。

（**安　华**摘自《当代青年》2014年第2期）

了。

别骗自己了，她还能活几年呢，真的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把她放在这里，这半年里她没了怎么办？下次来，见不到她怎么办？去哪里找？谁可以赔？什么能够弥补？想起幼时，父母早亡，阿嬷就如同亲生爹娘，台风夜步行十几公里为她找牛奶；她感冒，鼻塞喘不过气，是阿嬷用口吸出她的鼻涕；晚上睡觉她爱把脸贴在阿嬷胸前，寻找那干瘪的乳头；走到哪里她都牵着阿嬷的手，一直牵着，从很小长到很大，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阿嬷。

她擦眼睛，躲在转角擦了一遍又一遍。

“阿嬷。”莹扶住老人的肩。

阿嬷醒来，以为她要走，连忙举起手说：“拜拜。”

莹牵着她的手说：“这里不好玩儿，我们一同回家。”

阿峰还是走了。

莹也知道，总有一场伤心的，也许不止一场。无所谓啦，世界上又不是没男人，但阿嬷只有一个。

可回家的时候，在车上却不禁一路地掉泪，止不住地，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

还好能在阿嬷面前装出笑来。“阿嬷，我买菜回来啰！”

“乖孙回来啰，乖孙！”

“猜猜我买了什么菜？”

“白菜，嗯，猪肉、白菜、玫瑰花。”

“嘻嘻，对了一半。”她一副调皮轻松的样子，“没有玫瑰花啰！”

装得好辛苦啊，炒菜的时候，抽油烟机隆隆地响，她忍很久才抽一下鼻子，装作擦汗去擦眼泪，一直不敢回头。

吃饭的时候，阿嬷从身边捧出一只碟子，用小时候哄她的语气说：“乖孙，有好东西给你看哦。”她含糊不清却又无比温慈，“不用流眼泪哦，阿嬷给好多个‘中意你’，好多好多。”

莹低头看去，白色的瓷碟里，盛满一朵朵头脸上仰的小白菜根，那些齐齐切剪的白菜根，你一定从未发现，从正面看，一层层晶莹洁白的苞，瓣瓣曲折婉转，好生生地簇拥着一点翠绿的芯，看上去，竟像是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

她叫一声“阿嬷”，大声地哭了出来。

（**生如夏花**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一念，半生》一书，**李晓林**图）



传统不死

◉殳　俏

过去有很多文人写食物，喜欢持一种“传统已死”的态度。这个鱼好吃？哼哼，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已经吃不到了。那个菜美味？哼哼，告诉你们，现在也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味道了。在出神入化地把那些珍馐描摹一番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时代在进步，但美食在退化。得出的小结论则是：只有我吃过，你们都没得吃。

小时候每每读到此类文章，就算意境再美，也免不了觉得丧气。后来长大了，晓得这些老先生不仅对食物是这个态度，对学问亦是这个态度。传统到底是什么？你们没见过，只有我见过。这个观点可以一棍子打死所有后来人。因为传统已被关在了历史的庙堂之内，而庙堂之门岂能向一般人随便敞开？

但传统究竟是什么？所谓的饮食传统又是什么？

我曾去西班牙考察火腿加工厂，在火腿的腌制过程中，有个细节非常动人。每一年腌制火腿所用的海盐都要仔细回收起来，存放好，到了第二年腌制新火腿的时候，把老盐拿出来，加一点新盐进去再次用。就这样周而复始，很多火腿加工厂所用的海盐与这个工厂本身同龄，已经经历了几十年。

我向某工厂的工作人员讨要了一把老盐和一把今年他们即将加进去的新盐，对比看看。新盐洁白如雪，而老盐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它们不仅渗入到火腿的内里，还从火腿中吸附油脂，因此有着醇厚独特的香味，色泽也是金黄的。

每个人都会问，什么是传统，我倒觉得，这盐就像传统本身。我们总是忍不住用极端的态度去对待想象中的“传统”：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彻底推翻。但传统，它既不是只存在于过去的死物，也不是挡在未来路上的怪物。传统一直存在，正像这代代相传的老盐，虽然每一年都会加一点新生力量进去，但在时间的化学作用下，新老交替相融。

传统也是慢性子的，你很难看到它在现世会有瞬间改变。

走在西班牙那些古老的小镇里，你很容易就理解了这样缓慢的节奏。阳光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地走路、聊天，一座教堂可以造五六百年，直到如今还在修修补补。

“任何事你都可以慢慢来，动辄百年。”在萨拉曼卡，一个当地人对我说，“我们有两座大教堂，大家把12世纪建造的那一座称为‘旧教堂’，把16世纪建造的那一座称为‘新教堂’。16世纪也是很久以前了，但相对来说，它依然是‘新’的，到现在还在完善各种装修。前不久我们还把一个宇航员雕刻在了教堂的某扇门上，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当下的人和事总有一天也要成为历史，我们继承传统也创造传统，传统不是死的，是跟人一起成长的。”

忽然想起，有一次全家人去一间特别美味的小餐馆吃饭，吃完后正在享受悠闲惬意，先生突然问我：“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开玩笑地说：“下次再来这间馆子？”“不，”他说，“最幸福的是，今天我们带着孩子来这间餐馆，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也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吃同样的菜，并且依然觉得好吃。再后来，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会来，餐馆依然在。一代又一代，没完没了。”

是的，一代一代，传统不死。

（非　鱼摘自《悦食Epicure》，王　青图）



物质还原

◎黄永玉

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能多寄点钱给她，肚子里的油水足一点，她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遗憾的是，她逝世之后，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老两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至今，世界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楢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

1941 年或 1942 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待过。一天，我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的朋友陈津汉。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环的山路而直接从山岭上走回去。据说，两年前在这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上，我军跟日军有一场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在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让他一个人留在山顶上，让风吹，让雨淋，让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块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我一句话也讲不出。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是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到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

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重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鬼玩意儿？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入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东西，花岗岩、

母亲的老皮箱

◉野　夫

这口皮箱，是民国时候的式样，真正的黄牛皮所做，至今仍旧泛着红铜般的油光。八角都有金属镶扣包角，已然被岁月锈蚀了，但整个箱子依旧端正挺立，不像其他的老皮箱那样萎靡蔫软，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还很硬朗地活着。

我的父母是在偏远的土家山寨相识和相恋的，大约在1953年，他们决定结婚。那时的他们一贫如洗。母亲的嫁妆，大约就是这口她从省城带到山里的皮箱。我的童年，家中也有各种木箱、纸箱，但唯有这口箱子，母亲把它藏在高处，不让我们姐弟轻易触碰。“文革”中，上小学的我曾经好奇地偷看了其中的秘密，原来也就是父母曾经的持枪证、结婚照和各种信件之类。

1978年我终于要上大学了，母亲特地将这口皮箱腾空，拿到街上的皮匠铺重新维护，上油并抛光，然后正式地转交给了我。她怕我粗手粗脚磨坏它，还专门缝制了一个粗布袋子罩在箱子上。从此，这口皮箱就跟定了我的一生，像母亲远瞩的目光一般，随时监护着我的生活。我上大学带着它，工作带着它。去省城武汉工作和再次上学，它依旧是我不离不弃的爱物，囊括了我的全部物品。1988年我远走海南，拎着这唯一的行囊赶火车、坐海船，枕着它在南方的码头露宿。1989年从海口仓皇北归之日，我抛弃了各种随身物品，却依旧将所有的珍爱之物塞进这口皮箱，扛着它流亡千里。我突然消失在大街上一年多之后，母亲扶着老父前来探监时，仍旧给我带来了这口皮箱。出狱之际，我把所有的衣物都赠送给了那些穷困的犯人，只有这口箱子，我还是固执地带着它走向了自由。



而今箱子还在，父母却没有了。他们相依为命的信物，成了我只身飘零的伴侣。我像年轻时代的父母一样，在箱子里装满了我的各种证件和纪念品——毕业证、工作证、判决书、释放证、结婚证、离婚证、日记、发黄的情书、曾经的警徽和犯人的胸牌……仿佛没有这一切，我便不曾打这个世界经过。

（**吴晓馨**摘自《生活》2014年第3期，**123RF**供图）

大理石，刻上狗屁不通、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丁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就等于她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的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坐汽车、飞机的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以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沈　冰**摘自《文汇报》2013年12月19日）



陈寅恪的“四等爱情”

◉施立松

一

夜深了，一轮皎洁的圆月孤悬天际，星云缥缈。从上海开往北平的客轮，航行在茫茫的渤海上，隆隆的马达声，掀起层层白浪。甲板上，阒无人声，陈寅恪独立船头，海风把他的蓝布长衫吹拂得猎猎作响。这天，恰是中秋，海天一色，四野寂寂，他的心，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攫住了，他脱口吟道：“嬴得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他，想念新婚妻子唐筼了。

陈寅恪十三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二十余年潜心学问，能读十四种文字，会说五国外语，能听懂八种语言，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在清华园，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在情感上，他虽年近不惑，却未婚娶，也没爱情经历。他甚至不讲究衣着，夏秋季穿蓝布长衫，冬春季一身灰长袍、青布马褂，腋下夹着蓝布书包。在水木清华西装革履的教授中，他特立独行，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陈寅恪情感上的“晚熟”，急煞父母。家人开始好言催促，最后父亲陈三立厉声警告他：你若再不娶妻，我将马上代为聘定。陈寅恪看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才感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宽限时日。只是婚嫁之事，哪急得来呢。

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嵩是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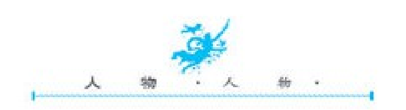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不久，三十八岁的陈寅恪与三十岁的唐筼，缔结了偕老之约。

在上海喜结连理后，陈寅恪因清华开学在即，乘船离沪返校，唐筼因要安葬母亲，留在上海，不能同行。中秋月圆，茫茫的渤海上，陈寅恪第一次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和新婚即别的苦涩。他不曾想，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艰辛和磨难。

二

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老把油灯打翻的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解除他的后顾之





忧。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筼就自制烤面包架。抗战后期，陈寅恪神经衰弱症加剧，又因用眼过度，视力日益衰退，导致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陈寅恪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的。有一年，助手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是她，毅然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然后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大女儿出生时，她患心膜炎并发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没好好休养，又终日操劳，她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刻意营造一座充满情趣的“52号寓所”——他们最初的爱巢。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结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赋诗赠她：“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说，一笑妆成伴白头。”这一对患难夫妻，情深义重，相扶相携，人生路坎坷，他们走得艰难却幸福。



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一直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丈夫心忧身残，女儿们劳燕分飞，唐筼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笔。他被批判，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踩上一脚”，个中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她感同身受、锥骨刺心。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搀扶着、鼓励着他。日渐灰冷的人生旅途中，她以非同寻常的乐观，抹开丈夫难展的愁眉，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陈寅恪发牢骚：“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

每逢丈夫生日，她都奉上诗作，慰藉他日渐灰暗的心。“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旧景难忘逢此日，为君祝寿进新醅”，诗中从没愁情怅意，只一味地云淡风轻。她寻找各种机会将生的快乐和美好呈现给丈夫，像冰天雪地里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他这风雨黄昏中孤独的寒梅。有了唐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短短的人生，有无尽的磨难。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洗漱时滑倒，摔断右腿股骨，住院七个月后，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床榻。“文革”开始后，护士辞工，银行存款又被冻结，每月仅有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唐筼拖着恹恹病体，竭力护理。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寂寞销魂人”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而唐筼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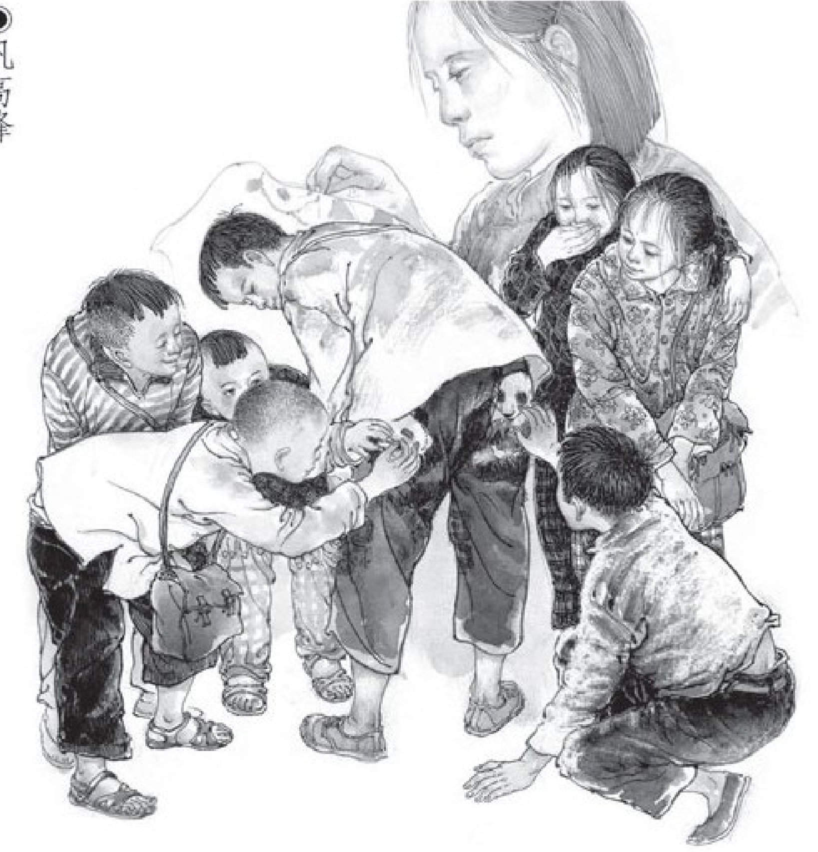
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绝望、悲苦、感伤，怜唐筼之不易，叹命运之不公，给她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告诉她，纵然身赴九泉，定会在黄泉路上安心等待为他泣血眼枯的亲人——他的爱妻唐筼。

1969年10月7日，有着“花岗岩脑袋”的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默默地料理完他的后事，悄悄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生死相随，生命相依，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五四运动时，陈寅恪尚无情感经历，有人问他的爱情观，他侃侃而谈：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守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照此说法，他和唐筼只能算四等爱情，但这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张明明**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4年3月上，**李　晨**图）

◉巩高峰



一觉睡到小时候

我妈抠门儿，那可是远近闻名。就拿我身上这条裤子举例吧，这条蓝卡其裤子最早是我大姐的，她穿旧了给我二姐，我二姐穿短了又给我。到我腿上时，膝盖那里已经磨得快透明了，随时会破个洞露出膝盖来。

那条裤子又旧又皱又难看也就算了，裤脚还在我脚踝上面。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它还是女式的！女式裤子的裤门不是在前面，而是开在左侧腰胯那里，这意味着每次上厕所，无论大便还是小解，我都要蹲下来。

想想这个情景，我都快哭了。可是这些我不能跟我妈说，我一个男的，说这些多难为情啊。所以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熟练地把裤脚拆了线，放了下来，这样才勉强遮住了我的脚踝。

我知道，哭闹是没用的，我这个年纪了也没脸用这一招儿。

谁知第二天我把真相只藏了一节课，就因在课间上厕所时的扭扭捏捏被后座的刘双燕发现了。别看刘双燕的名字很娘，其实他是男生，光他的名字就被我们取笑了好几年。如今终于逮着机会让大家把焦点从他那儿引开，所以特别兴奋。留意到我的奇怪举止，他马上亮出大嗓门道：

“哟，女孩子尿尿才会脱裤子蹲着，你这是为什么呢？”

刘双燕提醒了大家，一阵观察之后，窃笑声四起。

“你不是女扮男装的吧？”

因为笑点新鲜出炉，于是大家都不肯出厕所，任由哄笑一阵又一阵爆发开来。我平日里能言善辩，可现在一句话也没有。面对大家的调侃，我只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低着头，脸红耳热，找个机会挤出厕所奔逃回教室。

刘双燕这么一闹，整天下来我觉得自己好像穿着一条钉子裤，浑身上下哪里都不舒服。放学路上，我成功地让裤子的两个膝盖开了窗户。

谁知我妈看到我的裤子破成那样儿，一脸淡定地搬出针线笸，找出两块布，飞针走线，一会儿工夫，两扇窗户就合上了。好在两块补丁跟裤子颜色相近，针脚也整齐，乍一看几乎看不出补丁来。

但是同学们的嘴可不是用补丁能补上的，他们把两片嘴唇上下一碰，讥诮和笑声就出口了，如乱箭穿心，我还无处可躲。

要说裤子短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我正长个儿呢，感觉裤子每年都在变短，可问题是女式裤子裆浅，一旦我大步跑起来，裤裆很容易就会“刺啦”一声绽了线。为这事儿，我妈补了一次又一次，从裤裆到屁股，再回到膝盖，有时是无意的“天灾”，有时是我的“人祸”。没办法，我妈后来找了一块特别结实的劳动布，加宽了裤裆，才算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另一个问题没法解决——我的情绪。自从那条裤子上身，我几乎变了一个人，回到家不是少言寡语就是牢骚满腹，暴躁易怒。我妈似乎隐约猜到了什么，把针线笸摆在膝盖上，看着它出半天神。

第二天，我在学校又一次被同学围观，这次没有笑声，而是一片啧啧称奇，还不时有人伸手



摸我屁股。

跑到厕所褪下裤子一看，屁股那里的补丁上竟然多出两只熊猫，黑眼睛白身子，怀里还抱着一棵绿色竹子。我自己都看愣了，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把针线活练得这么精巧。很快，我膝盖那里的补丁上也出了花样，那是两棵绿色的枝蔓，到膝盖上之后开出几朵牵牛花。这次我不仅在教室被围观，连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都会有老师好奇地看几眼，还有女老师跳下自行车，问我裤子在哪儿买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因为这条打着补丁的裤子，莫名地走到了我们学校时尚的前端。

有一天下课，刘双燕红着脸趴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能不能让我妈在他的裤子上也缝两只熊猫，嫌太麻烦了换成两朵花也行。我摇了摇头，理由是裤子破了才会缝补丁，有了补丁才需要花样来遮掩。刘双燕愣了一下，忽然转身从文具盒里摸出铅笔刀，在他裤子的膝盖那里割出两道长口子，当时我就惊呆了。

第二天，刘双燕的两个膝盖上也开出了花朵，这次是粉红色的月季花。我妈显然也误会了刘双燕的名字，以为女孩子肯定喜欢粉红的花朵。不过刘双燕显然不介意，从此之后几乎每天都穿着那条裤子满学校转悠，然后回来告诉我有多少人夸他裤子好看。

这件事情的高潮是我的新书包，那也是我的伤心事了。为了要一个又新又大的书包，我已经赌气每天抱着书本去上学快一个学期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断有同学让我带裤子找我妈缝补，让她得到了更大的启发，反正有一天早晨，我妈突然变魔术一样拿着一个又大又厚、花里胡哨的书包给我。看了半天，我才明白那个五颜六色的书包竟然是很多碎布头拼接而成的。那些碎布头平日里只有打补丁时才有存在的意义，而现在，它们就像太阳光，呈碎片状光芒四射。

我妈说家里的碎布头几乎都用完了，本来她还想模仿二姐写的“天天向上”给我拼在书包上，可是布不够了，只拼成了一个小太阳。看上去书包就像一个补丁摞着一个补丁，针眼儿密得让人眼花。

可是我已经惊喜不过来了，因为我背着它到学校的第一天，它就取代我裤子上的补丁成为焦点。几乎所有看到我书包的同学都惊讶得合不拢嘴，细看后又止不住羡慕和赞美。它果然像一个太阳，背到哪里哪里亮。

我更没想到的是，之后没多久，学校里慢慢多出了一个又一个碎布头拼接成的书包。我知道它们之中只有一个也出自我妈之手，就是我弟弟背的那个。因为羡慕我的书包，他哭闹了三天。没办法，我妈到裁缝铺要了一些碎布头，给他也做了一个缩小版的。

这种书包在学校和马路上耀眼地晃着，谁也阻挡不了它们的流行，直到不久之后连镇上的商店都有这样的书包在卖，不同的是它们是机器做的，每一个都一模一样。我妈完全没有料到，她竟然靠一针一线引领了一个风潮。

我妈也没想到，直到有一天新衣服、新书包都没用旧就会扔了换了，我还在梦里找那个晃眼的书包，还有那条一回忆起来就仿佛在开花的补丁裤子……

（杨　春摘自《青年文学》2014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何保全、于泉滢图）

谁在我童年时代从窗户旁经过

◉〔瑞典〕帕尔·拉格克维斯特　◎石琴娥　雷抒雁　译

谁在我童年时代从窗户旁经过，
往玻璃窗上呵着气，
在我的童年，在那深深的
没有星光的夜晚，是谁走过。

他用手指在窗户上作了一个记号，
在湿淋的玻璃上，
用他柔嫩的手指，
沉思着往前走。
留下我单独一个人，
永远。

我怎么能猜出这个记号，
那潮湿的呵气中的记号。
它停得那样短暂，短得不足以猜出，
永远、永远猜不出的记号。

早晨起来窗框是清爽的，
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那样陌生，
在窗后，我的灵魂多么孤独和恐惧。

是谁走过了，
经过我童年深深的夜晚，
留下我单独一个人，
永远。

（苏　牧摘）



去月球的行李

◉〔菲律宾〕迪恩·弗朗西斯 ◎朱 思编译

萨米闭着眼睛，瘦小的肩膀斜靠在枕头上。

“萨米，”我轻轻地敲了敲她的房门，“你睡了没？”她猛地睁开眼睛，笑容满面地说：“爸爸，如果我睡着了你就没法叫醒我了。”我笑着点头，坐到了她的床边：“你该睡觉了，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知道，”她轻轻叹一口气，答道，“但我还能听个故事，对吧？”她眨了眨棕色的眼睛，一下，两下。“可是，小宝贝，”我有些无奈地说，“我的故事都讲完了啊。”“今晚再讲一个吧，爸爸，”她打了一个哈欠，“讲完我就睡。”

“好吧，让我去拿本书。”自从她七岁生日之后，过去的六个月里，通过我在网上给她订购的那本厚厚的精装故事书，我们几乎在故事里周游了整个世界。“现在，我们到哪里了，宝贝？”“中国。”她说，“我们已经读了灯笼还有渔夫的故事，还有长城的故事——那个很棒。”

我找到那一章。“是啊，”我一边看着插图，一边说，“我们可以去另一个国家了。”“不，爸爸，”她说，“先别离开中国。下一个故事是什么？”“是《公主和月亮》。”我给她看那幅插图：一个公主还有一艘似乎用烟花作动力装备的火箭船。“看着不错。”她在床上挪了挪位置，躺好，微微眯着眼睛——这是让我开讲的暗示。

给萨米讲故事是我一天中最爱做的事情之一。我清了清喉咙开始讲了，现在我的角色是那个任性的想要到月亮上去的公主的父亲。我指示宫廷的专家去劝她，他宣称那种旅行是不可能的。去月亮需要带很多东西，而且月亮上也不适合一个小女孩居住，更别提一个帝国的公主了。

我告诉萨米，公主气急败坏地跺着脚又哭又闹，最后，国王屈服了，火箭船被造了出来，用爆竹作动力——就像插图上画的。公主高兴极了，她大声喊道：“我成功了，爸爸。”

国王列出了所有需要的东西，上佳的食品和最好的衣服，各种器具摆设：新鲜蔬菜，时新水果，美味的糕点，整箱整箱的礼服和蚕丝被子，甚至还有阳伞、扇子和手帕。为了防止公主在月亮上无聊，国王还安排了很多侍从，有乐师、驯马师、说书人、杂耍艺人等。一大批武士咬着牙一箱箱不断地往船上搬着各种物品。

萨米撇了撇小嘴：“真是个蠢女孩。”“为什么？”我把书合上，放到床头柜上，问道。“嗯，她带的东西太多了。”萨米很肯定地说，“如果是我，就只带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来列个清单吧，爸爸，只列最重要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我们明天从医院回来就写，好吗？”

“好的。”她皱了下眉但随即就开心地笑了，“我爱你，爸爸。”

“我也爱你，萨米。”我亲了她三下，脸蛋两边各一下，额头一下。我看着我的小勇士进入了梦乡，希望她有地球上最甜美的梦。

医生说要做更多的检查，估



老爸的余粮

◉倪　剑

老爸的腰间一年到头挂着一串钥匙，其中有一把是他房间那只硕大的樟木箱子的钥匙。平时那只箱子总是锁着，那把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即使老妈也没看过那把钥匙。我们都知道，老爸这些年的余粮——几张存折，都藏在那只箱子里呢。他如果要出远门，就把那箱子里的一个公文包随身带着。

我们三个女儿谁也不知道老爸那包里究竟有多少余粮，不过老爸说了，那里是他为我们的老妈存着的养老钱。他现在每个月有好几千元的退休金，但是老妈没有，他活着的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他要确保万一哪天他走在老妈前头的时候，老妈没有了生活来源，他那存着的余粮能保证让老太婆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不至于跟女儿们伸手。

老妈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她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金。年近七十的她从来没有逛过街，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就更别提管家里的钱了。平时每当家里缺了什么，只要老妈提上一句，老爸下班的时候就会从超市带回来，至于买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她一概不知，也从来不问。

老爸老是跟我们开玩笑说："你妈妈是属猪的，她就是一头幸福的猪，从来不管钱的事。"老爸这么说的时候，老妈只在一旁笑，也不生气，任他随口乱说。

这两年农村对六十岁以上没有社保的老人也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补贴，如今每人一个月70元钱，年末一次性发放840元。老爸帮她把那840元钱从镇上领回家，她拿着那钱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跟老爸说："要不，我的钱还是放你那儿吧？"老爸说："我才不要你的钱，到时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你女儿再来跟我算账，自己的钱还是自己好好管着。"老妈只好又将那840元揣进自己的一个小布兜里，然后自嘲地来上一句："小鬼发财如受罪。"

其实不管钱的老妈这辈子也挺幸福的，从来没为钱操过心。因为她相信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老爸就是那个高个儿。

（王　丽摘自《幸福家庭》2014年第3期，冯　煌图）



计我们至少要连续四昼夜留在医院。两周后，检查结果说，癌症复发了，只是时间问题。

她会好起来的，因为她是萨米，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因为我相信她的毅力，她一直很坚强，我的小斗士。她比我知道的任何孩子都要坚强。

我最后一次看见萨米时，她的呼吸很缓慢，已经不能睁开眼睛了。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讲每个我记得的故事，所有她喜欢的和所有她可能并不是真喜欢的。我无法停止，也不想停下来。我像个要溺死的人，因为这打击来得太过沉重，太过真实，太过迅速了。

感觉房子空落落的。我在心里想象着她还在餐厅看电视，或在楼上看书，或在卧室刷牙。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整天都在睡觉，直到毫无睡意。

我上楼站在她的卧室门外，我握门把的手颤抖着。让她在屋里吧，让她在床上吧，让她的小脚温暖地裹在毯子里，让她睡着，或让她醒着，让她在吧。

她不在。

我不知道我坐在她的床边有多久，我感觉我内心的空虚在不断膨胀。我把脸埋进她的枕头里。我看到放在床头柜的那本厚书，便拿了起来。有一张纸条夹在书里，在中国部分的那个结束故事《公主和月亮》那一页。那是一张清单。我尽力地读着上面的那一行字，直到我的视线完全模糊。

去月亮要带的重要物品：1.爸爸。2.空气。3.宇航服。

（余长生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7月28日，王　青图）

爱是彼此成全

◉槐 柳

看到了最初的自己

2003年秋天，高良峰初见王悦。当时高良峰就读于山西朔州第一中学。作为学生代表，他与其他11人一起去朔州市第七小学探望贫困学生。

课间，高良峰带孩子们去打篮球。其他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投篮，只有一个小男孩儿手足无措地捧着篮球，红着脸站在那里。这一幕落在了高良峰眼里，他觉得心很疼。于是，他走过去，蹲下身来，说："我叫高良峰，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悦。"男孩儿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来，王悦，我教你投篮。"高良峰给王悦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然后把篮球递给他，说，"你个子还小，不用投进篮筐，只需要扔到篮板上就好。"王悦怯生生地把篮球扔了出去，结果连篮板都没有碰到，篮球飞出了球场。

小朋友们哄笑着去抢飞走的篮球，王悦的眼睛开始有些湿润了。高良峰又蹲下身去，对他说："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男孩子，什么都不要怕!"

"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王悦小声说。那一刻，高良峰的心被狠狠地击中了。眼前的少年，像极了曾经的自己——生于1986年的高良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在他4岁那年，爸爸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

眼前的王悦，激起了高良峰强烈的保护欲。那天走之前，高良峰向王悦的班主任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原来，王悦的父母南下打工，因工厂发生火灾双双去世，那时王悦还不满周岁，住在朔州的远房大姨收养了他。这两年，大姨夫妻俩也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

让爱去感动爱

第二天放学后，高良峰借了同学的自行车，飞速赶往王悦的学校。在高良峰的心中，父爱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虽然爸爸不会天天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偶尔会出现在校门口，给孩子一个惊喜。这是高良峰对父爱的理解，他自己不曾享有，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王悦缺失的父爱。那天，高良峰把王悦送到了家门口，并承诺："以后每个周四，我都来接你。"

2003年11月6日，又是周四，高良峰送王悦回家时，王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

走进那间不到40平方米的小屋，高良峰愣住了。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小书桌看上去还不算破旧——那是王悦每天做作业用的。大姨父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关节都已变形，床头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便是大姨，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她同时兼了3份钟点工。

见高良峰来了，大姨父还没说话，眼泪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最近总听小悦提起你，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可这腿脚不争气。小悦给你添麻烦了。"

高良峰安慰他："姨父，您放心，我会把王悦当亲兄弟一样对待的。"

那一天，住校的高良峰决定去校外兼职，承担王悦的生活费和学费。





后来，王悦被选入校篮球队。为了让王悦有一双像样的篮球鞋，高良峰以买教辅资料的名义，向妈妈要了200元钱。

王悦收到篮球鞋时的开心可想而知，可晚上回到宿舍，高良峰却失眠了——王悦的快乐是以自己欺骗妈妈为代价换来的，高良峰决定像个爷们儿一样去挣钱。此后，他摆地摊、刷盘子，还找了一份在工地上搬砖头的活儿。

两个月后，高良峰攒了300元钱，用其中100元给王悦买了学习用品，带他吃了一顿大餐，另外200元还给了妈妈。他对妈妈说："那些教辅资料我没买，跟同学合用。"妈妈信以为真。

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王悦的事分散了高良峰太多的精力。到了高二下学期，高良峰的成绩已经由原先的班级前10名下降到40名以后。面对妈妈的追问，高良峰只能实话实说。

妈妈心中五味杂陈，对高良峰说："你现在没有能力对另一个人负责，等你工作了再去援助他也不迟啊。"

"我不能给了他一点儿温暖，然后说走就走，那比从来就没走进他的生活更残酷。"高良峰说。

那一夜，妈妈失眠了，她明白，儿子心中积聚的是父爱缺席将近14年后对爱的渴望，她决定让步。第二天早餐时，她对高良峰说："你可以继续帮助王悦，但是学习成绩必须恢复到入学时的水平。"高良峰答应了妈妈。只是，对分秒必争的高中生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高三第一个月的月考，他的名次再一次后退了5名。家长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妈妈又气又急，径直奔向王悦家。

对于高妈妈的到来，王悦的大姨和大姨父无比热情，一再道谢。尽管十分不忍，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高妈妈还是说出了口："不应该让一个只有18岁的孩子来承担抚养王悦的责任。"

又一个周四，高良峰像往常一样去接王悦放学，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王悦的班主任交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王悦写的，大意是让高良峰不要再管自己，好好学习等等。从信上那模糊的字迹里，高良峰看得出来，王悦是一边哭一边给自己写这封信的。

为了王悦，高良峰开始发奋读书。每天学习累了，他就给王悦写信，鼓励他，也激励自己。但2006年的高考，他还是以20分之差与山东大学失之交臂，深深的挫败感令他心灰意冷。

一天晚上，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给高良峰倒了一点儿红酒，然后向他举杯："儿子，这瓶酒本是为你金榜题名准备的。但妈妈想通了，从照顾王悦那天起，你就有了勇气和担当，这说明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值得庆贺！"

妈妈的话，令高良峰眼眶湿润。他这才知道，与深深的母爱相比，自己不过是浅水一湾。他哽咽着对妈妈说："对不起，妈！我去复读，明年一定考上重点大学！"

妈妈也想明白了，男孩儿长大的方式有许多种，对儿子来说，承担责任、扮演如兄如父的角色也算是一种吧！

两个男孩儿的10年光阴

2007年，高良峰拼了，最终考入吉林大学。

高良峰的大学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边打工边读书，每天不管多累，都要给王悦打电话。由于家里没有电话，王悦每次都要去邻居家里接电话，十分不方便。于是高良峰做家教、摆地摊儿，外加奖学金，省吃俭用攒了4000元钱，给王悦买了一台电脑，装了宽带。

2011年，王悦考入重点高中，高良峰自己则成功被保研。王悦告诉高良峰，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考入高良峰就读的吉林大学。

2013年11月19日，高良峰给妈妈打电话，才得知妈妈刚做完手术。在妈妈住院的那半个月里，王悦白天上学，晚上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陪护。

高良峰心急火燎地赶回朔州。回到家，王悦正在厨房里给高妈妈做饭，这时的王悦，已经比高良峰还高了。

高良峰问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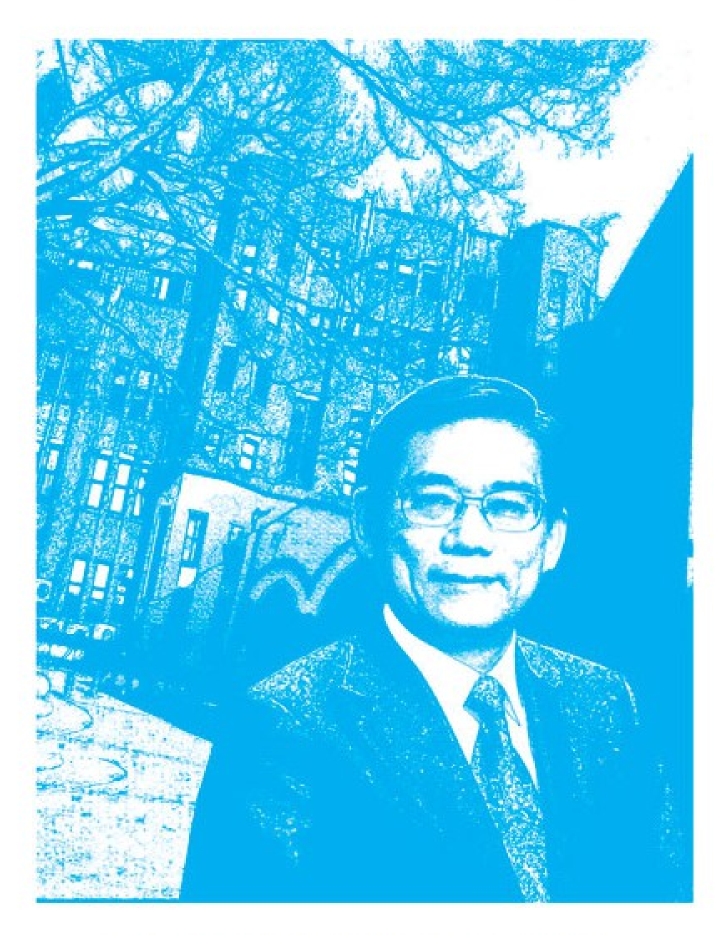
谁知，王悦竟不服气地回答："你能在照顾我的同时考上重点大学，我就不能一边照顾阿姨一边上学？上个月的月考我还进步了5名呢！"

高妈妈站在厨房门口，欣慰地听着两个大男孩儿一边炒菜做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平凡人家烟火般的温暖与幸福正慢慢升腾开来。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父亲，但绝不缺少骨气、担当和胸怀。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缺失，但并无缺陷。他们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爱，从来都不是谁焐热了谁，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成全。

（常　江摘自《家庭》2014年3月上，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





我不愿做校长

◉〔日〕滨田纯一　◎谢素军　编译

我不愿做校长，深入骨髓地不愿意。

很多人都羡慕我，作为日本赫赫有名的东京大学的校长，该是何等风光。然而，我记得一句古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之所以羡慕我，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更不了解校长这个职位的深刻内涵。

那个名叫井田下沙的村子，坐落在日本海东岸，就是我的故乡。那个时候，战争的硝烟虽已飘去，日本的经济也在重新崛起，但这个偏僻的小村子却似乎永远站不起来了，贫困困扰着大多数家庭。幸运的是，我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父亲凭着在政府谋职，总能给家里带来些许好处。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

很惭愧，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父亲让我再考，所以额外安排我在村子那所小学任教，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复习。然而，当我来到目的地——下沙小学时，却大失所望，只有五个老师和一位老校长，校舍寒酸得连桌椅都是拼凑的。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只能告诫自己：既来之，则安之。

人生的第一站，我就遇到了影响我一辈子的人，他叫信一君。我亲眼看见他对校长喋喋不休，而校长正苦苦言劝：“上面派来的，我也没办法，只能顶替你，你就回去吧。”原来我抢了人家的饭碗。校长看见我来了，赶紧作介绍，但信一君只是冷哼一声，便走了，我隐约听到一句话：“靠关系，鄙视！”

我自忖才高八斗，应付几个小学生还不是绰绰有余。但是，第二天直奔课堂后我才发现，对于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没做丝毫准备的我显得非常狼狈。更可恨的是，在灰溜溜走出教室时，信一君竟然破口大骂，说我对学生不负责任。

虽然在后来的课堂上我很努力地做了准备，但一些小错误还是难以避免，而信一君就像中了邪似的阴魂不散，没事就找我碴儿，说我念错了字，教学方法存在什么问题，要培养小孩子的动手能力等，我不胜其烦。

我很想将信一君痛骂一顿，但有人提前代劳了。那天我正在上课，窗外突然传来老校长的声音，他狠狠地骂道：“信一君，做人要有骨气，学校不要你了，只有出去闯荡一番才有人看得起你，你这样在窗下偷听算个男人吗？”话说得很难听，我看见信一君慢慢地离开了学校。

我以为事情终于结束了，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信一君竟突然闯进我的课堂。我问他想干什么，他一顿，说走顺脚了，接着便夺门而出。我觉得有必要找老校长谈谈，再这样下去课是没法上了。

晚间休息时，我前往校长办公室，还没敲门，便听到里面传来对话声，竟然是信一君。他说：“校长，我观察了那小子这么久，发现他知识面很广，教学方法也不错，还很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这样我就放心了。孩子的教育啊，那是日本的未来！既然他有责任心，我的责任便可放下，明天我就去东京找事做，特意来向您辞行。”

信一君的话一直埋藏在我心里，“责任”两个字太重太重，它关乎日本的未来，说得太对了。数十年来，我一直把这两个字背在肩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相信会有无数个信一君在背后关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很累，但为了这份责任，我不得不坚持。我多么希望自己不是一个校长！

（秋　叶摘自《特区青年报》2014年3月13日，宋德禄图）



韩剧在旧三宝“车祸、失忆、治不了”过时之后，与时俱进地发展出了新三宝“长腿、养眼、真土豪”。

——截至2014年3月，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视频网站上的累计点播近13亿次，成为影视界内外热议的话题

在耶路撒冷和南京各有一座大屠杀纪念馆，我们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和平，为了不让我们的人民被屠杀的历史重演。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高燕平再度撰文批驳安倍参拜

微博于我是这样一种东西：我想说的几乎都不能说，我能说的几乎都无价值，我不说又觉得既有愧于人也有愧于心。

——电视节目主持人孟非

男：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了。女：天冷了，要买新衣服了。

——一句话揭露男女差异

妈妈一直飞一直飞，不回来了？

——女童不知马航航班失联真相，如此问父亲

这是功夫也是禅，不可说。

——当苹果CEO库克问及“方丈您如何平衡寺院方丈和人大代表这两个不同角色”时，释永信如此回答

忙，心亡也。功利主义的基础教育，工具主义的职业教育，实用主义的学术教育，繁华主义的网络化生活，训练出来的人，一个字：忙。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和震

学习可放在第二位，只要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力，将来无论到哪儿，做什么，都能活下去。

——日本福冈有个小女孩叫阿花，妈妈得了癌症。4岁时，妈妈开始教她做菜时如是说。一年后，妈妈走了，5岁的阿花学会了做各种便当

牛津应该停止对特权学生的照顾，让威廉进入牛津是对牛津和所有同学的侮辱。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到牛津大学进修，牛津的学生认为，威廉在伊顿的成绩太差，根本不配上牛津。牛津毕业生梅丽莎女士给《卫报》写信说

对于长久地维系一段亲密关系而言，好的性情比好的外貌重要，反思自我比洞悉对方重要，修养品德比掌握技巧重要。而对于获得更多的人生满足感而言，成就一个自强独立的自我比成功地维系一段亲密的两性关系更重要。

——黄菡微博

我看到大部分作文，用八个字概括：不辨男女，不说人话。

——北京高考阅卷组语文组组长漆永祥

没事，雾大，照不清你的车牌号。

——听众打进北京交通台的热线电话，称外面雾太大看不清红绿灯，已经连闯了四五个红灯了，怎么办？主持人这样安慰他

什么是爱情？骗呗！什么是温柔？贱呗！什么是艺术？脱呗！什么是仗义？傻呗！什么是勤俭？抠呗！什么是谦虚？装呗！什么是勇敢？二呗！什么是幽默？贫呗。

——网友语录

你爹给你买了两张火车票吗？教室一张硬座，宿舍一张软卧！

——某位老师如此痛斥上课睡觉的学生

最理想的中产状态，应当是在中国热闹繁华个大半年，再来美国享受好山好水，放空脑袋。等到在美国觉得寂寞了，又去中国在KTV里面狂吼一番。

——傅芳《从中国中产到美国中产》

（洪耀、余娟、汪杰、史志鹏、王文华、张建中等摘）

藏书家的心事

◉董　桥

爱书越痴，孽缘越重，注定的，避都避不掉。瑟帛有一幅漫画画书房，四壁是书，妻子气冲冲地指着丈夫说："这屋子里有老娘就不能有文学，有文学就没有老娘！"可怕至极。西摩·德·利奇家里珍藏三万多本书籍，全是拍卖行编印的书目，堆得满满的，有客人来，妻子忍不住抓着客人说："全是书！你想看看我在哪儿挂我的衣服吗？"客人跟她进卧房，她打开大衣橱给客人看，里头堆满一摞摞的书，连挂一件衣服的空当都没有。"到处是书！"妻子说完掉头走开。爱丁堡的沙洛利亚因藏书之富出了名，不得不想办法应付"内忧"，老劝太太出门旅行。太太不在家的那几天里，他不断打电话请各书商把他订下来的那一大堆书都运回来。太太回来心里总觉得家里的书多了好多，只是本来就有十几万册，现在多了多少她实在不敢说。沙洛利亚有钱，还不至于自己买书弄得家里没米。若钱不多，又爱书，就更烦了。多年前，英国有个穷藏书家，每买一本书，总是先照定价付钱给书商，再请书商帮帮忙，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个很便宜的假价钱，最好不超过三英镑六便士。这种安排妥当得很。他过世之后，太太变卖那批藏书过日子，发现所得甚丰，不禁伤心起来，怪自己过去整天埋怨丈夫买书浪费金钱。这段故事格外令人伤感：那位藏书家活得太痛苦，也活得太有味道了。布鲁克那本《Books and Book Collecting》里收录了不少这些藏书家的轶事，实在不忍读下去。



去年，跟伦敦一位老书商谈起贝森的事，或可一录。贝森爱书，但家里穷，一辈子到处搜购旧书，装满一大布袋就分批卖给旧书铺，解决吃饭问题，再回去编书著书。他编过一册《好书待售一览表》，还编过毛姆的书目，著作则有四册《日志》。早年，他母亲硬是要他去当理发师，他偏去买卖旧书。母亲说："只要你每星期给我赚三十先令回来，我准你去买卖旧书；赚不到三十先令给我，你休想去做旧书生意，快给我滚到理发店去。"贝森从此为了那三十先令，什么卑微的事都做过。幸好他还会弹钢琴，一度每个星期六下午到一家卖旧家具旧钢琴的铺子里去弹钢琴，用琴声吸引顾客来买旧钢琴，卖出一架琴他可以分到两三先令，弹一个下午琴则赚十先令。贝森跟毛姆是老朋友，当年不少美国人愿意高价购买毛姆亲笔题款签名的初版书，贝森接到"订单"后就带着那些初版书去找毛姆，毛姆一一照写照签，而且规定所得"润笔"一律分为两份，一份给贝森，一份捐给他当年学医的圣托马斯医院。都说毛姆生性凉薄，贝森竟得其独厚，也算缘分。贝森晚年爱说自己一生跟书有缘，到老不悔。痴情到这个地步，难怪女人受不了爱书藏书的男人。但是，《藏书家季刊》1976年有一期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内人酷爱收藏图书，她有好多书翻都没翻过。我再三劝她申请公立图书馆的借书证，希望从此治好她的

藏书病，但她硬是不肯。”爱藏书而称之为“病”，甚妙！“爱”字害苦了太多人，买书无罪，爱书其罪，还有什么好说？

把书当工具的人，家里虽有几架子书，都不算“藏书家”。1973年5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曼比的《Book Collecting in the 1980′s》，家里明明剪存了这篇好文章，后来在书店里看到加州书商印刷的单行小册，限印六百七十五本，每本编号，纸质印工都算一流，虽贵，还是忍不住买了下来，这样的人藏书未必太多，却是真正的“藏书家”。自己明明不懂园艺学，对种花种菜兴趣也不大，但看到Sara Midda的精装本《In and Out of the Garden》，全书百多页文字和插图都是七彩手写手绘，装帧考究，想都不想就买下来，这个人必是“书痴”！

“痴”跟“情”是分不开的，有情才会痴。中国人还有“书淫”之说，指嗜书成癖、整天耽玩典籍的人。此处的“淫”字也会惹起很多联想，“耽玩”几近“纵欲”。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倒过来说，女人看书也会有这些感情上的区分：字典、参考书是丈夫，应该可以陪一辈子；诗词小说不是婚外关系就是初恋心情，又紧张又迷惘；学术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妈妈，过分周到，临走还要殷勤半天怕你说他不够体贴；政治评论、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间里的一场春梦，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最糟糕是“藏书家”给人的印象是个阳性词，古今中外都一样。事实上，藏书家里头的确是男人多女人少——少得很多。藏书家对书既有深情，访书也掺了几分追求女性的“欲望”，弄得爱书和爱女人都混起来了，结果，西方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不少竟以仕女图作主题、作装饰。这里面必有原因。藏书家的妻子十之八九不藏书，又反对丈夫买书藏书爱书；藏书家的母亲大概多少都有贝森母亲的想法，宁可儿子当理发师也不要他跟那些破书缠绵；藏书家没有母亲没有妻子而有女朋友的话，想来女朋友也不太会理解他的爱书心理。曼比妙想无穷，说是藏书家应该趁早教育妻子，蜜月期间以每日逛一家书店为上策。此议恐怕也不甚实际。书和红袖太不容易衬在一起，“添香”云云，才子佳人的故事而已。藏书家不能自释，只好寄情藏书票上的仕女，有些更激进，竟把春宫镌入藏书票里，年前美国还有好事者编出一部《春宫藏书票》。

西方仕女图藏书票上画的女人，漂亮不必说，大半还带几分媚荡或者幽怨的神情，仕女身边偶有几本书，流露出藏书家心里要的是什么。这当然又是后花园幽会的心态在作祟！伦敦旧书商威尔逊的藏书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还印制好几款仕女图藏书票，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一款又一款尽是仕女图，他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

爱书、藏书已经是“痴”，是“病”，是“淫”，是“罪”，藏书家还要在藏书票上寄托心事，罪孽更重，殊为多事！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一代的事》一书，〔乌克兰〕**科索布金**图）

眼力与气度

◉毛志成



讨伐董卓之后，曹操和袁绍打起了仗。袁绍的军力虽超过曹操，但不善于识人用人，最终不仅大败，还吐血身亡。袁绍死后，曹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袁绍的坟上哭祭。这时，有人查出曹操部下给袁绍的密信，但曹操连看都不看就下令烧掉。曹操还坦诚地说：“不怪他们，大败时，连我都有过投降的念头。”这是多大的气度！

有个给袁绍写檄文的人，文中骂曹操骂得很恶毒。他被俘后，曹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说他的文章写得好。这个人就是后来“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看来，当领导的人至少要具备两种品格：一是有眼力，二是有气度。

（**张志军**摘自《洛阳日报》2014年3月3日）



最浓密的情感

◉吴念真

我出生在一个矿区，是煤矿、金矿的矿区，金矿没有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挖煤矿。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在早期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时候，矿区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矿区是制造孤儿和寡妇的地方。

我很怕故乡的冬天，很多雾，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常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假设爸爸刚好是在那个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不是我爸爸，不是我爸爸。可能外面还在叫，我们还是默默地在上课，老师也会故意把窗户关起来，怕受影响。等一下就有一个老太太——很会办丧事的一个老太太，那感觉就像一个死神，她喜欢穿黑衣服，头发就绑在后面——从雾里面穿过来，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我就祈祷，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个小孩的名字，说“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那样的画面让人永生难忘。你当然会觉得不是自己，有一种庆幸，可是你一下课马上就会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吗？小孩子跪在前面开始烧纸钱，一堆人哭，大家讨论怎么办后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很多个。你哭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过世或是人的死亡，而是再过几天这个同学就不会再跟大家一起上课了，因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亲戚，甚至去城市里当童工。

在那样一个矿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们学会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台风，屋顶被掀掉，第一个被修的肯定是寡妇家，因为大家都去帮忙。虽然矿区的生活很辛苦，但大家会珍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每次看都很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穷却非常完美的社会的缩影。在那个村庄，男人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人不是阿姨，就是姑姑、阿嬷。

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吃遍全村，但是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打三次。有一天我只是在路上转弯处小便，伯伯过来，看到就一推我，说：“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看到多难看！”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当时就被打了一次。时隔半年，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说：“这个小孩有一次在路边小便，我打过他一次。”我爸爸就说“过来”，然后啪啪啪，又打一次。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妈妈，她突然间又想到了：“我听我先生说，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我先生打过他。”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竹竿一拿就啪啪啪地打。

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的丧事，大家是真心地悲伤着；你的喜事，大家真心地替你开心。年轻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一种情感，就会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见这样的人，希望你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可在城

这几天媒体忽然告诉我，我总共喝了没几次的星巴克咖啡是暴利。我仔细想了想，现如今在中国稍微像样的茶馆里喝杯茶都比喝咖啡贵，但成本一定比其低，可没见谁说茶是暴利。我喝过号称上万元一泡的茶，主人告诉我这叫品位。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上万元一杯的咖啡，估计没有，所以咖啡不如茶有品位，有品位就不叫暴利；而咖啡不行，卖贵了，就成了暴利。

喝咖啡不是刚需，所以无所谓暴利。嫌贵可以不去咖啡店喝，自己去超市买点咖啡豆回家磨煮，满屋飘香，还便宜。关键是自己得有个家。



暴利行业

◉马未都

要有家就得买房，租是下策。买房对中国人是刚需，是由文化决定的。国人自古就认为居者有其屋，不是居者租其屋。倡导不买房，要租房过日子的专家都是自己有住房的人，属于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的住房需求极大，这局面估计二三十年内得不到缓解。

刚需的房子准有暴利，要不然首富们怎么净是房地产界的大亨，却不见一个是卖咖啡的。好容易有几家卖小资咖啡的，里面也还是搭卖三明治什么的，有点儿“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感觉。可见咖啡赚不来什么大钱，顶多添上个情调。

中国的暴利行业都是说不出口的，能说出口的星巴克则是个笑话。另一则笑话说，小资去咖啡店，嫌卡布奇诺贵，只好点一杯速溶咖啡，喝一口吐半口，喝一口吐半口，如此几次之后也成卡布奇诺了。有这种人在，卖咖啡暴利不了。

（**江海涛**摘自新浪网马未都的博客，**王　原**图）

市却不是，在台北，人跟人对面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认识。那种防备、不信任，很诡异，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

1975年，我们那个村子被取消，现在回去时荒草漫漫，但是村落的人都还互相联络，婚丧嫁娶都还参加。以前村子里有丧事都会自动编组，年轻的人会看棺木，老人家去山上找墓地，会写字的人去写悼词。像我这样的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去端菜，旁边有个号，31、32，就是说我负责给第31桌和32桌端菜。现在慢慢老了，我开始做证婚人。

这个村子消失36年了，我父亲去世是1989年，他是矿工，矽肺，五十几岁生病，六十几岁受不了，自杀了。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顾妈妈，我在那边处理后事、应付警察，因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10点多，狂风暴雨，我弟弟回去时已经通知了叔叔伯伯。我晚上10点钟送爸爸的遗体进门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已经在那边跪下来——他们来自各地。

第二天治丧的时候，我弟弟说爸爸曾在夜里讲，他的丧事即便是半夜通知他的朋友，他也自信他的朋友都会来。我爸爸还交代扛棺木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所以我们要雇人来扛。我有个叔叔就说，这种事情你不要烦了。

出殡那天，叔叔伯伯很早就来了，每个人自己拿草鞋来穿，草鞋上套着白布，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从我家到平路路面有20级台阶，我是长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边大哭，我哭不是因为我爸爸，在我爸爸生前最后一个月，该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几个叔叔伯伯，六十几岁，都是矽肺，皮肤苍白，腿瘦瘦的，使劲抬腿上去，肌肉收缩，我看到十几双腿在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即便什么都没有做，也很自豪。

我对上一辈那种情谊、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所以在城市里会受不了，觉得这群人是寡情的。经过最重、最浓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个地方，会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你的故乡、你的乐土。

（**若　子**摘自《南国都市报》2014年2月26日，**李小光**图）

旅途的美感

◉子 沫

舒国治在《理想的下午》里提到，发现旅途中的女人穿着白衫低头翻书的情形，相当悦目，令人心旷神怡，有隔岸观雾的迷离之美。他说女人在旅途中完全是另外一面，只能被陌生人欣赏。我几乎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忽略了女人的年龄，那个穿白衫的女子，书就成了最好的饰品，窗外的风景，独行的女子，无限的想象空间。

很多女人出门旅行像是参加运动会，全身的运动衫，基本是为玩而玩，一点美感都不讲，这多少会令人遗憾。如果每次为自己搭配旅行服装，是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休闲的内涵太宽广，把自己化作一道旅途的风景，其实也是相当悦己悦人的。

旅途远不止景点本身。我的一位友人特别有意思，她对旅行时的着装相当讲究。她去纽约时，精心为自己搭配第五大道的逛街服，长款米色轻薄风衣、精致衬衣、低跟休闲鞋，以及简约黑色丝巾，风情款款地走在纽约最时尚的大街上，她顿时成了一道风景，令人赏心悦目。很多人出去就是狂购，你有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品位传达给别人？她就曾遇到有中国游客拉着她问："大衣在哪儿买的，好美。"她笑说："十年前在国内买的，旧衣服。"真的，不在衣服，而在于你的用心。当你与景致合二为一时，你就成了最好的游客，你真的融入了当地的风景里，你才能真正领略当地的文化，成为一个与环境交融的深度旅行者。她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街边广场的咖啡馆小坐，风衣随意搭在椅子上，露出衬衣和长裙，她低头翻书写字，暖阳下，被陌生人的相机拍下照片奉送，赢得了别人无尽的赞美和欣赏。我也有幸看过那张照片，非常有味道，暖而美。人，衣物的语言，街景，咖啡，融为一体。

同样，她推荐去巴黎的朋友一定要在皮箱里放一件轻薄的羊绒大衣，深色的，一定要中长款的。朋友犹豫，穿羽绒服多方便，带大衣太麻烦了。但是，朋友还是听了她的话。果然，在巴黎古老的建筑中穿行，千年老石板路的岁月沧桑中，大衣才是最妥帖的，她似乎觉出了自己的高贵和典雅，照出来的相片中，她一下子成了巴黎古建筑前的风景，衣袂飘起，眼角眉梢的神采随着衣角飞扬，鸽子群的灰色，背景的暗调老派……而那些穿羽绒服的人显得格格不入，人和景是完全分离的，显得很突兀。朋友因此相当感激她的先见之明。她说，这不是先见之明，旅行的意义在于一定要融入和了解。

旅途中，如果每个女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那该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如果嫌这些麻烦，那么，不妨带一件宽大的褶



你瞧，我好看吗

◉张军霞



梅子在报社工作。那天，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在报纸上看到她写贫困学生的故事，自己很想帮助他们，因为能力有限，只能资助一个孩子，请梅子哪天方便时，给那几个孩子拍些照片，他想自己选择资助对象。

凑巧，梅子回老家，正好路过那个小山村。她来到村里的小学，按照校长提供的名单，准备为孩子们拍照片。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土地贫瘠，吃水困难，时常停电，村民们的日子都很苦，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很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他们没见识过大山外面的世界，对梅子手中的数码照相机非常好奇。

孩子们轮番出现在镜头里，他们身上的衣服、鞋子和书包，大都是破破烂烂的，任谁看了都会有几分心酸。这时，一个叫朵朵的小女孩，本来已经站好了，却忽然冲着梅子轻轻摆手："阿姨，请等我几分钟！"

话音刚落，小女孩飞奔着跑远了。片刻工夫，她拿着什么东西跑回来，转身进了屋子。等到朵朵再出来时，梅子禁不住眼前一亮：朵朵穿了一件红格子的衬衣，因为有些肥大，只好扎到裤子里；她的肩膀上，还挎着一个崭新的书包。看到梅子还没开始按快门，朵朵又伸出手指，迅速理了理额前的头发，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悄声问旁边的女伴："你瞧，我这样好看吗？"

也许是出于童真的妒忌，女伴撇着小嘴说："臭美！又把别人的衣服穿出来显摆了！"原来，那衬衣是朵朵从隔壁一户人家借来的，所以不合体。至于那个书包，是两年前妈妈回家时，送给朵朵的生日礼物，她一直没舍得用。

梅子怀着复杂的心情，为孩子们拍好了照片。她有点担心的是，和别的孩子相比，朵朵这样"光鲜"的形象，会不会第一个被淘汰？

出乎梅子意料的是，当她把这组冲洗好的照片，整整齐齐摆放在朋友的办公桌上时，他居然毫不犹豫地指着朵朵那张照片说："我就资助她，每年为她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一直到大学毕业！"

梅子忍不住追问："为什么选朵朵？"朋友意味深长地说："你看，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朵朵爱笑又爱美，这是多么难得呀。其实命运不会一直亏待谁，只要能够保持这种好心态，总有一天，生活也会对她笑，生活也会因为她而变得更美好。"

（**高　静**摘自《牛城晚报》2013年5月8日，**张定华**图）

皱长白衬衣、一条黑色吊带长裙以及两条灰色及黑色的麻质丝巾，这是永远不会出错的。相信我，简单的总是最美的。我记得香港南丫岛那个海边小铺，不足八平方米。清晨咖啡时间，暗色的木桩子台面，青苔色的咖啡杯，阴天的海，长衬衣的白，当时的感觉是色调如此协调……旅途中的女人可以是静美的。走了一天回客舍，冲完澡后换上黑色长裙，用青草味的洗发水洗净头发，再随意搭一条灰色丝巾，又是锦衣夜行的感觉。当然，我不喜欢锦衣夜行，穿着这样的衣服，找个地方喝杯咖啡、看看书，才是我的大爱。那次在越南美奈，夕阳西下，光影悠悠，海浪的声响，书页上游离的光线，丝巾随风飘扬——丝巾是旅途中的必备品。去吴哥窟，一条暗绿色长丝巾被我一物几用，可以裹头，可以遮阳、挡灰，可以当配饰，还可以当吊带裙的披肩，那条丝巾成了我旅途中的亮点。丝巾，这么柔美便携的物品，多带几条也无妨。

我有时会对好久未见的朋友们说，发几张你旅行时的照片给我吧，我喜欢看别人旅行时的模样。

（**薇　子**摘自《现代妇女》2014年第3期，**杜凤宝**图）

别以为你能挤进上流社会

◉毛 利



如果用当下流行语来简单概括伍迪·艾伦的新电影《蓝色茉莉》，大致是这样：一个白富美经历人间惨剧，瞬间变为屌丝，直至精神崩溃。这当然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群众喜闻乐见的是白富美虎落平阳后，如何努力奋斗、卧薪尝胆，最后狠狠甩了那些嘲笑她的人一个耳光，在暮色中她背朝观众，新的富豪世界在她眼前徐徐拉开大幕。

人们最爱看屌丝逆袭的故事，但是伍迪·艾伦从来不照顾大众胃口，他的宗旨很简单：嘲笑所有人。《蓝色茉莉》中不管是看上去高贵的上流生活，还是看起来恶俗的下层民众，就连出来偷腥的中产阶级，都被他讽刺遍。

有人看了这出名媛落难记后，忍不住惺惺相惜，得出上流社会也不过如此的结论，觉得美丽气泡中全是虚假面目，倒不如片中她妹妹一家来得真实。这让我想起当年在三里屯，看到一个把头发吹了半尺高的肥阔男子，目中无人地从人行道上开出来一辆法拉利，我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法拉利也不过如此嘛。"正好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明白人，当即不留情面地说："等你开得起法拉利那一天，你才有资格评论它到底怎么样。"

人类虚荣又虚假，买不起一样东西常常不肯实话实说，只会搬出无数个理由。但女人常常躲不过"我必须有一只名牌包，必须有一双上档次的高跟鞋，必须有一件昂贵的大衣"这种时尚理论，保不齐哪天她们就得了失心疯，横下心来信用卡一刷，买到梦寐以求的包包，以为自己已经一脚踏入奢侈品圈。那你最好赶紧去看看《蓝色茉莉》，看看一个普通女人如果只拥有几件时尚奢侈品，生活看起来会多么滑稽。

我们做穷人的，常常自卑又自大，生出"有钱人有什么了不起，品位不见得比我好啊"这种无聊看法。但是女主角茉莉足可以轰炸你的审美观，主演凯特·布兰切特以自己从来不出错的品位，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所有无可挑剔的细节。名媛就算落难，一出场还是无可挑剔的好品位。据说伍迪·艾伦为该片准备的服装预算只有10.99美元，幸好造型师找各大品牌合作，"通过茉莉不停地循环使用这些单品，直观显示她的经济状况有多糟糕"。

比如茉莉每次出场必须拎的爱马仕包，因为上面刻有签名，卖不出去，只能留下自用。这个包使用得实在太频繁，一开始能让人弹眼落睛，大呼这就是铂金包啊。后来就逐渐疲软，觉得女主人真是艰辛，只有这一只包可以撑门面，直到最后铂金包被不慎摔在地上，你跟着她一颗心坠到谷底，铂金包又怎样，无法拯救人物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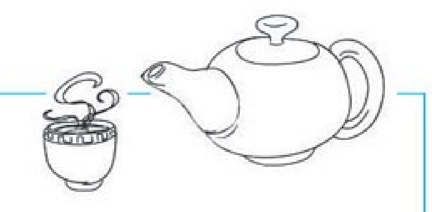
你以为买一件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就能体验成功者的人生？喔，姑娘，那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所谓时尚，是整个奢侈品的堆积；也不明白塑造有钱的形象，仅仅一两只包是不够的；更无法体会，品位这件事本身就是钱堆出来的。

先来看看茉莉整场演出中的所有衣服，你会发现，它们全是不引人注意的颜色，裸色、淡蓝、驼色、烟灰……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这么描述上层妇女的着装："穿得相对低调，相对简单，没有过度的搭配，也没有让人看得出的多余装饰，她的头发看上去随意，没有发型，但绝不会油腻。"





适口者珍 ◉杨 栋



《宋稗类钞》记：宋太宗请苏易简给他讲《食经》，问世上的食物何为美味？

易简回答说，物无定味，适口者珍。我只知道，加入韭菜、葱花、香菜的调和汤是最好的东西。

宋太宗问他原因，他说：臣想起有一个寒夜，拥炉烧火、乘兴夜饮，大醉之后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因酒精在肠胃里发烧，加上盖着厚被子，咽喉干渴，七窍冒烟，浑身焦躁。看看窗外，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前庭，也来不及叫人，自己披衣起床，用院里洁雪擦了擦双手，端起壶中冰凉的调和汤，喝了好几碗，把胃中的秽气都洗尽了。咬着切得短短的韭叶香菜，觉得就是天上仙家做的鸾脯凤腊，也比不上这一壶又香又凉的调和汤啊！好几次想写一篇《冰壶先生传》，因杂事多，至今没有写出来。

宋太宗听了，微笑着表示赞许。

看来，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

（赵自力 摘自《今晚报》2014年2月10日）

而茉莉的妹妹则是凯特书中标准的底层人士着装，“戴太多的首饰，化太浓的妆，梳太复杂的发型，穿着过度讲究的衣服，穿闪光的连裤袜以及紧得让人不舒服的非常高的高跟鞋，特别是把上述装扮用在非正式场合，这些都是下等阶级的标志”。凯特的书写于2004年，在10年后的今天却依然适用，不是证明时尚轮流转，而是证明阶级从未消失。

对茉莉妹妹的廉价装扮，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相当熟悉？那件虎头蝙蝠袖T恤，也曾经出现在我夏天的衣柜里；宽松的波西米亚风上衣，当然也有一件；热裤和紧身牛仔裤，我都天真地以为只要穿上就是我最时尚。直到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些都是廉价打扮，H&M、FOREVER21、ZARA……这些所谓的“快时尚”服装产业，根本就是穷人的遮羞布。

再看看茉莉穿得多么无懈可击，多么舒服天然。你是不是也想一掷千金去买件CHANEL外套，来双低调奢侈有内涵的Roger Vivier单鞋，你怎么还不明白？当这些裸色系大牌出现在贫民窟，当它们因为没有豪华轿车接送，不是进出高级餐厅，它们很快就会像温室花朵惨遭暴风雨，不堪一击。当茉莉腋下的汗渍在浅色衬衫上浮现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穷人总是喜欢深色系，它能让你的贫穷不那么触目惊心。

所以忘了那个必须买的LV包吧，也别说什么我一个月赚一万凭什么买不起一个包。你或许是别人眼中的独立女性，但面对强大无敌的奢侈品天团，你还是太年轻、太贫穷。得意洋洋地在品牌折扣店抢一件打折的名牌衣服，在机场免税店买一个眼馋已久的去年流行的杀手包，都将在第一时间泄露你的贫穷。奢侈品店只欢迎一种人，一种有钱了很多年，已经有品位和审美的富豪，而不是心心念念想用一只基本款，就潜伏进它们的领域的你。

影片最后，精神崩溃的茉莉身着一身高级套装，素颜失神地坐在长椅上，如果她此时穿的是一身廉价运动服，没准那个看报纸的女人不会那么绝尘而去，而是留下来听她呓语人世的艰辛。而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茨威格写给法国断头皇后玛丽的那句话：“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茉莉高贵的头在公园长椅上被砍去，她是不是明白，多年来接受骗子老公的豪华馈赠，终归需要付出代价。

（金 蕾摘自腾讯网《大家》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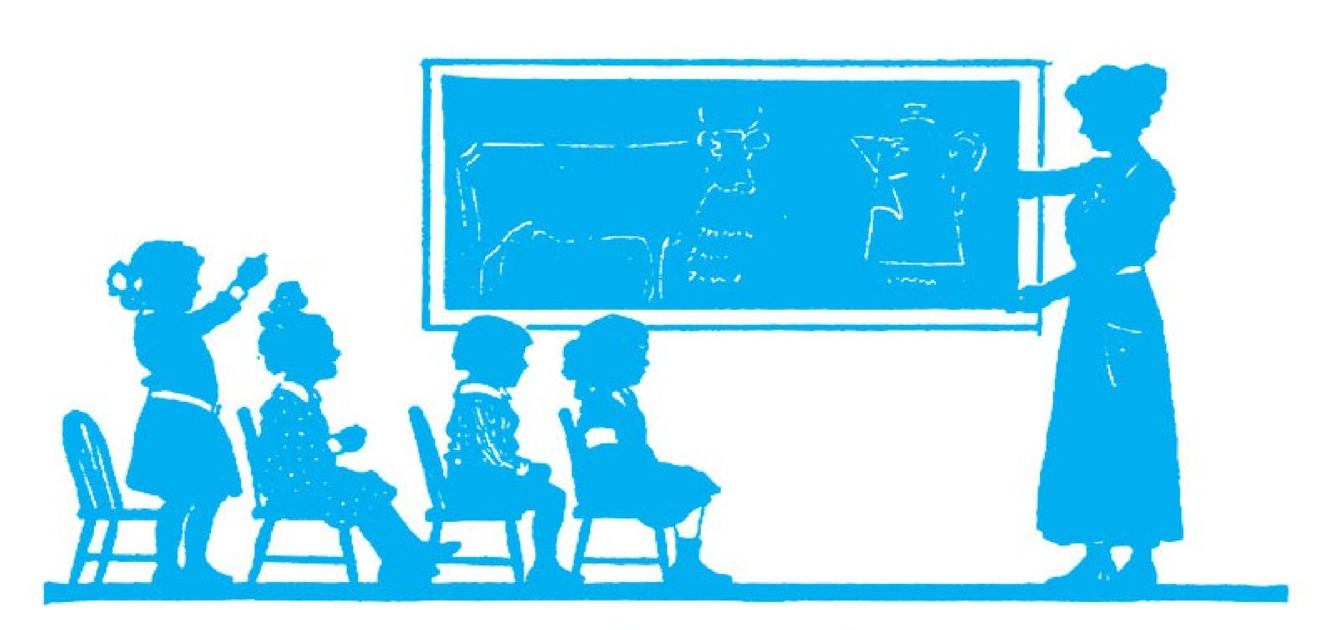
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为市场偶像，而真纯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损了。到了市场而不成为偶像，成偶像而不至于破落，都是很难的事。老庄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白云观以静坐骗铜子的道士。易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客。佛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祈财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秃头肥脑的蠢和尚。

——朱光潜《谈十字街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离 异

◉王安忆



小孩子的时间都是放大的，所以，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看刚进校的新生，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幼稚了。在我们这所校舍十分紧张的小学里，教室都是一室多用。我们班级的一间，在中午散学后，就做了一年级生的饭厅。总共大约有二十来名学生，中午家中无人，就在学校吃饭，由一名卫生老师，到里弄办的食堂打来饭和菜，分给他们。所谓卫生老师，就是学校医务室的一名医务员，粗通保健常识，主要用来应付学生紧急发生的事故，其实也要兼做一些杂活。这名老师年届中年，戴副眼镜，显然不是个干活利落的人，每每忙得汗流满面，眼镜落到鼻尖上，头发黏在腮上。尤其是分菜，眼睛没有准头，总是一碗多一碗少，再将多的舀给少的，少的又成多的了。终于分停当，她便袖手坐在讲台边上，监督小孩子们吃饭。小孩子们一律低了头，努力地扒饭，咀嚼，可怜他们连筷子都捏不牢呢，饭菜也不一定对他们的口味，但他们总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他们的定量吃下去，最终完成任务。

我们下了课后，总不急着回家，而是拥在窗口，看小孩子吃饭。然后，慢慢地，我们便潜进去帮着分菜分饭。那位老师对我们的擅自插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她不好派我们工，但我们的帮助很是有用，解决了她的困难。有一次，她主动从小孩子们的伙食中，取出一块面包让我们几个分食，表达对我们的感谢。于是，再渐渐地，我们得寸进尺地，开始给小孩子们喂饭。他们和我们显然要比和老师亲近，因我们没有老师的威仪，他们喊我们“大姐姐”，很依赖地望着我们，我们给这一个喂饭时，那一个还流露出妒意。所以，我们很忙乎，往往耽误了自己回家吃饭。

我们喂饭最多的是一名女生。她个子挺高，比同龄的男孩子几乎高出一头，皮肤特别白皙，长脸，尖下巴，短发，她显得有些大，属于那种从小就有淑女风范的女生。她吃饭最慢，而且勉强，就好像没有什么食欲似的，总也不能将她的那份吃完。给她喂饭也很困难，倒不是说她不听话，相反，她很合作，一勺饭送过去，她极力张大了嘴含进去，然后开始咀嚼。她咀嚼的过程很长，中途几次下咽，都难以完成。最后几乎是直着脖子将这一口东西吞下去，看了也叫人不忍。有几次我们没了耐心，放下她，照顾另一些孩子，这时候我们看见她的眼光，她用企求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才知道她格外地需要我们。

在这漫长的喂饭过程中，我们会问她一些问题，她显然是想留住我们，生怕我们丢弃她，就很积极地回答我们。她说话的声



秘密

◉汪 涵



现在，我偶尔会回湘潭，和儿时的玩伴一起泡茶聊天。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父亲和他的朋友在打麻将，我不会，也暂时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本能地想着去清理旧物。父亲在外面边砌牌边说："汪涵小时候的作文写得可好了，九岁的时候就晓得用柠檬去形容月亮，那时候柠檬都很少看见。"我心里一动，想起了什么。

我走到了卧室里，搭了个凳子，打开立柜上面的旧木箱。我的学生手册、作文本，都还在里面呢。我慢慢地翻啊翻，终于翻到了我的作文本。蓝色的墨水印记，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漫漶了，我翻到了那篇作文："每当夜幕降临，深蓝的天空布满点点繁星，奶奶便会领着我到门前的河边纳凉，我靠在奶奶的身上，用小手托着下巴，傻乎乎地望着浩瀚夜空，夜空挂着个柠檬般的月亮，我问奶奶，月亮上真的有白兔吗？"我在二十年后看到自己儿时的字迹，于是，我再一次用手托起了下巴，发了一阵呆，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然后我继续翻下去，期待能再发现点什么。结果，我在箱子的最底下，竟然发现一个崭新的锦盒，上面的龙凤花纹像是给新娘子的，这肯定不是旧物。我打开锦盒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个硕大的金手镯，这手镯在充满旧尘味的木箱里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

我这一声传出之后，就听见父亲在外面说："你们慢慢打牌，我进去看他在搞么子鬼。"父亲一冲进来就对我竖起手指，样子十分紧张，要我千万别出声。然后，他悄悄把头探到我耳边，压低声音道："你千万莫喊出来啊，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先在这儿放一阵，到时候我要吓她一跳。"他那样子，让我感觉我的父母好像比我更年轻。

（**许海莉**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味》一书，**童　玲**图）

音尖而细，就像唱歌的人用的假声，并且很急骤，有一点类似聋子听不见自己声音的说话，无法调节音高与频率。从此来看，她大约是很少开口说话、与人打交道的。本来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和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话题呢？可是不曾想，事情竟变得严肃了。好像是问到她的妈妈，她的回答忽然令人费解起来，似乎是，妈妈走了。走呢，也不是一般地走，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内容：她夜里被吵醒，有一具烟灰缸敲碎了另一件什么东西；还有一日，一名什么亲戚上门；再有，谁的哭泣。最终，有一日，她从幼儿园回家，那时，她在幼儿园的大班，路上，父亲对她说，妈妈走了。她说着这些的时候，嘴里始终含了一口饭，她几乎是带了一种急切的心情，尖着声音快快地说。当我们劝她慢些说时，或者咽下饭再说，她并不听，依然径直地说下去。然后，就有很细的泪珠沿着她秀气挺直的鼻梁，缓缓地流下来。饭已经全冷了，时间也不允许了，老师过来收走了碗碟，我们为她担心，下午要饿怎么办？她说不要紧，她有饼干，说着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铝制饭盒，给我们看。饭盒上箍了牛皮筋，里边整齐地放了苏打饼干，满满一盒。她说是她父亲替她放的，我们看见了一双父亲的细心的手。她盖好饭盒，重新箍好，放回书包，走出了教室。那位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问她太多，她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为什么呢？"我们问。老师嗫嚅了几句，到底也没说出什么来，只是又叮嘱一句："不要再问了。"

过了几日，是一个周末，下午没课，吃过午饭，家长们便将孩子接走了。于是，我们看见了她的父亲，一个也是苍白的、斯文的、忧郁的男人，没有一点笑容，却是温柔地将女儿抱到自行车后架上坐好，然后自己从前边跨过横梁，坐上车垫，骑走了。

（**周　扬**摘自明天出版社《放大的时间》一书）



过度的体检

◉沈 玎 徐卓君



在空气和食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阴霾下，人们开始将精力和金钱投向自己的健康管理，他们怀抱着对医院、医生和医患关系的复杂情感，把自己送进一台台先进的仪器背后，在一系列健康数据中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两米长的价目表

今年45岁的理查德，原本是美国的一名家庭医生，目前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他自2007年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做了6次体检，其中3次是在一家民营体检机构，他称之为“非常有趣的经历”。

体检中心总是显得有些繁忙，但也很干净，井井有条，还有一大堆“炫目的仪器”。理查德回忆道：“进门的时候有人向我点头致意，作为一个老外，我不太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有护士来帮助我，带我去一个个检查室，很多员工都会讲英文。”

但是在体检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医生或护士向理查德询问健康状况，做风险评估，然后再决定他需要做哪些检查。当然，在销售接待处，销售员象征性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会问一些个人的病史，是否抽烟等问题，但这就像是例行公事。销售员最终推荐的套餐并不会依据答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事实就是，“他们没有能力根据客户的健康需求来推荐，因为他们都是销售人员，而不是专业的医生。”理查德说，“那些销售人员更愿意推荐价格高的套餐。”

李剑是上海某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他也有多年的体检经验。“体检中心只是服务性的机构，它是按照人群的需求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顾客想要做什么检查，体检中心就会提供相应的检查，做什么样的体检通常取决于被服务方愿意出多少钱，这是一个市场行为，而不是医疗行为。”

女大学生袁莳在2014年1月刚去了一次体检中心，负责接待、咨询工作的是两位中年女性，袁莳上前去问，像她这样的女孩，没什么病症的，想做个健康检查，应该选哪个套餐。其中一人指向价目表中基础型的A至D类套餐说：“年轻人做便宜的就够了。”

袁莳注意到在自选项目里有个“HCV”（丙型肝炎病毒），便问：“这是什么检查？”对方说：“不知道。”袁莳又问：“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检查？”“是胃里的一种东西。”对方看袁莳还想问，又加了一句，“你要做了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的。”袁莳就这样悻悻然被打发了。

实际上，像袁莳这样的普通人，没有专业的知识，也没有办法做出明智的决定去为自己挑选合适的体检项目。

正是利用体检者的蒙昧和对健康消费价格的敏感性，很多体检机构从中渔利。

64岁的姚辉去做体检，是源于对体检促销的一时冲动。他获得了一张“28元享受原价350元体检”的广告单，到沈阳一家医院去做前列腺检查。大夫说他的前列腺问题“挺严重”，让他又做了进一步检查并开了多种药物共20盒，直接刷爆了他的医保卡。

随后姚辉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做复查，却被告知他的“前列腺增生”只是一种不必过于理会的老年常见病。28元的体检就像是一个诱饵，钓了许多贪小便宜的客户，最终，这些人在“医疗恐吓”下又接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一位在外企从事销售工作长达10年的白领，向记者总结了



自己这些年体检的经历，他提到："一、没人耐心细致地为你解释专业的数据；二、没有一个公众基准的标尺来衡量问题的客观严重性；三、一切向钱看，你不是病人，而是赤裸裸的'客户'。对于没有后续服务可能的病情，一笔带过；对于有后续服务可能的病情，利用知识的不对称性，夸大严重性来吓唬你，让你乖乖买单。"

不必要的检查

理查德也发觉自己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

一些在美国需要花费大价钱才能做的检查，在中国的一些体检机构，几百块钱就可以全部做好，比如癌症酶检查，幽门螺杆菌呼吸检测，中医的体质分析，腹部、颈动脉、心脏、前列腺、子宫等所有重要器官的超声波检查，CT扫描全身和X射线照片，还有更高级的经颅多普勒检查（简称TCD，一种用来检查颅内血管状况的超声波检查）。在中国的体检机构，他们的营业理念是把昂贵的高级检测廉价化，薄利多销。

"其中最奇怪的一项是全身热扫描，以前我从未在美国的医院见过。"理查德回忆说，他举起双手，几乎全裸地站在热探测仪前面，大约30秒，然后出现一些热图像，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身体的各个部位，并借此解读他身体的异常信号。

"还有一个叫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检查时，我坐在一个机器面前，手掌放在机器上，操作人员按下按钮，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

根据这个检测，体检中心得出一份长达4页的报告，涵盖其身体中各种重金属水平，比如汞含量的高低。理查德调侃，"这是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冗长的报告"。但他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份检测是非常不严谨的——要检测身体中的重金属含量，应该做血液检查或头发取样检查。

在体检中心，这些检查是否必要？比如，学界公认超声波检查在一些情况下确实能提示疾病的风险，但不是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需要的。

"像颈部的超声波，60岁以上或是有心脏问题时才需要做。"理查德说，"还有我做的经颅多普勒，为什么要给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做TCD？那是为筛选中风病人而做的检查。这种检查的泛滥是在浪费公共卫生的投入。"

在理查德的体检套餐里，还有一项关于肿瘤标记物的血液检查。"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并且在意这项检查，但针对健康人的癌症标记物检查是非常不准确的。"

美国癌症协会认为，肿瘤标记物主要是用于已经患有癌症的病人，评估他们对治疗的反应，或是用于检测癌症病人是否有复发的迹象。而中国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看到一切正常的检查结果，或者异常的检查结果时，错误地安心，或者被错误地惊吓。其实，这项检查对健康的人而言，是非常不准确的。

美国顶尖的医学协会，推荐烟龄在30年以上的烟民每年做一次肺部的CT，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人。对于健康的年轻人，CT是有害的，一个年轻人如果每年都做一次CT，把自己暴露在辐射中，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但有些检查确实是必要的，比如血压、血糖、胆固醇，50岁之后的结肠镜检查，23岁以上的女性宫颈抹片检查，50岁之后女性的乳腺X光检查……这些检查都是建立在充足的科学证据基础上的，挽救过不少生命。

吸金石

普通消费者都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抱着"检查项目越多，结果就越精准"的简单逻辑。体检中心的各种套餐就迎合了这种心态。除了部分真正关注自我健康状况的消费者，大部分参检的人都是享受单位的福利体检，并非自己掏钱，因此对结论的关注程度并不高。这种买单者和体检者身份的不一致性，使体检机构的服务越来越快餐化。相比药品研发和设备制造，健康体检资产稍轻、专业性略低，成为近年来最"吸金"的领域。

目前中国体检行业主要有三类机构：一类是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凭借其医疗实力，受认可程度较高；第二类是连锁体检机构；第三类是更低端的二级医院的体检中心。

根据卫生部统计，2011年中国体检市场健康检查人数约为3.44亿人次。其中，医院约为1.26亿人次；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为主的卫生院约为1.4亿人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为4642万人次；妇幼保健院约为2113万人次；专业体检机构的体检人数约为639万人次，专业体检机构占整体健康检查市场的份额约为1.86%。

一张体检卡很小，但背后的

链条却牵涉很广，其供应链的上游是检测仪器的设备商、第三方检验机构，下游则是衍生的高附加值产品。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依据国务院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8万亿元目标，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大致会接近中国时年GDP的1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相信设备还是医生

与中国的体检方式不同，在国外，体检通常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并要求提供体检者的个人资料，包括基本情况、病史、用药史等。随后，体检中心会给体检者一份详细的回执，包括根据体检者的个人情况为其量身定制的体检项目，精确到每一个体检项目的体检时间表，以及饮食、穿着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等。

体检结束之后，医生不仅会告诉体检者身体存在哪些问题，还会详细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日后应该如何调整生活方式等。

在中国，体检就像流水线一样，体检者分门别类地进入各种B超室、CT室，也就是说，体检大多是由仪器来完成的，仪器也成了公认的体检医生。哪家医院的设备更先进，就代表着这家医院的体检水平更高。

"在中国，各式各样的测试比医生更加重要，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理查德认为，好的医学理念是病人和医生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经常引用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姆·奥斯勒的一句话："倾听你的病人，他在告诉你诊断结果。"

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正经的家庭医生。中国的医生被训练来治疗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们如何预防疾病。全科医生不需要做一项项检查，只需要给人们一些健康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保持健康。

预防疾病于未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预防慢性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难题，慢性病的治疗非常贵，消耗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资源。在中国，很多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消耗性疾病，如果能从源头阻断这些疾病，可以节约很多金钱。

在李剑看来，体检根本上来说只有两个作用：一是了解你某个年龄段身体横断面的情况，二是根据检查结果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有时候也会跟病人讲，你不需要做某项体检，但病人会跟他吵架，"他觉得这些检查非常有意义，你一定要给他做，他付了钱。有些人进来说我就是要吃这个药，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开。在体检中心更是这样，我需要这个体检，你就老老实实用仪器做好给我结果就行了。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很多病人并不信任医生，也不听医生的话。"李剑说。

自从中国医疗市场化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医院要养活自己，一些医生被利益驱动，自然也不会认真看病，还会为了钱乱开药，医患矛盾肯定会被激化。"李剑也很无奈，"如果医生是为了钱在看病，那么病人自然也不会相信医生。"

理查德的儿子刚刚出生，他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全科家庭医生，他们会定期去拜访他。

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最大的好处是，医生可以长期和病人保持联系，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看着孩子们成长。

（文中袁蒔、姚辉为化名）

（姚　莉摘自《南都周刊》2014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邝　飚图）

中国人的饮食至爱

"豆果网"发布了《2013年中国美食网络发展及趋势报告》，报告中分别统计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十大最爱。

其中，北方人最爱：饺子、驴肉火烧、火锅、煎饼果子、牛肉面、韭菜盒子、杀猪菜、炒肝、猪肉炖粉条、包子。

南方人最爱：砂锅粥、过桥米线、酸汤鱼、小笼包、螺蛳粉、肉粽、牛肉丸、炸鸡排、烧鹅、瓦罐汤。

报告评出了中国2013年度十大味道，依次为辣、甜、酸、椒盐、蒜香、香酥、奶香、苦、孜然、咖喱。

（于　文摘自《妇女之友》2014年第2期）



在肖邦心脏前脱帽

◉李治邦



从北京飞到波兰，机场的名字就是肖邦机场。在波兰的两天，走在街头，漫步在公园或者小巷深处，听到的或者看到的都是肖邦。特别是在一个公园，摆放着两个音乐巨人的雕塑，一个是李斯特，一个是肖邦。肖邦的雕塑高大而传神，在他不远处的李斯特雕塑只是一个头颅。当地的波兰朋友比达对我说，虽然肖邦和李斯特是好朋友，在音乐上的影响都很大，但在这里你能看出，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我笑着对比达说，那是因为肖邦是你们波兰人。比达摇头，回答我说，因为肖邦要比李斯特更伟大。

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本来冷冷的天有了暖色，因为夕阳顽强地在云层里挣扎出来，在华沙的街头洒下了阳光。我随着比达的脚步走进了圣十字教堂，他回头告诉我，你一定要脱帽进去，口气很坚决。圣十字教堂显得很豪华，比达对我说，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因为“二战”，这里几乎被德国纳粹毁为一片废墟，这是之后一点点重新修建的。但有一个是真的，那就是钢琴家肖邦的心脏。在华沙这两天，比达一直在说肖邦，我知道肖邦是一个天才钢琴家和作曲家，因患肺结核在巴黎去世，享年39岁。比达领着我走到一根柱子前，他指着这根柱子说，肖邦的心脏就放在里边。肖邦死在了巴黎，生前几次想动身回到祖国，可每次都没有成行，因为华沙的政治氛围很不好，回国有可能深陷旋涡不能自拔。肖邦去世前反复叮嘱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姐姐：反对派政府是不会让你把我的遗体运回去的，但你一定要把我的心脏运回华沙。肖邦死后，姐姐悄悄地把肖邦的心脏运回华沙，然后密封在圣十字教堂的这根柱子里。我好奇地问为什么选择这座教堂，比达对我说，肖邦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喜欢这里。

我站在这根柱子前沉思良久。肖邦20岁离开华沙到维也纳进修音乐时，带着装满波兰泥土的银杯同行。走了整整19年，他一直想回到华沙，却没有达成夙愿。当他在巴黎去世时，那个装满波兰泥土的银杯也随之下葬。

“二战”期间，教堂全体神职人员面对德军的多次轰炸，冒死找出肖邦的心脏，有七人为此丧命，其中两人因用身体护住肖邦的心脏而英勇献身。听比达说，后来有人为了保护肖邦的心脏，悄悄把肖邦的心脏转移到了国外隐藏起来。“二战”结束后，圣十字教堂最早被修复。于是，肖邦的心脏被隆重地请了回来，安放在圣十字教堂的柱子里。柱子上部铸有肖邦的雕像，下边的小台可放祭奠的鲜花。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著名小说家莱蒙特的心脏则在对面的柱中，陪伴着肖邦。

（孙　阳摘自《渤海早报》2014年2月25日）

昂贵的镜头

◉徐蕴亮

1926年7月23日，《将军号》剧组拍摄了默片史上最昂贵的镜头。

导演基顿示意六名摄影师开始拍摄，当无人驾驶的火车驶上轨道时，点燃炸药，整座桥断成两截，火车随之坠落。在详尽的策划下，这场戏最终花费42000美元。

据说，当时火车汽笛发出一声悲恸的长鸣，与这灾难性的场景相呼应。驾驶室放置着假人，以便制造出机车师殉职的假象。当假人随火车坠落时，旁观人群里有不止一位妇女当场晕厥。电影里军人受惊的表情也如假包换，因为剧组事先并未告知演员将要拍摄的场景。

（李　忠摘自《文苑》2014年第3期）





红烧肉

中午吃红烧肉，夹起来一块肉，发现上面有好几根猪毛，还都不短。我不禁心中暗骂，这食堂也太不负责了，这么长的猪毛都不说拔一拔。等我一根一根拔干净后，往嘴里一放——老姜片子！

谁想我

教室里，刚下课，一胖子连打了三个巨响的喷嚏。他感叹：“哎，三个女人同时想我！”后面的同学幽幽地来了一句：“你妈，你姥姥，你奶奶。”

数 羊

晚上睡不着，数羊吧：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海底捞、东来顺、麻酱小料、辣椒油、糖蒜、香菜、金针菇、虾滑、川粉、水晶粉、海带、牛肉丸……

网 店

有人问网店老板：“网上卖东西，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老板：“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假钱。”

双胞胎

班里有一对双胞胎，长得几乎完全一样，就是哥哥比弟弟矮1厘米。

弟弟经常跑到他哥哥面前，作花痴状特夸张地说：“我的天，你太帅了！这五官，这脸型，就像艺术品。要是再高个1厘米，就太完美了。”

梦想和现实

弟今年名牌大学毕业，觉得自己很牛，挑工作，还列了最低要求：1.大企业（最好外企）；2.公司有专车（最好能配私家车）；3.工作氛围好（最好同事和客户都是年轻人）。现在，他在肯德基当外卖配送员。

像我那样讲

今天上专业课，老师先让看十分钟书，然后让一同学上来讲题，并鼓励说：“没事，像我那样讲就行。”

该同学扭扭捏捏上去，沉默三十秒后说：“下面给你们十分钟时间看书，一会儿叫同学上来讲。”

感 受

“能用一句话描述堵车时的感受吗？”

“少小离家老大回！”

解 读

和女友逛街时看到一个维纳斯雕塑，我说：“这个雕塑是在告诉人们，有个女人网购太凶了，花光所有的钱，连衣服都没得穿，最后还剁了手。”

女友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换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送外卖

大学老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发现门口一直有个身影在游荡，估计是学生迟到不敢进来。老师道：“外面的同学，进来吧。”那人走进教室，缓缓开口：“请问，是谁叫的外卖？”

减 肥

男友又懒又想减肥，刚才突然发明了一种冥想法。只见他面色凝重，闭着眼睛，双手放在胸前。我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减肥。我说一动不动怎么减肥，他说新发明一种冥想法，他在告诉自己的大脑自己在跑步，很累，然后欺骗自己的细胞燃烧脂肪……

误 会

男子相亲，跟一MM在西餐厅里相对而坐。在了解过双方的工作、教育、家庭、爱好后，交谈陷入困境。于是男子开始扯些社会话题。男子问道：“你是如何看待房市的？”MM愣了一下，脸红着说：“还是，还是不要过于频繁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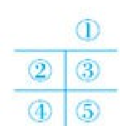
拉 面

在拉面馆，一人对小二说，来碗面。好！拉细点。好！多放香菜。好！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好！牛肉切片别切块。好！面多煮会儿。好，还有别的要求吗？没了。好，一共八块，谢谢！给了钱后，小二冲后厨大声喊了一句“一碗牛肉面——”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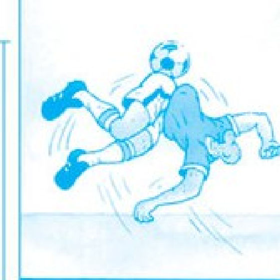
（刘晓慧、余娟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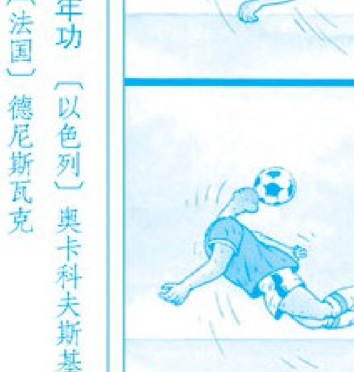
燃情世界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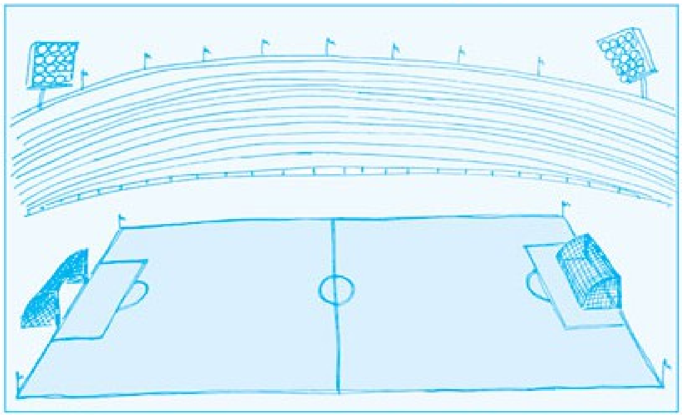
①场外十年功〔以色列〕奥卡科夫斯基
②钢门〔法国〕德尼斯瓦克
③球道〔阿塞拜疆〕加弗星
④恶作剧〔俄罗斯〕瓦伦丁
⑤场外观众〔克罗地亚〕托米斯拉夫










（黄煜博供图）



非典型
美国第一夫人

◉徐东海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米歇尔最令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她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尽管不少人认为，这并非她最真实的一面。米歇尔的演讲功力丝毫不逊于以此见长的丈夫，但每次，她只是讲述女儿们与普通女孩的经历，反复提到丈夫与家庭。当人们叫米歇尔介绍自己的时候，她通常会说："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贤妻良母

1964年1月17日，米歇尔出生于芝加哥南部的贫民区，家里只有一间卧室——其实只是将客厅一隔两半，她和哥哥睡在阁楼上。她父亲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于1990年去世，她母亲很长时间仍居住在那间老房子中。

家境贫寒，培养了米歇尔勤奋刻苦的精神。从小米歇尔就学业过人，1981年，米歇尔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社会学专业，兼修非洲裔美国人历史。4年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8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89年，一个名叫贝拉克·奥巴马的哈佛法学院学生到米歇尔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任暑期实习生，并由米歇尔负责督导。由于他们是事务所中仅有的两个黑人，因此两人在工作上十分投契。尽管奥巴马在工作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过人之处，但有一天，他让公司同仁大吃一惊，原因是他居然成功地追到米歇尔。

多年后，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对自己这段爱情的描述非常简洁："最后，我把她磨垮了。"两人于1992年10月18日结婚。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婚后的米歇尔每天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早上4点半就起来，先在跑步机上跑一会儿，然后收拾丈夫扔在篮子里的脏衣服、打扫卫生，接着开始准备早餐，并准时叫女儿起床。奥巴马经常赞扬妻子，说她可以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是个高效率的持家能手，我永远也达不到她的水准"。

米歇尔对两个女儿的管教非常严厉，"外出旅行时，即使学校不要求，她们也必须就所见所闻撰写报告"，"非周末时间不能看电视"，"计算机只能用来做功课"等等。美国很多政要都开玩笑说，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孩子交由米歇尔调教。

2012年总统大选首场演讲，奥巴马走上讲台后对数千万电视观众说："我今晚有千言万语要说，最重要的是20年前，我成为天下最有福气的男人，因为米歇尔愿意和我结婚。"

而米歇尔在推特上对170万粉丝说："结婚20周年快乐，贝拉克。谢谢你每天当这么好的伙伴、朋友、父亲。我爱你！"

时尚达人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米歇尔创下美国第一夫人的两项纪录：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夫人，个子最高的第一夫人——5英尺11英寸，相当于1.80米。

2008年竞选之夜，米歇尔穿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红黑长裙走下舞台，艳惊四座。从此之后，米歇尔一直在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第一夫人的合适着装"。她特别钟情于鲜艳、明亮的色调，对于服装款式没有固定的偏好，显示出她特殊的品位。她曾身着无袖连衣裙陪同奥巴马出席外交场合，甚至在会见一向以传统、严肃著称的英国女王时，穿着开衫毛衣。

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使得米歇尔的穿着打扮俨然成了美国人的时尚风向标。2009年，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米歇尔一袭白色雪纺曳地长裙，右肩披一条飘逸绶带，闪耀全场。奥巴马对着全场观众说："第一件事，我太太漂亮吗？"

2012年9月，米歇尔在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身着粉色连衣裙，露出健美的臂膀，将指甲涂成不多见的灰紫色。一夜之间，同款裙装和指甲油几乎脱销。

《人物》杂志曾这样评价她："米歇尔在选战中一路走来，散发着自信，令外界惊艳不



已，她的雅致造型令人想起著名的前第一夫人。”这番话显然是指米歇尔的装扮神似以优雅著称的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在饮食和娱乐活动上，米歇尔同样个性鲜明。“她对本地食物很感兴趣。”一家专门记录第一家庭饮食和营养之道的网站执行主编科恩说，“餐厅里的当季精华菜肴是什么，通常她就吃什么。”

米歇尔同样是个运动达人，她的健身习惯如今也被很多美国女性效仿。除了跑步、做瑜伽之外，米歇尔还经常带女儿们打网球。“她的正手球非常出色，当然反手也很强。”她们的教练戈迪·恩斯特说。至于她那“雕塑般的肱二头肌”，已经被美国媒体称作“美国力量的象征符号”。

成为第一夫人后，米歇尔开放白宫，展现了与民众互动的亲和力，推广健康饮食与生活，关注弱势群体和儿童的社会保障问题。除了陪伴奥巴马出访外，米歇尔的几次单独出访更为自己赢得“亲善大使”“慈善夫人”之类的称呼。《纽约时报》说，米歇尔或许不是美国历史上最美的第一夫人，但如果说她是最有个人魅力的，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反对。

政治新星

在很多美国人眼中，身为哈佛高才生的米歇尔拥有超人的智慧。她思路清晰，讲话风趣幽默又直言不讳，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显得自信、理性和果敢，个性充满坚毅而又不失女性特有的温柔。而所有的这些特点，似乎都预示着她将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美联社和雅虎在2008年7月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30%的人喜欢米歇尔，同时也有35%的人不喜欢她。仅仅4年之后，美联社和盖洛普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4%的美国人喜欢她，其受欢迎程度已超过了奥巴马（53%），高居榜首。更有不少美国媒体认为，如果未来米歇尔竞选总统，成功的可能性将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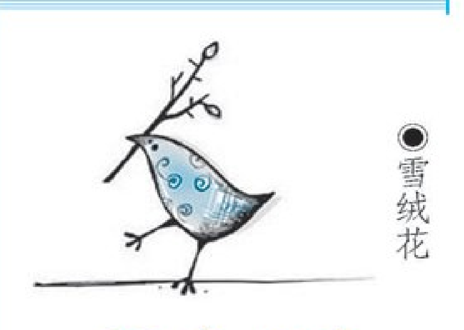
在奥巴马宣布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之前，米歇尔是绝对的职场女强人。她年薪高达27.5万美元，几乎是奥巴马的两倍，并在6间机构的董事会任职。但为了让奥巴马更好地竞选，她辞去高薪职位，全力助选。在入主白宫之后，米歇尔也坦言，她与奥巴马经常讨论重要的政治议题，是丈夫的“头号高参”。

在《纽约时报》白宫特派记者朱迪·坎托尔看来，米歇尔的强势在和奥巴马的相处上也体现得很明显。“她的个性很强，我认为她真的是个女强人，是个很厉害的母亲和妻子。”同样对白宫很熟悉的记者彼德·贝克也赞同这种观点。“她是个狠角色，她很留意总统的工作，很了解她的丈夫在做些什么，她被看作奥巴马的鞭策者，时刻提醒他要为人诚实，也会质询他做事的方法，问他那样做的原因。”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理查德·沃尔夫认为，米歇尔比她的丈夫更喜欢竞争，她对没能把事情办好的人会很严厉。他认为，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政治上很有影响力。“总统会跟他的顾问团队说，知道吗，米歇尔很生气，因为她认为团队的方向并不清晰，她发现团队的工作欠缺组织性，也没有周详的计划。”

未来竞选美国总统？对于这样的假设，美国媒体似乎永远乐此不疲，而米歇尔每次都一笑置之。“美国是时候出现一位女总统了，但肯定不是我。”也许，2016年，希拉里将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这之后呢？没有人会忘记米歇尔。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一切皆有可能，别忘了，她今年才50岁而已。

（**赵建军**摘自《新民晚报》2014年3月23日）



◉雪绒花

不老心态

一次，余光中参加新加坡华人时评文艺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应邀出席现场颁奖仪式。同时登台的30名获奖者中，除步入花甲之年、满头白发的余光中外，均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余光中自然显得不合群，给台下观众们一种英雄垂暮之感。

当一位盛气凌人的资深记者走上台，当众问余光中此时是否觉得内心很不是滋味时，余光中不仅不觉尴尬，反而风趣地笑道：“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和年长者一同得，这表示他已经成名；而年长者得奖，则应该同年轻人一同得，这表示他尚未落伍而且雄心仍在。”

（**红裙裙**摘自《做人与处世》2014年第2期）



我带你去取红酒

◉陶粲明

在西雅图小住的那段日子，偶尔下午回来得晚，懒得回屋做饭了，我就会和Licht在公寓酒店一楼的自助餐厅解决晚餐。晚餐通常非常简单，一杯咖啡加几片曲奇，再来一碟蔬菜沙拉，有时候有咖喱味的浓汤，估计在他们看来也算是异国风味了吧。

周四的那个下午，我们从联合湖回来，天色将晚，浑身冰冷，看到热腾腾的餐厅毫不犹豫就进去了。正吃着，Licht问我："妈妈，你要喝一点红酒吗？""啊，好呀。"虽然不胜酒力，但还是喜好这一口："有红酒吗？""喏，那边角落里站着的，她面前有个冰桶，就是等着需要红酒的人过去，她会给你斟上一杯。""哦，太棒了，你去帮妈妈取一杯来，一点就好。""我带你去取吧。"他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还不到允许饮酒的年龄呀。"我乖乖跟着他取了红酒杯，在服务生的微笑中倒了半杯红酒。回到桌上慢慢品味的时候，想着现在的孩子，哪里看得出是18岁还是20岁呢？于是我问Licht："刚才如果你去取酒，估计那个服务生也看不出你的年龄。"Licht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没有达到饮酒年纪，我自己知道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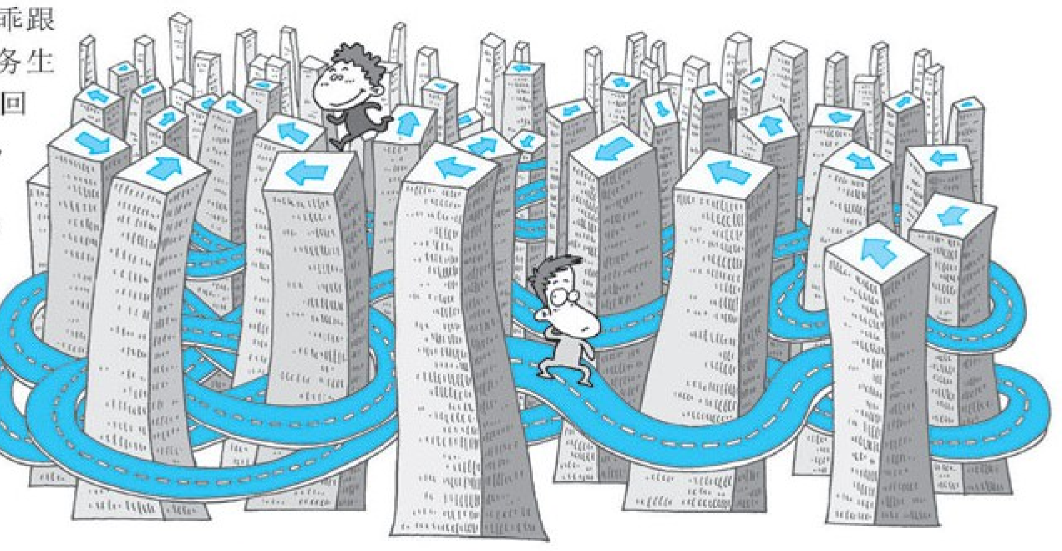
其实，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我这个答案——我只是想再次确认，一个将规矩视为自觉的孩子，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不会因为便利或需要而去破坏规矩。也许，从某种角度上看是不懂得变通，但在一个强调规则的现代社会，这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得刚来那几天，他放学后我们一起逛街。西雅图的马路并不宽阔，车辆也不是很多，三五步就能走到街的对面。遇到每一个街口的红绿灯，虽然时间不长，但想着几秒就能过去，而且在没有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我总是对闯红灯跃跃欲试；或者，要过到马路对面去，而斑马线却在略显遥远的那一头，我内心趁着没车横穿马路的念头很难打消。但是，Licht总能看透我，对我说："不要，这样太没素质了。"他看我对素质的理解跟他有偏差，就开始吓唬我："你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或者闯红灯，在西雅图要是被警察抓着，是要罚款的哟。真的，只有流浪汉才这么干。"有时在寒冷的夜晚，等在几乎无车的街口，我要一再地告诫自己不可以，不能让他看到自己屡教不改，以此来打消闯红灯的想法。

我们去艺术博物馆参观，买票的时候，Licht告诉售票员自己是学生，于是，我们就买到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学生票。"她不用看你的证件吗？"我有点儿不明白。"不用，我会说真话，她也会选择相信我。"

我们去North Face买外套，刷卡付款时，Licht突然对营业员说他是学生。营业员说："好的，9折。"我奇怪这是什么意思，Licht指着付款台上的广告，上面印着"学生可享受9折优惠"。

我们前一晚买了两颗装饰用的珠子，配Licht的手链。第二天，他说细想还是觉得贵了，也不是太喜欢，要去退掉。"啊？那怎么办？昨晚妈妈是用借记卡买的，不是信用卡，退不回卡上。"我跟他到了那家店，他把两粒珠子拿出来递给店员（不是昨晚接待我们的那个店员）说："我要退货，因为，我不喜欢它们了。"店员检查了珠子没有瑕疵，接过昨晚的付款单，开始在





隔座山与隔层纱

◉张曼娟

到马来西亚去演讲，将近尾声时，开放现场读者提问，有位中年男人，坚持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道：“人们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同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原来是所有华人都熟知的“定律”呢。在这样的定律中，男人的情爱之途仿佛是无限艰辛的，必须不断努力，却仍有那么多困难，得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与付出苦力。至于女人就太轻松简单了，只要以逸待劳地等候自己喜欢的人，再一举成擒，就大功告成了。隔座山与隔层纱，这样的对比竟是以性别来决定的吗？

我一直对这种说法保持高度怀疑，因为我见过在情场上无往不利的男人，也见过屡战屡败的女性，并且发现成功与失败，和他们的长相、地位、年龄都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么，到底隔座山与隔层纱的关键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儿曾经说过：“如果真爱一个人，是永不绝望的。”哪怕面对的是世界第一高峰，也要让自己成为登山好手，挑战极限。那隐藏在云雾中的未知，也隐藏着无限诱惑。相反的，若不爱一个人，就算他连薄纱都取下，完全袒露了自我，也激不起人一丝探索的欲望。我见过一个执着的男人，一生只钟情于一个追求不到的女人，即使一把年纪了，提到这个心中的女神，他还是那样腼腆的神情，痴迷神往。他丝毫不觉得女神已老，不再有如花的美貌。

演讲会场中，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心中自有答案。如果那人也爱你，这追求就是隔层纱的轻易；如果那人并不爱你，这追求便是隔座山的艰难。但若心中的爱够强大，又岂能抗拒攀登一座险峻美绝的高峰呢？

（辛　艳摘自新浪网张曼娟的博客，宋德禄图）

电脑上操作，然后，将一沓美元交给了Licht——是的，钱不能退回借记卡，就退现金给我们。没有质疑刁难，没有推诿烦躁，就这么简单。

我们去化妆品专卖店看香水，试了又试还是不能确定，Licht对售卖员说：“我妈妈想试用那款香水，以确定是否适合自己。”售卖员二话不说从抽屉里取了小小的试用瓶，把香水按压了一点进去，笑眯眯地递给我。

每当我买了衣服回来，犹疑大小、颜色、质地是否合适时，Licht就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哦，不合适或不喜欢去退就是。”

这些以前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今在我眼前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白天Licht上学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或走在清朗微寒的街头，就会去想Licht从过于严谨的循规蹈矩中获得了什么。这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他说有中国同学被劝退，常常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不能很好地遵守规定。比如，一个孩子对学校的禁烟令不当一回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禁，于是，就没有第四次了，对不起，你退学吧；另一个孩子，外出要么不请假、不打招呼，要么晚归，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也被劝退了。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遵守规矩之外，你的思想和行动不受约束——留长发，涂五彩的指甲油，男孩穿裙子出来，女孩穿得像吉卜赛女郎，谈一场未成年的恋爱，找你喜欢做的事去做，甚至成为一个流浪者，都是被允许的。自由还是，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别人会选择相信你。

这样的自由，我想没有人不喜欢，但它的基础是，没有人怀疑我的年纪，而我自己知道未到饮酒年纪就不能去取酒；即便你横穿马路没人看见，没有影响汽车正常行驶，你也肯在寒风里耐心等待几十秒，或多走十几米到斑马线再过去。

对规则自觉地遵守，使年幼的心灵受到应有的指引，是行为教化的必然，也是这个社会人人都应该明白的简单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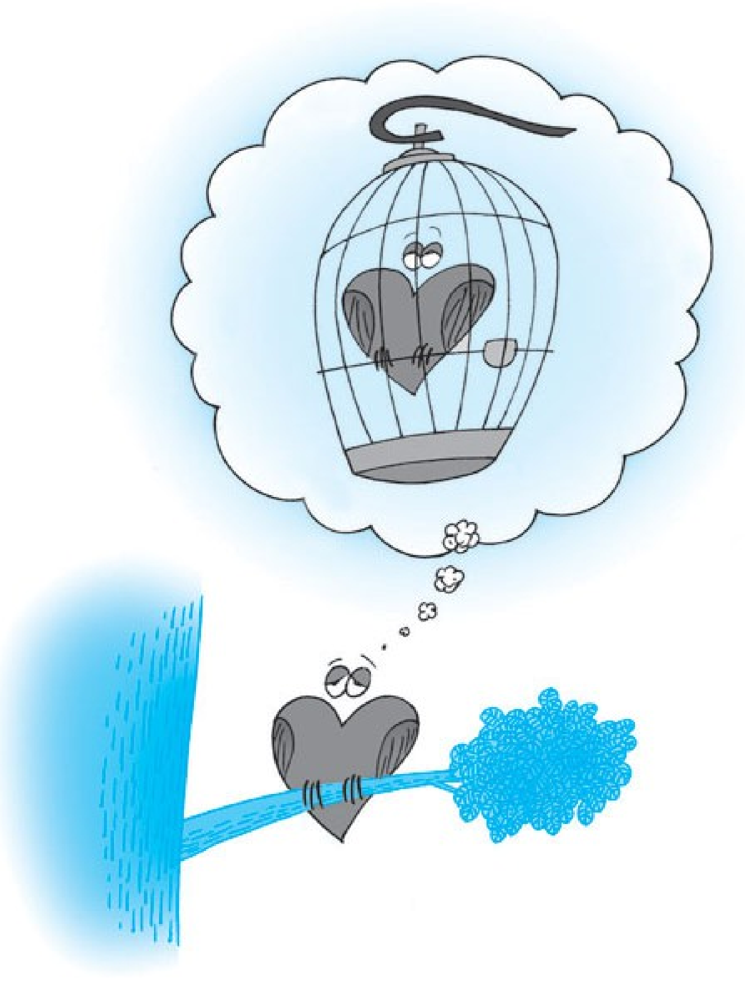
好吧，带妈妈去取红酒。

（楚　静摘自《8小时以外》2014年第3期，小黑孩图）

心在哪里安放



孟宪利





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我到国家部委工作之后不久，爸爸满心欢喜地从山东老家来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儿子带给他的荣光。

当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那是一家地下旅馆。

这是一个与老人家传统意识、近期想象、来时预期全面冲突的安排。在去旅馆的路上，老爸满脸的失落，看得出他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斗争，体会着儿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带给他的惊诧。

在地下室刚刚坐定，爸爸终于还是开口了："儿子，你就让你爹住地下室啊？家里人都说你在国务院工作，风光得很呢！怎么老爹来北京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的话，显然刺痛了我，我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基层公务员。



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欢欣之余，让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给分管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给予我的内心的充实，挤上通往集体宿舍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时，我茫然地看着绚丽的北京，感受着万家灯火、各居其所的安宁，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当此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在野外走丢了，等待着妈妈牵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时，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远离了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来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小时候牵着我的手的妈妈那样，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牵着我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个人目的而动用煽情术，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结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旧，不到50平方米，但这房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仿佛看到爸爸带着众乡亲来我家里打地铺的热闹景象。

很久以后，我遭到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戏谑，他们认为一向标榜清高的我，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个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快乐得直蹦高。

不久之后，机关停止了福利分房，刚刚进入我们司的一个姓魏的师妹只能购买经济适用房。2003年左右，魏师妹买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万。20万啊，刚刚毕业的人，从哪里一下子拿出20万来？我当时很为她担心，觉得她上了这个城市的当。



转眼到2010年，我的外甥从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毕业了。他说："舅舅，我决心进入七环以内你那个叫作京的城。"

我说："欢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术，教不了你什么。"他说不用，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毕业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来的惯性及父母、邻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机关，依据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来，在世界上最难的"国考"及艰难的就业环境面前，他几经挫败，不但进不了机关，反而面临返乡的窘境。

随着离校日期的逼近，"强大的心"终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这座城市给他的教育已经足够，于是决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关系，帮他进入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后，他面临的环境是现实而残酷的。家里提供不了经济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坚持说，没有房子不结婚。

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没有放弃从政的想法，总是觉得在企业工作比较边缘化。

他跟我说："舅舅，你们那时候多幸福啊，没有开豪车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双耐克鞋。1993年，西三环还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环以西还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



看着他无处安放的心灵，我给他讲起了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那首诗和1995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时我上大二，获得了公费去香港参观学习的机会。那时香港还没回归祖国，我却可以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机会难得，大家都在兴奋地购物。当别的学生在买随身听、美食甜点的时候，我只是在女人街上花掉我所带的全部250块钱的大半买了3件T恤。

回来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穷"怎样变"富"》，以当时学得的社会学上"资源交换理论"来说明一个人可以很穷，但你仍然可以变得"富有"，就是你身上必须具有其他人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你的志向、坚毅、才气、能力、爱心、专业、趣味等等，而唯有这些才是你在这个社会进行交往的"资本"，更是你走向幸福的起点。

于是，我告诉我的外甥：

第一，原来是主流才能入流，现在可能是非主流才能入流。当前是个多元化力量崛起的时代，展现人生价值未必要去从政。

第二，这个城市就是你的起点，尽快忘记家乡那些期待的眼神，会让你更加真实而从容。

第三，工作之后的5～8年，你会进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在哪里工作本质上差异并不大，关键是把个人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上去，否则就会在35岁之后陷入人生全面的被动。

第四，经济上的困难是暂时的，这个城市让你留下，就会给你安身立命的资本，但人生总是"期权支付"的模式，"奋斗在前、收获在后"是通常的人生轨道，既然没有成为"富二代"，就要有成为"富一代"的决心。



后来，外甥的状态逐渐变得稳定而坚毅，天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考上了虽有些泛滥却代表处于学习状态的在职MBA，工作上也表现得很出色。

今年的某一天，外甥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舅舅，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买房了，在燕郊！"

今年的某一天，我与魏师妹一起吃饭，她已经是机关的副处长了，虽然月入只有5000块钱，但是她仍然活得风姿绰约，显然，并没有因为上班远而影响到自己的容颜；她虽然权力不大，级别不高，却是家庭幸福。这些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昂扬的正能量。

今年的某一天，我回学校参加毕业16周年庆。看着年轻的学弟学妹，我心中顿生羡慕之情。想到自己一脸沧桑、几多白发和终已逝去的青春，都不好意思在海棠花前与他们合影了。与花合影，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这勇气属于他们这些"未来者"。

是的，未来者！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起点，都必将走向舞台的中央，所以，只要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就没有必要担心未来。我不想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城市的真相，因为年轻就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桃之夭夭摘自《中国青年》2014年第3期，喻　梁图）

不要去考验别人的忍耐程度

◎南方朔

过完年，大家准备返回工作地点。而这时，北方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河南郑州新郑机场为之关闭，2000多名旅客滞留机场，有的甚至滞留超过12小时，于是大家怨气冲天，有人打砸航空公司的问询处，有人冲进机场调度室，殴打工作人员。除了旅客火大外，机场人员也很委屈。在这起事件中，大家都是受害人。

有人可能会指责那些闹事的旅客，但我不会。我认为这起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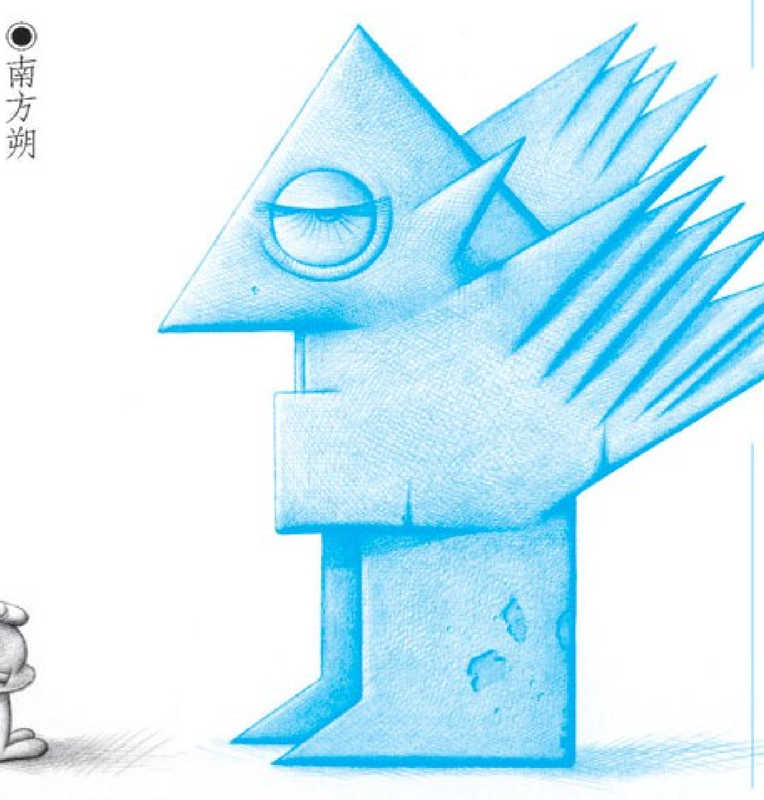
一是旅客购票时如果附带留下手机号码，航空公司在飞机停飞时就可发短信通知旅客，或由地方广播电视发布机场关闭和航班变动的消息。

二是航空公司要主动宣布，如果航班延误，航空公司会出具延误证明，让人作为请假的凭据。

三是如果郑州附近还有别的机场可供起降，航空公司就应安排另外的班机，将赶时间的旅客接驳过去。

四是机场如果还是挤满滞留的旅客，对滞留太久的旅客，航空公司应该安排休息场所，提供餐饮。

上面这些如果都能做到，旅客对被延误虽然仍然不满，但至少情绪会比较稳定。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有次我去美国，回程是坐美国西北航空班机，由芝加哥转匹兹堡，再飞东京，转乘日航班机飞台北。匹兹堡是个中继站，要会集来自美加各地的旅客。那是冬天，许多班机的起落时间都不正常，等到旅客会集，已延后两个多小时，抵达东京时已赶不上日航班机。但在飞机降落前，机长就开始用英文广播，说已赶不上日航班机，希望转机到台北的旅客，下机后到日航班柜台报到。除了广播外，在飞机出舱口也有工作人员举着“台北”的牌子，引导大家到日航班柜台报到。

等人都到齐了，值班经理宣布：由于飞机迟到，现在已没有前往台北的班机，所以贵客今晚只能在东京过夜。因为是飞机延误，并非贵客的错，所以由本公司埋单，请贵客入住机场过境旅馆，明晨8时搭乘日航班机赴台北。

然后有车子把人送到旅馆，办好入住手续后，公司人员又通知：各位入住后，享有打一通免费电话到台北报平安的权益，明晨也有早餐，除此之外的支出则自行料理。明晨6点半服务人员会把各位叫醒，早餐后7点半出发。

那次飞机延误的经历，使我印象深刻。航空业是公共服务行业，难免会受到许多不可抗力的影响，像天气突变，航班延误或取消就是不可抗力所致。

因为消费者并没有过失，提供服务的一方就应该主动负起一切责任，替乘客设想，做出最好的补救。日航因为班机延误，主动替乘客设想，从机上广播、下机后的导引、安排住宿以及可以打一通免费的报平安电话，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这才是真正的服务。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们这里，无论北京、上海，或台北、香港，常常是旅客在机场打地铺过一夜，这样想要旅客不生气也难。我们的机场，吵架、打架，甚至聚众斗殴之事时有发生，这不是中国人的素

一天只有21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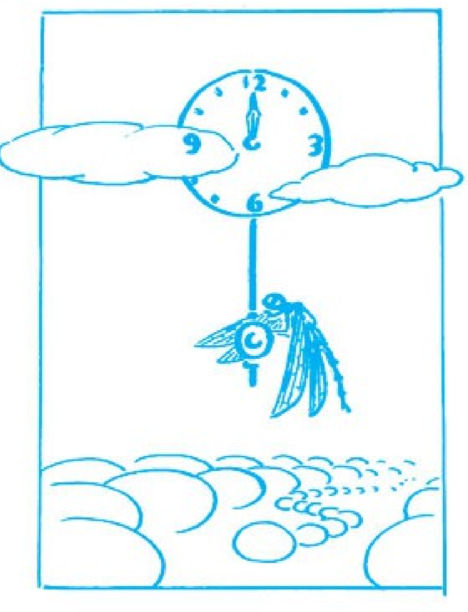
◉徐百柯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的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的夫人坐在对面，缝补着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随后，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没过多久，傅斯年去世。几天后，有人来到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此人果然文才出众。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的贪污舞弊行为。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傅斯年均功不可没。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彭慧慧**摘自九州出版社《民国风度》一书，**阎广鸿**图）

质有问题，而是航空服务业出了问题。

英文里有个单词considerate，翻译成中文是“体贴的”，是为他人设想，这是服务业的最高标准。既然是服务业，不论水电、运输、旅游等公共服务，或是商店的销售服务，都要体贴服务对象，把他们的权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服务时代的“服务理论”，乃是最基本的行规。我所经历过的日航服务，就是航空服务的最佳范例之一。因为天气影响而航班延误，所产生的一切不便，航空公司都主动地替旅客想到了。如果一切权利都需要旅客自己去争取，吵架和打砸就很难避免。服务业的第一要则，就是不要去考验别人的忍耐程度，而应该考虑如何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鲁西北**摘自《南风窗》2014年第5期，**刘　宏**图）



向日葵

◉〔新加坡〕尤 今

到伦敦度假，住在女儿的公寓里。

那天，约好在她下班后共进晚餐，做事有条不紊的女儿体恤地说道：

“餐馆坐落于九曲十八弯的窄巷里，不太好找，你们就在餐馆附近的小公园等我吧！”

早上出门时，气温微凉，我穿了一袭宽松的棉质衣裙，没带外套。天色愈暗，气温愈低，到了傍晚，气温居然降至6°C。

我和老公提早10分钟来到游人稀少的小公园，那种刺骨的寒风夺命似的想把人的脸皮整层刮掉，我冷得几乎连血液都凝结了。到了7点整，一向准时的女儿仍不见踪影，我们的手机偏又留在公寓里忘了带，无法联系。

寒气肆无忌惮，我冻成了冰湖底下一尾郁悒的鱼。看着时间嘀嘀答答地流走，怒气像蚂蟥一样往我心里钻。到了七点半，我的脸，已幽幽地长出了一层青苔。

“天这么冷，她竟不为我们着想！”我口出怨言，“简直就是个工作狂呀！”

“唉，”老公叹气，“伦敦的工作压力真是太大了！”

7点40分，女儿才气喘吁吁地赶到，连声道歉：“爸爸，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工作堆积如山，做不完呀！”

我和老公对看一眼，果然不出所料！

我被冻得有如一片在树梢瑟缩颤抖的枯叶，我的声音，比雪更冷：“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你过去守时的好习惯，去了哪里？”说着，我径自往前走，不再看她一眼。

到了餐馆，女儿轻车熟路地点了各种美食，刺身、煎和牛、鳗鱼饭、酱渍豆腐、软蟹手卷、天妇罗……

可口的美食一道接一道地上，然而，我觉得心里冒出了很多冻疮，灼灼地痛，半点胃口也没有。

女儿欢欢喜喜地说着办公室里的一些趣事，我没有搭腔，只一筷一筷闷闷地吃，一心只想快点回家盖上厚厚的被子蒙头大睡。

第二天，日上三竿我才醒来。薄薄扁扁的阳光从窗隙硬生生地挤了进来，看看钟，哟，9点多了！奇怪的是，厅里竟传来了女儿和她爸爸说话的声音。我翻身起床，走出厅外，还没开口，女儿便说：“妈妈，我今天请假。”我讶异地问：“咦，你的工作不是堆积如山吗？”她笑嘻嘻地说：“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

桌上放着一大束精神抖擞的向日葵，黄艳艳、活鲜鲜的，大捧大捧的热情源源不绝地释放。向日葵旁边，有个奶油蛋糕，还有一张卡片。

卡片里，装着女儿圆润的字体：“亲爱的妈妈，记得吗？那一年，您到土耳其旅行，看到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回来向我展示照片，满脸陶醉地说，那种美啊，简直惊心动魄呢！您每回看到玫瑰花、荷花和桂花，都露出馋馋的目光，想吃它们；唯独向日葵，您打心坎里爱着它宠着它。妈妈，我和哥哥们，其实都是您的向日葵；而您，就是我们的阳光。”

读毕，抬起头来时，女儿絮絮地说道：“妈妈，昨天下班后，我赶去办公室附近那家花店，不巧它因事休业。我匆匆坐计程车赶去另一家，又碰上塞车，我真的急坏了呀！终于买到了您最喜欢的向日葵，还得赶回家把它藏好。这样一来一往的，

笑不出声的笑剧

◉李肇星

我陪同一批客人自成都上车前往重庆访问。我们有十四张软卧票，车上却只给八个铺位。我和另一陪同人员都还年轻力壮，又是自己人，怎么都好说。但怎么向客人解释呢？我们在餐车里找到了列车长。

列车长断言：除此八个铺位，一个多余的也没有了。我们向他出示十四张票，他眼都不眉一眨，便严肃地说，一定是成都站擅自多卖了票，他一定要向上级报告成都站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至此，我们才真的着急起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背后“啪”的一声巨响，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了桌上。这人手拍桌子，冲着列车长训斥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这么久连个招呼也不打？我警告你：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铺车的通通都要给我滚下去！”

一个列车员后来告诉我，这是铁路局一个局长——顶头上司！真倒霉，碰巧列车长不认识他。

列车长的惊恐之状是难以形容的。他像被开水烫了一样跳起来，朝证件上那闪着红光的大印一看，便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大抵是说他不认识首长，他这就派人去准备床铺，等等。局长终于悻悻地说了句“真不像话”以示缓和之意，列车长这才松了口气，和几个列车员一起簇拥着局长向二号包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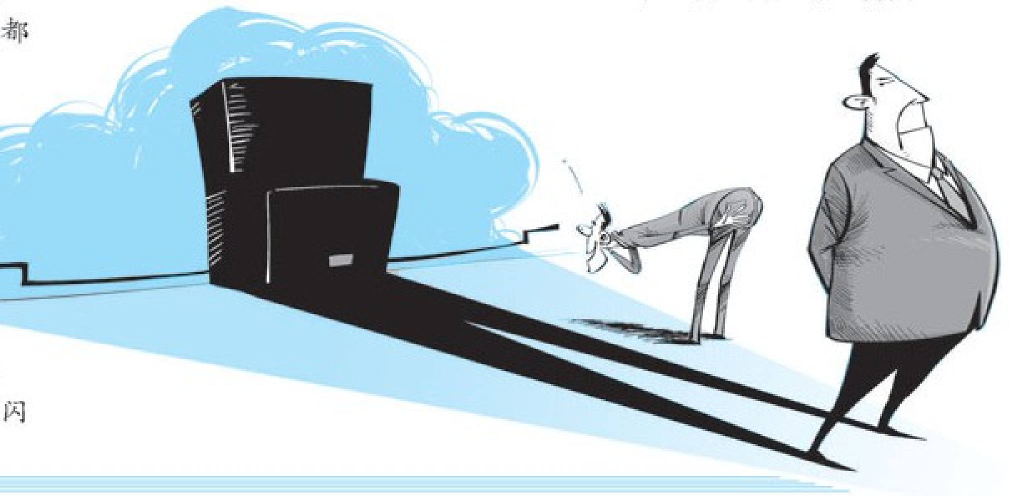
局长的威风以及局长透露的、列车长未加否认的情况使我目瞪口呆。我为自己的轻信和受骗感到愤怒，但好在也看到了解救我们燃眉之急的唯一出路。

当列车长回到餐车时，面对他的不再是车票，而是一份《人民日报》。这是我刚从行李中翻腾出来的，上面登载着我国领导人会见这批客人的照片。我的同事还如实地强调了这些客人的身份……

马上见效！成都站“擅自”卖给我们的票立即一一恢复了名誉，不但客人完全按预定计划住下，我们两个陪同也被通知去住一号包厢。这时一位乘警提醒列车长说，一号包厢有三张床，全堆满了给什么人带的东西。列车长马上又改请我们去七号包厢。他若无其事，看来已宽宏大度地饶恕了成都站“极端错误的做法”。

我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我想笑，适才耳闻目睹的一切不恰是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吗？然而我怎么也笑不出声来。我诅咒这笑剧的“编导”，同时也有不少话要向“剧中人”倾吐。列车长同志，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该警惕了！局长同志，请珍惜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它是属于人民的。我怀疑你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自己的睡觉问题之后，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气魄”去处理那些你业已有所察觉的问题！

（郑　致摘自《读好书》2014年3月上，原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日，勾　犇图）



才会迟到呀！”

说着，她又笑眯眯地自问自答：“您猜我把花藏在哪儿？贮藏室！可是，我又担心它难以透气，半夜还起来浇水呢！”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在这一刻，我的眼眶里，都是泪。

（唐豆豆摘自《新民晚报》2014年3月12日，戴晓明图）



生死情书

◉李仁旺 口述 栋 天文

妻子去世后，李仁旺在悲痛和孤独中，呕心沥血写成《珊瑚梦》，记述了他与妻子结婚35年来的真情……

一

1992年9月，我带妻子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准备给她做心脏手术，医生却诊断她得的是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只有换肺才能长期生存，但这项技术国际上都不成熟，国内也从未做过此类手术。医生对我说："只能回家养着，有条件的话买个供氧器，天天吸氧，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恐怕到45岁以后就……"

我老家在山西忻州。1968年，我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岢岚县中学当语文老师。1972年初夏，经人介绍，我和李美美相识。这年冬天，我们订婚了。

"一个雪天的傍晚，我俩围着炉子烤火，一会儿闻着一股燎羊毛的焦味，原来我大衣下摆拖到炉子边，已烧出一个鸡蛋大的窟窿。我脱了下来，你赶忙拿到手里端详着：'烧了的只是外面的布面儿，把皮子的缝线拆开，找一块同色的布料从里面粘牢，用丝线界密，再把原来的皮子缝上，最后用熨斗烫一下就行了。''那能看出线迹吗？''很难看出来。'我称赞道：'你真比晴雯还手巧啊！'你问：'晴雯是谁呀？'我便给你讲起《红楼梦》中晴雯病中给贾宝玉补雀金裘的故事。"

后来，我这件大衣果然被她补得看不出一丝线迹。她家姐弟6个，她是老大，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自此，我便开始教她读书。后来，到儿子上学时，她已能读《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书籍了。

1973年春节，我和李美美在我学校的宿舍安了家。妻子把我拾掇得体体面面，我们过得非常幸福。"谁知第二年2月，母亲突然得脑溢血去世，我为此大病一场。你一边上班，一边细心照顾我。为了多挣点钱，你晚上下班后还带回一大捆待加工的衣服。7月，你已临产还这样辛苦，结果早产的女儿出生仅12天便夭折了，你哭得几次昏过去。"

1975年冬天，大儿子冬阳的出生终于驱散了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霾。"你的双腿却一天天浮肿，最后连眼睛也浮肿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但当时能做这种心脏手术的只有北京的一家医院，我根本没条件送你去北京诊治。一位中医大夫给开了十几服中药，你吃后便慢慢消肿了，我也就懈怠了……你想再给我生一个女儿，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你态度很坚决：'正因为我有这个病，才更得生，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身边没个女儿怎么行？'"

1977年12月，妻子冒险生下了二儿子冬光。虽然不是女儿，但我俩还是高兴得不行。

1989年，我到北京找医生咨询了给妻子做心脏手术的事。可回来后，因为请假和妻子医药费报销等问题得不到批准，加上妻子也不愿做手术，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92年9月，我才带着妻子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谁知却得到这样一个诊断结果。

二

"两个儿子并不知道他们的母亲得了多严重的病。他们早就玩野了，不用心学习。一天，两个孩子又在外玩到很晚才回家，不好好做作业，我让他们跪下，写出深刻检查，最后还是你求情才作罢。"

每天晚上，我在吸氧器里加入制氧剂，插上导

管和鼻塞，让妻子吸上约半小时的氧气。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切，才明白母亲的病有多严重！冬阳悄悄问我："妈妈为什么要吸氧？"我心痛道："你妈不吸氧，就活不了……"他脸上刹那间滚下大串泪水，一对拳头攥得紧紧的。

"两个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得关心体贴大人了，变得爱学习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渐渐养成了，甚至连性格都变得温顺了……"

两个孩子的成绩一年比一年好。1996年，冬阳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二年，冬光考进太原理工大学。兄弟俩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要上万元，我感到很吃力，于是在1998年应聘到太原南洋国际学校高中部任教。妻子一个人留在老家上班，要自己制氧、吸氧。每到周六，我一定会从太原赶回家里。

兄弟俩都在兼职做家教。冬光上大学第二年夏天，妻子单位评职称，按工龄她可以申报高级技工，但必须通过专门的考试，我把她接到太原参加培训。考试那天是周六，冬光也来了，考场外只有我们父子俩守着，妻子出来后感动不已。两周后公布成绩，妻子为优秀，顺利评上高级技工，加了工资。她读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因此很为自己骄傲，这也更激励了两个孩子！

2011年，冬阳开始闯荡北京，进入万科北京分公司工作。这年，冬光也大学毕业，考上天津大学读研究生。此时，妻子已用上我买的便携式吸氧器，但用的是工业用氧，我怕对她身体不利，每次就到太原灌装制氧厂的医疗用氧，回家时带回去。我身体瘦弱不足90斤，头发已经花白，扛着一只氧气瓶，坐火车、挤汽车，气喘吁吁，踽踽而行。

2003年，我让妻子办理了内退手续。2004年，冬光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属公司工作，落户北京。两个儿子事业有成、做人沉稳、孝顺知礼，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欣慰。除了妻子的病，我没什么可牵挂的了，于是毅然辞去教职，回到老家终日陪伴妻子。

"我常想，你自2000年开始就有晕厥现象出现，我却在此后的几年中，为生计所迫，仍然外出打工，如果这期间你有什么不测，我将罪在不赦。"

三

2008年1月12日，我背着新灌装的氧气，像前几年一样陪妻子来到北京过冬。这次，我们准备一直住到北京奥运会后，看奥运是我和妻子多年的心愿。"1月16日下午，你突然发生抽搐，脸色变得铁青，任凭我和冬光怎么呼唤，你也没有反应。120急救车赶到，我们把你送到医院抢救，但无法避免的事实还是发生了：17日晚8点，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时，距你54岁生日正好还有一个月。"

"你就这样永远地走了，没有一丝哀伤，没有一句嘱咐，却把无边的悲痛、无穷的思念留给了我和孩子。我总从梦中哭醒，孩子们抱着我，我抱着孩子们，泣不成声。"

我和妻子结婚35年，在最悲痛的日子里，我才弄清35周年叫玉婚，或叫珊瑚婚、碧玉婚，意思是像珊瑚那样奇姿异彩，或像碧玉那样含芳吐瑞。我决定要写一本《珊瑚梦》的书，来纪念我和妻子相濡以沫的岁月。

我不是在用鼠标键盘写，而是在用心写，用泪写，用至爱真情写，把刻在我心底35年的甜蜜记忆和着苦咸的泪水倾泻而出。2009年正月初十，我用整整一年时间写完35万字的《珊瑚梦》。

我根本没想到书会出版，一个偶然的机会，团结出版社副社长梁光玉看到了书稿，他被深深地打动了。2010年1月，《珊瑚梦》正式出版而世。

我叮嘱孩子们：在我百年后，一定把这本书包好放进我和他们母亲的墓穴里。墓前，是此前我亲自挑选并请人用汉白玉制作的一块书碑——一本打开的《珊瑚梦》，上面刻着我亲手撰写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美玉胜金不了情。

（季　歌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14年第9期，本刊有删节，沈　璐图）

奶奶的情书

◉漫南Skiny

他问爷爷："爷爷，奶奶给你写过情书吗？"爷爷微笑着抚着身上奶奶亲手做的衣服说："这算不算情书？"他撇撇嘴："不算，情书是有字的。"几年后，爷爷下葬时，他拿出那件衣服，却不小心扯开了线缝。一块绣帕掉了出来，上面绣了爷爷的名字。原来，奶奶是那么浪漫。

（王　丽摘自未来出版社《如绘——中国微小说选》一书）





挑战者

◉蔡 澜

到东京去参加一个烧菜的比赛节目，当评委。

日本人很热衷搞这一类电视节目，这类节目非常受观众欢迎，每周有四五个固定节目，每个节目都有一小时，最长寿的还一做做了六年。

由电视台选出三个大师傅，分日本菜、法国菜和中国菜，称之为“铁人”，再让其他著名的餐厅的总厨前来比试，称之为“挑战者”。主题的材料是什么，事前双方都不知道。

“这次的挑战者你一定会感兴趣。”编导遇到我时，笑嘻嘻地对我说。

“身怀绝技？”我问。

对方摇头。

“是个美女？”这次错不了吧。

对方还是摇头：“别心急。”

什么样的大师傅没见过，玩什么神秘。

音乐大响，三个铁人由舞台下升起，这时，烟雾之中出现了挑战者。

一看，是位清秀得不得了的尼姑，三十岁左右。

节目主持人把布掀开，露出此回比赛的主题材料，是腐竹。虽说很公平，但也得事前安排好，不然出现的是肉，怎么收场？不过，日本僧尼，并不斋戒，会烧肉也不稀奇。

挑战者从三名铁人之中选一位来决斗，她挑了做日本菜的铁人，细声说：“我做的也是日本料理，如果选法式或中式，就难见高下。”

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各做几道菜来让三名评委吃。铁人抢先一步，踏上舞台拿了很多干腐竹，挑战者则一动不动，先把矿泉水倒入大锅中烧滚。

不止观众好奇，连我们当评委的都想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去采访她，挑战者说：“腐竹要新鲜的才好吃。”

说完把大豆放进搅拌机磨浆，用个两层的锅，下面的锅烧开水，上面的放滚开了的豆浆蒸着。

才那么短短的一小时，来得及做出腐皮来吗？我们都替她担心。

铁人已将干腐竹用水浸开，加鱼子酱、鹅肝酱和法国黑菌，又煎又煮又炒，手法纯熟地准备了五道菜。

那边挑战者拿了松茸在小灰炉上烤，清香的味道传来，她细心地用手把松茸撕成细丝。

时间愈来愈紧迫，铁人气喘如牛，加上不断地试食热菜，上身汗水湿透。

挑战者从容地按部就班，食物不沾唇已知其味，头上不见一滴汗珠，道袍不染菜汁。

豆浆表面冷却后凝成一层层的腐皮，她用绿竹签挑起，有些就那么抛入冰水中。其他配料已经准备完毕，就等这最后的主菜。

“叮”的一声，一小时很快地过去，双方停手。

轮到我们评委登场，摆在桌上的菜，铁人做了五味，挑战者只有三味，加一碗饭，一小碟泡菜。

铁人的腐竹有了鱼子酱等高贵的材料配搭，色香味俱全，的确精彩绝伦，评委都觉得满意。

至于挑战者，第一道是前菜，只见碟中一堆腐竹，闻起来香味扑鼻。原来是将鲜腐竹切丝，和撕开的松茸拌在一起，颜色略同，看不出其中奥妙，吃了才知。

第二道是将鲜腐皮炖了，加入乳酪和荷兰豆及胡萝卜丝，甜味来自香菇汁。





卖报纸的大学问

◉成丕德

韩国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小时候家境不好，为了生计，很小就得去卖报纸挣钱。

“你一天要跟我订多少份报纸去卖？”报亭老板问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别的孩子能卖多少？”他羞涩地问。老板笑道：“这可没法说，少的卖几十份，多的能卖几百份，但拿得太多剩在手里，是要赔钱的。”李秉喆想想说：“那要100份吧！”老板有点吃惊，但还是给了他。

第二天一早，李秉喆空着手来到报亭。老板纳闷地问：“昨天剩下的报纸呢？”“卖完了，我今天想要200份。”李秉喆答。老板很吃惊，但还是给了他。第三天一早，李秉喆又空着手来了，张口要300份。老板十分惊讶，决定跟着他，看看他是怎么卖报的。李秉喆到了车站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四处叫卖，而是不停地往候车乘客手中塞报纸，等一个区域的乘客发完了，这才回来收钱。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如法炮制。

老板疑惑地问：“会不会有人不给钱跑了？”“有，但特别少，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报纸，就不好意思坑一个孩子的报纸钱了。跟那些把报纸砸在手里的报童比，算总账还是我卖得最多！”李秉喆自信地回答。

同样的事情，有时换个思路、换个方法，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 帆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7期）

水木剧

你知道什么叫作“水木剧”吗？不知道。那还敢说自己看的韩剧多？这种叫法其实是指在周几播出。在韩国和日本，星期的记法是承袭了中国古代的记法，从周日开始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所以，水木剧就是在周三、周四播出的电视剧。周一、周二播出的叫月火剧；周六、周日是土日剧，在韩国也叫周末剧；周五播出的叫金曜剧；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播出的叫日日剧。

第三道是清汤，用大量的黄豆熬好当汤底，漂着炸过的鲜腐竹，上桌前摘菜心的小黄花点缀，漆器的碗本来应该是黑色的，但碗底再铺上一层腐皮，像件瓷器。

白饭煨成之前用荷叶当锅盖，呈翡翠色，掺着的黄色饭，原来是用鲜腐皮搓成的米粒。泡菜是高贵的紫色，用茄子汁染的切片腐皮卷，淋上柚汁。

味道清淡之中，变化无穷。

评分表上，我给挑战者满分。

结果发表，铁人赢了，兴奋地举起双手答谢观众的掌声，挑战者保持笑容。

事后，在休息室的走廊抽烟，挑战者迎面而来，轻声地向我说：“谢谢你，只有你帮了我。”

“做僧尼的，不应该注重胜败，你为什么来参加这种比赛？”我见她外表脱俗，便直问起来。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你的分数公正，但其他两位日本评委是常客，如果铁人每次被打败，节目怎么做得下去？我早就有心理准备，来玩玩罢了。”

“尼姑也可以抛头露面？”我问。

“我们日本的佛教教条比较入世，不会被人骂的。”她解释，“尼姑也是人，偶尔玩一下，不伤大雅。”

“为什么你会剃度？”我又问。

挑战者惨淡地微笑：“我们的寺院庵堂，住持都是世袭的，僧尼也都可以结婚生子。我哥哥怎么能主持庵堂？只剩下我，唯有这条路可走。走一走后也清静可喜。我从小对烹调有兴趣，就在庵堂开了一家素菜馆。”

“那你有伴侣吗？”我想问她有没有丈夫，但还是选择这字眼恰当。

“有些事，不做比做好；有些问题，不答比答好。烦恼减到最少，最好。”她双手合十。

我目送她的背影走远。

（孟凡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蔡澜眼中的八婆与美女》一书，李晓林图）



天下人唯懵懂足以成事

昔有兄弟二人，兄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日，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一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讲这个故事的，是清代"中兴名臣"胡林翼，标题是针对曾国荃而发的。

当年曾国荃带领部队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往东攻打南京，但这支部队走在路上犹犹豫豫，尤其是那些懂军事的人顾虑重重，总是担心此去不适应新的地形，没有后援，没有退路。估计曾国荃的参谋们还为此提交了一份详细的风险报告书，说此去风险大于所得，"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

曾国荃也犹豫起来，这时候是胡林翼给他打的气。胡林翼也没讲多少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说是以前有一对兄弟，哥哥根本不相信阴阳那一套，弟弟却很迷信，这哥俩按各自的方式行事，倒也没发生不利的事情。

有一年，弟弟觉得老是恪守阴阳那一套，拘谨得很，做事放不开，苦不堪言，于是打算向他老哥学习，扔掉以前那一套，做人做事疏放一点。于是，某一天，弟弟不翻老黄历，也不看阴阳，不择日子，直接出门办事。没想到，在路上碰到黑煞神，所谓黑煞神，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即指一种不好的煞气。黑煞神指责弟弟说："你今儿个怎么不按照以往的规矩办事？"弟弟不服气地说："我是学我哥哥的，怎么他不择日不信阴阳就没事，我却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厄运？"

黑煞神说了一番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你的兄长是个懵懂之人，阴阳择日这一套只对那些信它的人有用，碰到懵懂不信的人，俺也得让路避开他。你是畏惧服从阴阳的人，怎么可以不按规矩行事呢？"看样子，黑煞神只欺负相信他的人，对懵懂不信的人完全失效。

讲完这个故事，胡林翼还总结一句："天下人，唯懵懂足以举事。"受到胡林翼的鼓励，曾国荃果断带兵东下，果然成事。

寓言里说："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其寓意就是说，风险和困难的程度大小，有时候也取决于做事者的认识态度，你无视它们，它们倒让路了。

做事固然要考虑风险和困难，要冷静分析、量化分析，但如果眼光纯粹停留在这些消极因素上面，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和执行力。你越是犹豫，越是惧怕，风险和困难也可能随着你的态度呈正比例增长，变得越来越大。原来可能不算难，但你过于在乎，还真就成为难事了。

过于强调风险，等于迷信风险；太在乎风险，风险也会在乎你。有时候，要成事还真要有点懵懂不怕的气度。当然，技术上不能懵懂，方法上不能懵懂。

曾国荃后来在湖北任官，还是用懵懂的态度和人相处，导致人事关系僵化，李鸿章就拿胡林翼当年的话取笑他："是太懵懂矣。"

（林　峰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3月5日，黎　青图）



意·林

如　意

◉木　心

生活如意而丰富——这样一句，表达不了我之所思所愿，我思愿的乃是，集中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或说，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

迎面一阵大风，灰沙吹进了恺撒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如果乞丐眼皮里的灰沙先溶化，或先由泪水带出，他便可清楚地看到恺撒苦恼地揉眼皮、拭泪水。

在此之前、之后，都不算，单算此一刻，乞丐比恺撒如意。

世上多的是比恺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

因而我选了一个淡淡的“目的”，使许多种微茫的快乐集中，不停地变化着。

（**如　花**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琼美卡随想录》一书）

人　生

◉龙应台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喘吁吁地追过来了，他会因此而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

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做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

（**张志军**摘自《江南晚报》2014年3月2日）

夹脚的靴子带来的快乐

◎夏殷棕　编译

一名农场主买了双新靴子，不过有点儿小，穿起来有些夹脚，鞋匠说用鞋楦楦一下就会合脚了。

“这可不行，”农场主说，“你不知道，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就要去察看那些爱惹麻烦的奶牛，看它们有没有弄坏围栏，弄坏了就要及时修补好，或者有没有其他什么烦心事，都要及时处理掉。之后去办公室，听雇工们抱怨这抱怨那。最后回到家，妻子不停地跟我说，家里什么事我没有做，催着我干完。等到我可以上床休息了，我脱掉夹脚的靴子，你难以想象那种舒服！这是我糟糕的一天之中仅有的快乐呀。你说，这靴子能楦吗？”

（**刘　翀**摘自《意林·原创版》2014年第3期）

人生与学问

◉那秋生

培根的名言：“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凡有所观，皆是学问。试想：空间是几何学——有距离之远近、角度之大小、面积之宽窄；时间则是心理学——有昨天的怀恋、今天的执着、明天的向往。且看：自然属于美学——山有其庄重与规则，水有其灵活与自由；社会则属于人学——既有“一撇”的真、善、美，也有“一捺”的假、恶、丑。还有，文学是天上的学问，可以幻想；史学是地上的学问，必须真实；哲学是地下的学问，追根究底……

一位老先生为学徒留下的题词曰：“待人应守儒家之忠诚，治事应持法家之严明，创业酌用兵家之权变，养心可奉释家之超脱，行文当如纵横家之灵活，读书当如墨家之兼爱。”如此，博采百家之学问而集于一身，必是贤者也。

（**秦　湖**摘自《联谊报》2014年3月1日）



太阳旗下的罪恶

◉张 远

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华几十年，实施侵略行动十几年，给中华民族一路带来了深重灾难。
大多数罪证，由侵略者自己毁灭，为逃罪，为消灾。
星星点点的记录，由后人解读，为铭记，为警醒。

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攻占东三省后，开始在华北地区不断挑衅，并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日军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妄称将在3个月之内以武力灭亡全中国。

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的日记记录了日军从北向南的侵略过程：

回头仔细地看看今年这一年，发生了好些终生难忘之事。我今年的前半年是平淡的，从7月的北支事变（卢沟桥事变）开始，我国陆续召集官兵。战火很快燃烧到支那的中部和南部。击破死守上海一带的支那正规军的大规模动员令下达以后，我也作为被征召者中的一员接受了天皇的大命。

日军空军准尉森本武则记载了他驾机轰炸石家庄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除军事目标外，日军还打击平民住所和商业设施：

我看到了银光闪闪的滹沱河，也逐渐看到（石家庄）市区的大型建筑……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红色投弹旗，仓持部队投下炸弹，爆炸后的浓烟打着旋往上飞舞。

碉堡阵地，也在一瞬间被掀起，就连一丝希望也没有留下，城市就这样逐渐地被瓦解了。

遭空袭的工厂的屋顶被炸开了巨大的黑洞。

士兵们无意识地不断扣动着扳机，炸弹一个接着一个爆炸，一幢幢白色的大型建筑不断地崩塌，散出的烟灰非常壮观，那种快感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937年8月，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发起淞沪会战。这场战役历时3个月，成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动用战车、列车炮等重型武器进行顽强抵抗，有效地迟滞了日本的侵华计划，并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对日后的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荻岛静夫的日记记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

从11月下旬起，我部进驻上海市西头苏州河畔的丰田纺织厂，作为中山路的警备大队继续战斗。如今回想起来，九死一生的经历也不止几次了，我是依靠神灵的护佑和后方的大力支持才能走到今天。对此我只有感谢，想到这些，我唯有泪流。

他的另一则日记还描述了中国军队在一处碉堡中奋勇抗敌的细节：

15日晴，南部荷胡周村。

这个大地堡是敌军利用烧塌了的废屋，在其地下挖掘出来的，枪眼开在地面上，由于这里的草长得茂盛，要发现这个地堡实在困难，于是这里成为敌人阻击我军进攻的一大据点。在我军冒死突击之





下，地堡内来不及逃走的一个敌军小队长带着20余名士兵与地堡共存亡。我们进入地堡搜索时发现，这些敌人是在濒死之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的。

敌军小队长和他的士兵一同堂堂而死。

淞沪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这一妄言，从此在日本军政界销声匿迹。

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日军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做出了最大努力，调集了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参战。但11月13日，南京还是沦陷了，大约5万日军，开始了持续6周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实际上，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就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曾在自己所著的书中记下日本军人的骇人行径：

到汉口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式制止，恐已无济于事。

——第二篇《由汉口到南京》

我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得知，日本兵已不是从前的"神兵"，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为之感到叹惜。

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常发生强奸暴行事件。

——第三篇《北京三年》

1938年10月10日，据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交请愿书——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4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起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

——第四篇《攻占武汉前后》

日军步兵五十一联队第一中队的中村义夫则在他的《阵中日记》中提到了自上海至南京外围作战的细节。侮辱妇女、强征"慰安妇"竟成为日军一线士兵的"趣事"：

我们于午后二时去洗澡，澡堂的隔壁有"皇军慰安所"这个东西。

跃入眼帘的是"价钱"：下士兵一元五角。

洗澡只是名目，好像隔壁才是好地方，大家都不知去"洗"过多少回"澡"，我也去了两回。

冈村宁次对日军攻占南京的有关记述，更成为南京大屠杀不可否认的证据：

抵上海后的一两天内，听取了先遣的宫崎周一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有关军纪的汇报，综合如下：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

一些学者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后展开大屠杀行动，是得到一些军官默许的，意在为侵华受阻泄愤，同时希望在心理上打击中国人的抵抗情绪。

从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军将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屠杀行为，并没有有效制止士兵的奸杀抢掠：

12月13日，天气晴朗。

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有七八千人……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日本军队根本不管是不是其他部队的管辖区域，都进行抢劫。他们强行闯进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总之一句话，脸皮越厚，越不知羞耻，占的便宜就越大。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占领的国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师团的士兵已于13日进来扫荡过了。14日一早，管理部门经过侦察后制定了住宿分配计划并挂上了"师团司令部"的牌子。结果走进各个房间一看，发现从主席房间，到每个房间所有角落，都被翻箱倒柜彻底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陈列品，还是其他什么，只要认为值钱就全部拿走。

在日军的词典中，"处理""解决""处置""处分""处刑""扫除"等实为屠杀的字眼比比皆是。南京城三分之一被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死难人数超过30万。

（王永志摘自《环球》2014年第5期，李 晨图）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韩 寒

小野很小的时候，从她奶奶那里学会了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害虫和益虫。有天我正吃饭，她突然从旁边飞身而出，口中大喊一句“害虫，打死”，然后一只飞蛾就被她拍死了。

我大吃一惊，说：“我去，小野，这是不对的。”

这句话的结果就是，小野又学会了一句“我去”。

她说：“我去，是奶奶说的。”

这是我一直想和她探讨的一个观点，但我想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措辞。为此我和我的母亲还争辩过：“对于那些虫族，所谓的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但你让小孩子有了这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贴上标签即可捕杀的想法，并不利于她的身心。”我母亲反驳道：“那蚊子咬她怎么办？难道还要养起来？害虫就是害虫，小孩子不能好坏不分，《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听过没有？”

毫无疑问，这事一直争不出个结果，但小野飞身杀虫让我很生气。我站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再次责问她：“你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做吗？”

她从未见我如此，退了一步，有点畏怯道：“它是坏的小动物，它是苍蝇（那时候她把一切在空中飞的昆虫都叫苍蝇）。”

我突然思路开朗，构建出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什么叫坏的，什么叫好的？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坏的，不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好的。这个飞飞的小动物伤害你了吗？你把它打死了，它的家人就找不到它了，会很难过，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它会很痛苦，所以你错了，你要做那些让它很快乐的事情，你知道吗？”

也许是我语气太严厉，小野突然一句话不说，两眼通红，凝滞几秒，瞬间大哭了起来。

我没有即刻安慰她，继续追问：“你说，你做错了吗？”

小野已经哭得没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抽泣之中，她还是断断续续地说：“我错了。”

我上前抚了抚她的脑袋，语气缓和道：“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蹲下身子说：“对不起，你很痛苦。”

看着她好几滴泪都落到地板上，我心疼不已，更怕因此给她留下更大的心理创伤，便心生一计，说：“别哭了，我们一起帮助它好吗？”

小野噙着泪水，道：“好。”

我把飞蛾捡起，带上小铲子，牵上小野到了一片土地。我挖了一个小坑，让小野把飞蛾扔了进去，顺便告诉她，这是飞蛾，不是苍蝇。我教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这只飞蛾以前是个动物，现在它死了，我们把它埋了起来，它就会变成一朵花，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就不会再痛苦了。小野你快去拿你的水壶来，我们要浇水了。”

小野飞奔入屋。

我立刻起身，跑到十几米外摘了一朵花，返回去，把花插在刚才埋飞蛾的地方。刚完成这个动作，小野正好提着水壶从屋里出来。她走到那朵花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说：“你看，就在刚才，它变成了一朵花长了出来，说明它已经原谅你了。”

小野破涕为笑，依偎到我的



黑匣子：你可能不知道的八件事

下面是关于黑匣子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1. 它不是黑色的

黑匣子的颜色有点类似于旧金山金门大桥的颜色，是所谓的国际橘。金门大桥的色调较深，而黑匣子的色调较亮。

2. 黑匣子包括两部分

黑匣子由两个设备构成：飞行数据记录仪（FDR）和舱声录音器（CVR）。它们在任何一架商业飞机或喷气式飞机上都是必备的，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这样在飞机失事时，它们才更容易被保存下来。数据记录仪记录飞行速度、高度、垂直加速度和燃油流量等数据。早期的黑匣子使用的是有线编码，现在使用的是固态存储板。大型飞机上的固态存储器可追踪700多个参数。

3. 黑匣子是由一名澳大利亚人发明的

戴维·沃伦博士的父亲死于1934年的巴斯海峡飞机失事，当时戴维只有9岁。20世纪50年代初，沃伦博士萌生了一个念头：制作一个能记录飞行数据和驾驶室对话的装置，用于帮助分析人士将导致事故的多个事件拼凑起来。他为墨尔本航空研究中心写了一篇名为《帮助飞机失事调查的设备》的备忘录，并于1956年发明了名为“ARL飞行记忆装置”的飞行记录仪。直到5年后，他的发明才得到广泛关注，该设备最终在英国和美国投产。

4. 专家不叫它“黑匣子”

“黑匣子”这个名称媒体很喜欢用，但大多数专业人士不这样叫。关于黑匣子这个名字最初从何而来有很多说法，从在最初的设计中其内部非常黑暗，记者把它描述为“了不起的黑盒子”，到事故引起火灾导致碳化。不过，航空专家通常把黑匣子叫作电子飞行数据记录仪。

5. 只能保留两小时的驾驶舱对话

数据记录仪足以保存25小时的飞行数据，但只能保存两小时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并循环录制。舱声录音器不仅记录机组人员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与塔台的对话，还记录可向调查人员提供关键线索的背景噪音。

6. 找到黑匣子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黑匣子装有水下定位信标，一旦其感应器接触到水，就开始发射脉冲信号，每秒发射一次“ping”信号（卫星和飞机之间的自动通信信号——编者注），共发射30天，然后电池就没电了。法航447航班失事坠入大西洋后，搜索人员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并打捞起黑匣子。

7. 黑匣子实际上是无法毁灭的

数据记录仪通常由钛或不锈钢包裹两层，而且能经受恶劣的环境条件。包含记忆板的关键部分可承受带有钢钉的227公斤的物体从3米的高度砸到它上面。研究人员尝试在1100摄氏度的火中摧毁它，把它放进有压力的盐水罐中，或浸入航空燃料中，但黑匣子都安然无恙。

8. 黑匣子并不像你的手机一样强大

MH370事件之后，专家表示，可能是时候为搜集航空数据的手段升级了。乘客可以发短信、进行网络传输或浏览网页，但飞机上的数据记录仪却不能与外界进行实时沟通，现在还没有从大型飞机上传输大量数据的能力。

（夏　季摘自《参考消息》2014年3月27日）

怀里，说：“它这么快就有了花。”我亲了她一口，说：“是啊，我们又是它的好朋友了。它很快长了出来说明它很快乐。”小野开心地笑了。

我说：“别难过了，小野。那只飞蛾变成了花，现在像我们一样快乐。”

夕阳西下，我抱起她，走向远方。我想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爱与耐心，加上用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不能只用好或者坏来形容。初秋，已经开始吹起凉风，但此情此景能温暖一切。

她轻轻贴到我耳边，说：“嗯，爸爸，那我们再去打一只飞蛾吧。”

（辛　麦摘自三秦出版社《去你家玩好吗》一书，刘程民图）

事关孩子的安全

◉陈 希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育部门近期推出了一档名为《不要开门》的儿童安全特别节目。结果，有一半孩子让工作人员装扮的送货员进门，还领着陌生人逐一参观家里各个房间。这档节目立即引起了广大父母对孩子独自在家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由此，美国儿童安全问题专家尼尔·卡拉翰博士总结出一份《儿童安全手册》，请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学习。

安全准备

了解并记住家庭规则。父母需要和孩子一起制订家里的安全规则。父母把这些规则写出来，孩子应该时刻遵守。

和父母商定一个暗号。暗号可以是“老鹰”“土豆”等各种词。告诉孩子，如果有人要你和他去某个地方，而你却不认识他，同时又无法给父母打电话确认，那么就让他说出暗号。如果对方答不上来，千万不要跟他走。未经父母同意，千万不要将暗号告诉任何人。

应该记住的内容。孩子应该记住父母的全名、电话号码及父母工作单位的名称。

钥匙安全

放好钥匙。将钥匙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安全之处。让别人看到你带着钥匙，就等于告诉大家“我独自在家”。最好在亲朋好友家放一把备用钥匙。不要将钥匙藏在家门附近，很多惯偷都知道人们习惯藏钥匙的地方。

丢了钥匙怎么办？钥匙一旦弄丢，一定要到熟悉的邻居家给父母打电话。如果在学校弄丢了钥匙，在离开学校前，就要给父母打电话。

明白如何使用钥匙。知道哪把钥匙开哪道门。出门要随身携带钥匙。千万别将钥匙落在锁孔上。

人身安全

电话安全。接电话时，只说“你好”，不要说自己的名字，不要说出你和父母的任何信息，不要让电话中的人知道你父母不在家。碰到骚扰电话，直接挂断。如果有人老是打电话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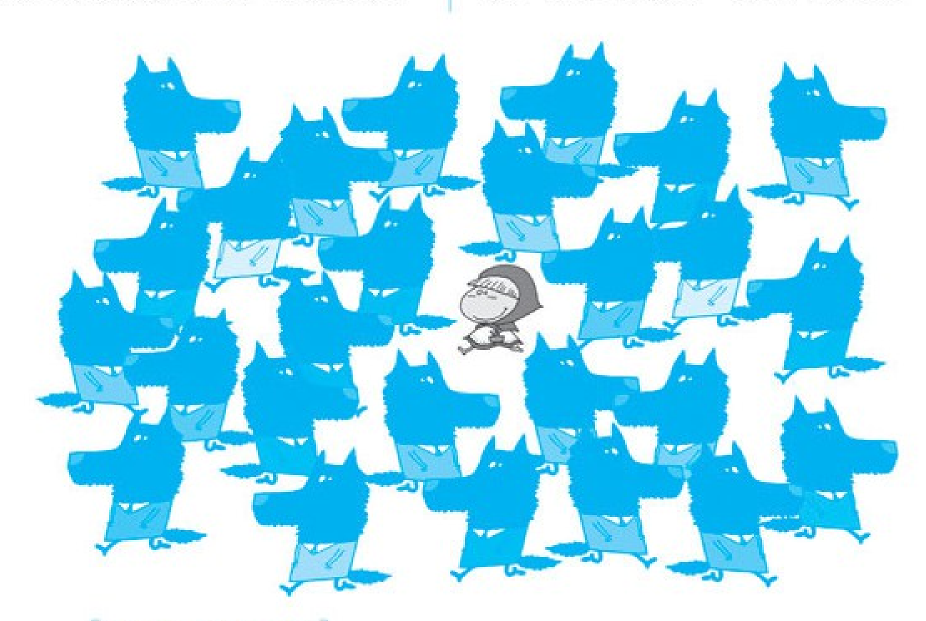
出门玩耍安全。一定要与小伙伴一起玩耍，不去黑暗或者没有人的偏僻场所，比如，空空的大楼前、僻静的门道处等。遇到有陌生人想和你说话，立即走开。不接受陌生人给你的任何东西，特别是食物。发现有人尾随或其他不对劲的事，直接往人多的地方或朋友家跑，以便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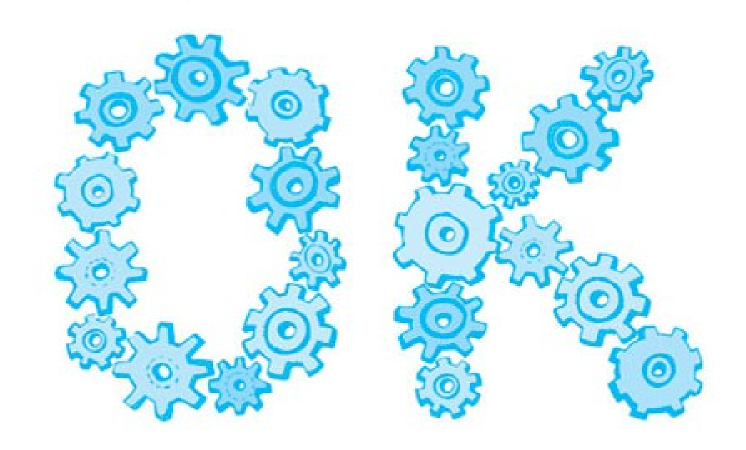
开门安全。始终锁好门。有人敲门，问问他是干什么的。如果对方说要见你父母，就说他们现在很忙，可以留个口信；如果对方是上门推销商品的，告诉他，你不感兴趣；如果对方是快递员，告诉他将东西放在门边或邻居家门口，或者稍后再来；如果有人敲门称有急事求助，你可以隔着门告诉他，可以为他拨打求救电话，或者让他找邻居帮忙。无论如何，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防火安全

火灾是怎样发生的？火柴、吸烟、电线、打火机、炉火、闪电等，都容易导致火灾发生。

着火了，怎么办？身上衣服着火了，一定要就地卧倒并打滚，有助于灭火。千万不要用双





沃尔沃停车位的秘密

◉刘永健

坐落在瑞典哥德堡的沃尔沃集团总部，占地几十公顷，里面除了正常的办公场所外，还设有运动场所、娱乐场所，绿化很好，随处都是树木、花草，鸟语花香，十分人性化。最令人称奇的是，里面有一个可供超过2000人停车的大型停车场。停车位沿着大门左右侧一字排开。理论上说，这么大的停车场，堵车的情况应该经常发生。但是在这里，这种情况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一位住在附近的汽车爱好者为了一探究竟，决定监视一下沃尔沃的员工到底是怎么停车的。他住在10楼，因此特意在书房的窗口上，放了一台摄像机。经过一周的持续监控，他发现：虽然是早上8点上班，但是从清晨7点开始，就陆续有员工到公司上班，早到的员工都会很自觉地将车停到远离办公楼的地方。最远的泊位离办公楼的距离超过1公里，即使小跑过去，也要10多分钟。于是上班之前的这段时间，进入总部的小车都是很有序地由远到近停泊。先来的员工自觉将车停到远的泊位，后面进来的员工将车停到近的泊位，天天如此，周而复始。而下班的高峰期，员工的车总是从近的泊位开始陆续驶离总部。

难道是公司有明文规定员工要怎么停车吗？为了进一步得到证实，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进入了沃尔沃总部对员工进行随机调查。他随机采访了20位不同岗位的员工，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得到的答案惊人地一致。他们答："我们到得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而且调查中发现，沃尔沃的领导没有专属的泊位，泊位也不固定。来得早的也会将车停在较远的地方，要是来得晚的话，远的泊位已经满了，只能在离办公楼近的停车位停靠。

谜底揭开，这不是公司的规定，只是为其他的同事考虑。这么简单的想法，其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多为别人着想，你的路才可能走得更远。

（胡　琴摘自《科学大观园》2014年3月上）

手直接扑火，这样很容易被烧伤。如果你在家里看到明火、闻到烟味或者听到烟雾器报警，快速离开房间，向安全处撤离，并拨打火警电话求助。千万不要返回屋内取任何东西，一定不要试图自己动手灭火。

被大火困在室内，怎么办？首先用手感觉一下门是否烫手，然后通过喊叫或其他方式让别人知道你被困火中。如果被困房间有窗户，尽量通过窗户向救援人员求救。如果可能的话，用湿毛巾将门缝和窗户等缝隙堵上，防止更多烟雾进入房间。尽量蹲下身体，较低处空气更好，更有益呼吸。尽量爬向安全处。

急救安全

割伤或灼伤了，怎么办？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急救包，你应该知道急救包放在哪里。轻微割伤处理：将受伤处冲洗干净，抹上急救药，贴上创可贴。流鼻血：低下头，在头部或脖子后面敷上冰袋。轻微灼伤：立即用凉水冲患处，抹上急救药膏，缠上纱布并固定好，上面再用冰袋冷敷。如果伤情严重，应立即看医生。

如何拨打急救电话？拨打当地急救电话号码，一定要说清你的姓名，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事，说出你的具体位置和地址。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描述清楚房子的具体特点。尽量找个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零食安全

不独自使用厨房电器。独自一人在家时，肚子饿了千万不要使用烤箱、煤气灶或者微波炉。可以请父母准备一些饼干、煮鸡蛋、水果等食物，等到饿了的时候吃。吃果冻、花生仁等食物时不要打闹，以免呛咳。

（依　伊摘自《生命时报》2013年12月27日，小黑孩图）



摆 设

◉安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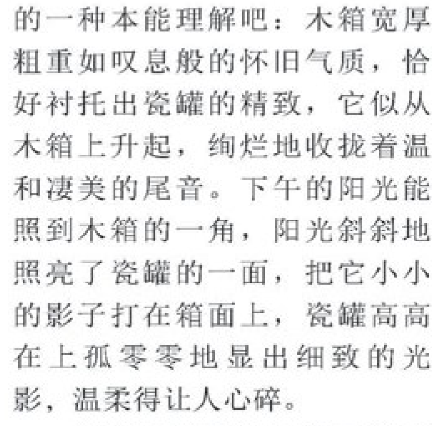
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看到这段话，特别是看到周先生把"必要的"和"无用的"指成一体，不知怎么就想起妈妈的黑白照片了。十七八岁时的妈妈极美，丰腴的蛋形脸，清澈的眼睛，亮直的黑发，微微侧身坦率明亮地对我笑着。

然而六七岁的我，是不懂欣赏十七八岁饱满、充溢的美的，它只代表我急不可待的成长方向。真正让我感到妈妈流光溢彩的，是妈妈修长的颈项间那串圆白的珠子项链。现在想来，妈妈那串项链绝不是珍珠之类的贵重物品。但在色彩上青蓝统一、装饰上毫无性别差异的年代，那串珠子的美是与价格无关的。

我童年记忆里另一个摆设是一对装茶叶的瓷罐。那是一对淳朴而精致的瓷罐，罐底用红字印着产地：江西景德镇。罐面蓝绿略灰，底色上装饰着金灰色的S形线条。罐面的蓝绿色被上下两条淡黄的装饰条拦着，淡黄的装饰条上等距离地点着灰紫色的小点。盖也是淡黄的，装饰着金灰的S形线条和条上相同的灰紫色的小点。盖是空心的，童年的我常常拿了细布，将小小的手指从空洞里探进去，擦拭落进的灰尘。蓝灰的罐面用深紫的细线框出两面扁圆的空白，上面分别画着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年。小姐梳着高高的发髻，瓷白的脸上点成一点的黑眼睛邈远而陌生地对着我看。

这对瓷罐在西北常年灰白的天地间，在我们郁暗的房屋和清贫的生活里，装着我童年对绚丽色彩的全部向往。

妈妈常常是把装了半罐茶叶的瓷罐放在暗角的低柜上，而我总是等妈妈上班后，拿了那罐，踩着方凳，把它移到爸爸做的两只垒起的枣红色大木箱上。也许是那时的我对色彩的一种本能理解吧：木箱宽厚粗重如叹息般的怀旧气质，恰好衬托出瓷罐的精致，它似从木箱上升起，绚烂地收拢着温和凄美的尾音。下午的阳光能照到木箱的一角，阳光斜斜地照亮了瓷罐的一面，把它小小的影子打在箱面上，瓷罐高高在上孤零零地显出细致的光影，温柔得让人心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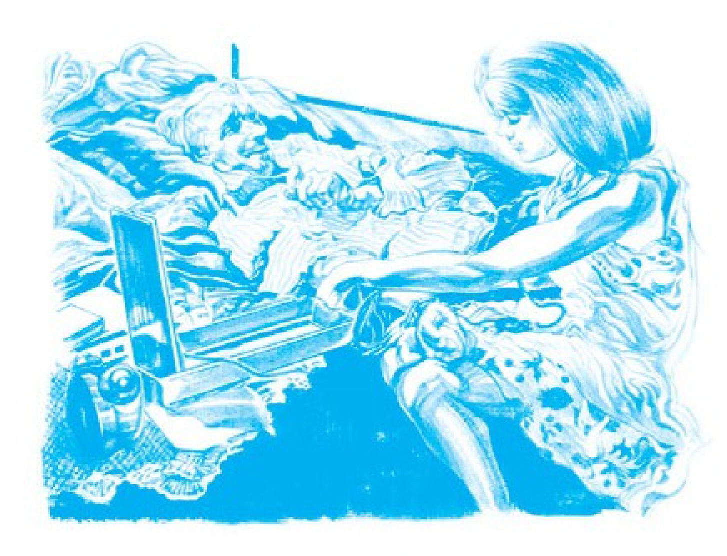
瓷罐被我和妈妈来回移了几次之后，妈妈警告我说，那箱子是不稳的。我不会当面反驳妈妈，但每每听到妈妈的脚步渐远直到听不见时，我又踩上木凳，把瓷罐移向木箱。等妈妈回来了，想起高高在上的瓷罐，我的心便如它一般高悬着。妈妈没有说什么，自己移回它，而我又带着反抗之心将它移到箱顶。周而复始，就像一场永不妥协的战斗似的。



一次和弟弟打闹，弟弟的身子重重地碰上木箱，那瓷罐掉下来摔碎了。一直记得那绚丽的瓷片四散在磨损失色的红漆地板上的样子。之后，我固执地坐在门外等妈妈回家。当我满怀委屈和愧疚地向妈妈认错时，她竟没有责怪我，只是另一只瓷罐再也没用来装茶叶，也没有作装饰，而是被妈妈锁进了抽屉。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那么精致的一件瓷器，对刚刚三十岁的妈妈来说或者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味的吧。

以后的世界便开始纷繁了，充满了夸张的狂喜





记忆留痕

◉〔美〕罗杰·迪恩·基泽
◎翟振祥 译

“你真是个卑鄙的老家伙！”走出拉尔先生的房间时，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

年迈的拉尔先生住进这家疗养院才八个月，却让每一个护理人员过上了地狱般的生活。无论谁靠近他，他都非打即骂，又掐又踹。他还故意尿湿床铺，以给我们增添麻烦为乐事。

拉尔先生可能是个孤寡老人，在他住院的八个月里，不曾有一个亲人、朋友赶来看望他。

一天，某个妇女社团到疗养院探望病人，为病人们表演节目，还给每位患者献上了一枝火红的玫瑰花。送给拉尔先生的玫瑰花就放在他身边的餐桌上，他看了看，一挥手，就把花瓶打飞了。花瓶撞到墙上，碎片四溅。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拉尔先生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躺着，把后背丢给了替他收拾残局的护理人员。我捡起玫瑰，插到一个塑料水杯里，放到他的床头柜上，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这天，每当轮到我去照顾拉尔先生，我都会从他的玫瑰花上扯下一片花瓣，扔到他床边的垃圾筒里。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只是我每次扯下花瓣时他都死死地盯着我。下班回家之前，我来到他的房间，扯下花枝上的最后一片花瓣扔进垃圾筒。此刻，水杯里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枝条，没有一丝生气。就在我转身离开之际，拉尔先生咕哝了一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你是怎样折磨我们的，扯下一片花瓣就如同你折磨我们一次。”我回答。

第二天上班，同事叫我去清理拉尔先生的房间，原来他在前一天夜里与世长辞了。来到他的床边，我不经意间看到了插在水杯中的玫瑰花。让人吃惊的是，原本光秃秃的枝条上竟然又有了红艳艳的花朵。我仔细一瞧，原来每一片花瓣都用胶布牢牢地粘在了花枝上。

我收拾好拉尔先生的东西来到走廊，忽然想起拉尔先生前一天对我讲过的话：“我并不想让大家都讨厌我，我只是不想让每个人都忘记我。”

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他的话让我心潮起伏。也许拉尔先生本性并不坏，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他的乖戾表现，只是想被人们记住，他不想在去世后被立刻忘记。

拉尔先生终于如愿以偿，短时间内他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不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脾气古怪、行为乖张的糟老头。

（韩 梅摘，冯 煌图）

和绚丽的色彩。鲜艳的物事迅速映入人们的眼睛，又迅疾离去。妈妈抽屉里的另一只瓷罐已显得陈旧，我却看中了它，并暗暗想，它也许就是我能够从以往带走的唯一一件实物了。那时我已谈恋爱，却与他相隔数百里，常常是半年才能见一面。有一次去他宿舍，我带上了这只瓷罐，放在他书桌上，说是放茶叶的。他笑笑说挺好看的，是古董呢，他并不知晓这瓷罐的历史和我静静陪伴的用心。当谈了六年恋爱的我们各奔东西时，我没想到那个瓷罐。

很久以后，接到他的信息，说是要结婚了，我的心起伏了几下，又想：他是应该幸福的。

在一个夜晚里惊觉，不知怎么就想到那个瓷罐，想它在清冷的夜色里暗暗站在他与她的房间里，是不是会感到陌生的、隔绝的冷呢？为此，我竟彻夜不眠了，也真想不到心竟会这样牵绊于小小的摆设。

（司志政摘自《天涯》2014年第2期，朱 静图）



生有涯，信息无涯

◉马伯庸

清代有一位大儒叫戴震，精通考据。有一次他看到通行版本的《尚书》里有句话“光被四表”，怎么读怎么别扭。经过一番考证，他认为这句话写错了，应该是“横被四表”。戴震把这个推断写信告诉其他学者，希望能够找到佐证。其他学者开始对古籍进行检索，两年以后，钱大昕在《后汉书·冯异传》里找到了这四个字的证据，七年以后，戴震的族弟戴受堂在《王莽传》里也找到了这四个字。戴震的这个学术成果，遂成定论。

这是清代学术界一段很有名的典故，充分显示了考据学家们的学术功力。不过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戴震等人生在现代，不必花上几年时间皓首穷经来寻找证据，只需要下载一套电子版《二十四史》，点开检索功能，输入“横被四表”，几秒钟结果就出来了。如果他想跟其他学者交流一下成果，一封电子邮件瞬息可至，甚至可以发条微博，说不定能引起全民议论。其效率和清代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对于他这样的大学者来说，能做出更多学术成果。

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好处：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所以今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享受信息，至少客观条件要比古人好得多。

但是——凡事永远都有个但是——方便是方便，苦恼也随之而来。

从前朋友们经常分享一些歌曲、视频或者美文，我如果喜欢，就屁颠儿屁颠儿跑去下载，没事就拿出来欣赏一下，如获至宝，心中窃喜。有时候还有神人会开一个FTP（文件传输协议，使得主机间可以共享文件——编者注），那简直是如同天堂般的存在。但慢慢地，网速上去了，硬盘变大了，下载方式丰富了，操作也越来越人性化了，下载一部电影一分多钟，一部漫画二十几秒，PDF电子书我一分钟可以下载八本。

前一阵有人给我发了一个共享网盘地址，我打开一看，嗬！里面拥有海量资源，几百部电影、几千首老歌，还有无数冷门戏曲和音乐剧视频。我摩拳擦掌，准备大下一场。结果开始浏览目录时我还兴致勃勃，到后来就困得不行了，因为东西实在太多，根本看不胜看。我有心放弃，心中实在不甘；有心下载，精力实在不够，这些资源成了鸡肋。我一拍鼠标，心想挑一些自己最想看的下载吧！结果我挑来选去，很快就迷失在浩如烟海的路径里，头昏脑涨，几乎钻不出来。

有人或许要问了，你不会检索吗？要知道，检索的前提是你必须有明确目标。比如戴震先是靠自己的精深功力，提出了“横被四表”的猜想，其他人找起来才有的放矢。如果你只有一个模糊的需求，那就注定了要被信息溺毙的命运。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看见这种大而全的资源盘，一看见，整个人的心态就变得不好了，明知道



赫鲁晓夫的“恶作剧”

◉〔俄〕瓦连金·佐林

1956年4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两位领导人是乘坐当时苏联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艇“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抵达英国的。笔者作为随行记者，目睹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4月18日，“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顺利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5—1957年出任英国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此次访问过程中，赫鲁晓夫访问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与英国实业界精英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中，轮到赫鲁晓夫发言时，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将口袋中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抛到了脑后，开始即兴发言。他说着说着，很快忘记了听众是谁，开始用他一贯的风格讲话。后来竟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接着，又开始抨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一番即兴讲话之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停顿。时任赫鲁晓夫翻译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脸色发白，额头冒汗。赫鲁晓夫捅了他一下，嘟哝道：“快译！”

特罗扬诺夫斯基开始翻译，但他翻译的不是赫鲁晓夫的现场讲话，而是正式讲稿的内容。

赫鲁晓夫继续滔滔不绝地骂，特罗扬诺夫斯基仍照正式讲稿的内容进行翻译。赫鲁晓夫的话被“翻译”之后，场内气氛活跃起来，与会者对呼吁加强合作表示赞许，某些讲话还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赫鲁晓夫大为恼火，自己的抨击居然引起在座者友善的、而且是近乎狂热的反应！

赫鲁晓夫结束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对自己的表现极为满意，在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离开了大厅。

助手搀扶着赫鲁晓夫进了休息室。在令人窒息的痛苦等待之中，我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度过了漫长的两个小时。

赫鲁晓夫终于睡醒了，走进我们的房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好像说了些不妥的话。”

“是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您没有按事先准备的讲稿发言。”特罗扬诺夫斯基诚惶诚恐地说。

“照实说，我都说了些什么？”

特罗扬诺夫斯基只得把赫鲁晓夫宴会上的讲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如实翻译了吗？”赫鲁晓夫问。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是按事先拟定的讲稿翻译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声音颤抖地答道。

“你真聪明！”赫鲁晓夫高声夸奖道，然后竟同特罗扬诺夫斯基热烈拥抱，并亲吻了他。

（**赵红星**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2期）



里头有好东西，却很难找得出来，放弃又舍不得。进退两难，于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出现了：一个现代人，居然和古人遭遇了同样一个困境——无法快速从资料中获取有用信息。古人是因为信息太少，现代人则是因为信息太多。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是庄子说的，那时候还是战国时代，“无涯”的数据量已经让他发出“殆矣”的感叹，如果把他搁到现在，看到这铺天盖地的信息，恐怕得把老爷子吓出心脏病来。

刘慈欣在《诗云》中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这个生命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所有汉字的每一种排列组合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句，可是我找不出来。”

这可真是一个绝妙而悲伤的故事。

（**梁　爽**摘自《看天下》2014年第5期，**邝　飚**图）



汤姆鞋的价值观

◉盛治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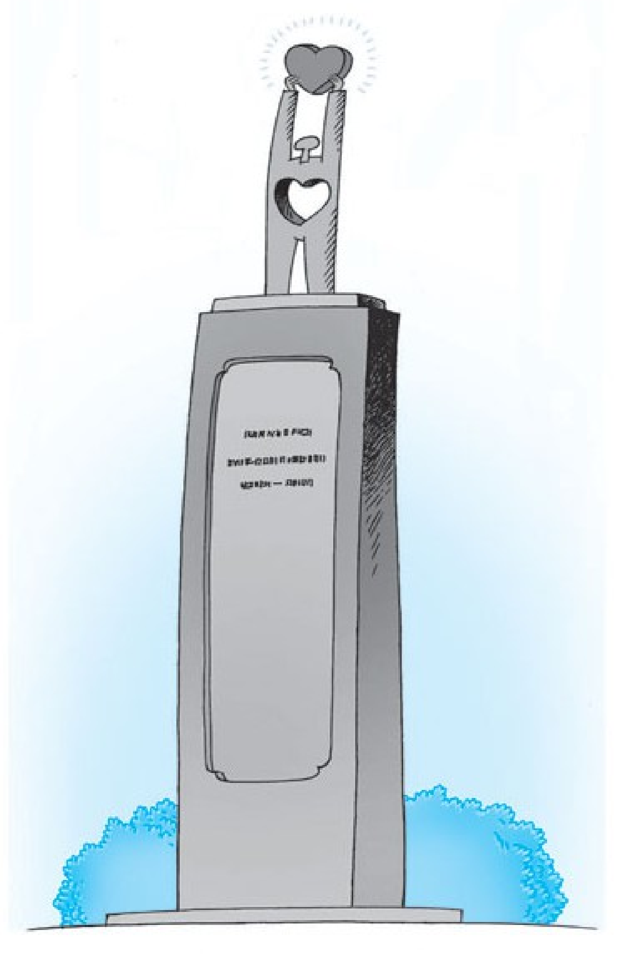
加州有一家叫汤姆的卖鞋公司，由布雷克·麦考斯基创立。老实说，鞋的外形或功能并不特别突出，但它特别的是，每卖出一双鞋，公司就会送一双鞋给买不起鞋子的小孩。

布雷克去阿根廷度假时，发现那里的很多小孩没有鞋子穿，不但影响健康，也妨碍孩子正常上学。当年他就用卖掉一间公司的五十万美元，开始“卖一捐一”的计划。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成功送出超过一千万双鞋，给超过六十个国家的孩童。这样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一、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件事，如果出发点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就易有爆发力和影响力。“给予”是汤姆鞋最核心的价值。换句话说，汤姆鞋卖的是价值观，而不是鞋子。

二、创意营销：好的想法有很多，要成功，创意和执行力非常重要。汤姆鞋举办年度“一天不穿鞋”活动，让大家体会没有鞋子穿的感受，不但吸引了微软等大企业的赞助支持，也得到二十五万人赤脚上班、上学、上街头的响应。当有人问参与者为何不穿鞋时，他们刚好可以介绍推广送鞋的理念。

三、得道多助：公司成立四个月后，布雷克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穿着红色汤姆鞋的少女。于是他上前询问少女，鞋是哪里买的。少女一开始没认出他来，却非常兴奋地跟他说明“买一送一”的理念，还对他详述创办人的故事。一个能够激励人心的理念，不但能吸引消费者，还能把顾客转化成最有效、最热情的推销员，这也是现在网络时代“病毒营销”最大的推广力量。好的理念不仅受到个别消费者的大力支持，许多大企业也会投入资源支持响应。



四、员工参与：工作满两年的员工，就会被安排到有需要的国家，亲自送鞋给孩童。布雷克发现，到第一线送过鞋的员工，因为亲身感受到助人的快乐，回来后，工作热情高涨。企业让员工在工作中受到利他元素的激励，是一个不但善尽社会责任，又对生产力有帮助的双赢做法。

五、永续做法：布雷克常被问到，既然目的是做善事，为何不成立非营利组织，而要依托营利的企业实体？他回答，投入汤姆鞋的资金，立刻可送出四万双鞋子，确实比成立公司首年只能送出一万双多许多。但四万双鞋送完后，就必须靠不确定的募款，也不知能持续多久。但用可获利的商业模式运作，迄今不但已经送出超过一千万双鞋，而且公司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展中。这提醒我们，做好事不但要有热情，还要找到可以持续运作的模式。汤姆公司的生产线已扩展到眼镜，公司将营业收入的一部分捐助给十个发展中国家，帮助十五万人改善了视力问题。

不是每个企业或团体都可以复制汤姆鞋的做法，但每一个人或团体，只要愿意多用一点创意和热情，都可尝试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找出利他的元素。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激励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

（刘 振摘自《讲义》2014年第2期，喻 梁图）



卖衣服的心理学

◉沈嘉柯



我有个友人在服装品牌专柜做营销，上周请他吃饭，他问我："圣诞节会不会'血拼'？"我说："有这个打算，但要看当时的情况，如果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也不想去受那罪，再说也未必真的实惠，价格抬高再打折，结果还不是被宰。"

他实话实说："运输、管理、销售、店面、广告什么的摊下来大家都要赚一点，品牌产品打到七折、八折已经很实惠了，你平时去买才更容易被宰。我可是我们品牌的区域销售之星，是不是购物高手，我最多聊三句，就可以辨出。比如男人给女人买衣服，就千万别使劲推销，即便出货量大，恶狠狠地卖出好几件单品，可是到了女人那里，不是颜色不满意，就是尺寸不合适，女人很快就会回来退货。浪费口舌精力却大半做了无用功。但如果是女人给男人买，只有三个结果——大了、小了、刚刚好。充其量是换货，而不是退单，销售业绩仍然保得住。"

我听了大笑，这倒是事实。他接着侃下去："上面那些还是雕虫小技，真正的高手出手，更加厉害。我上次看见一个太太在店内看了半天，一下子选了六套童装。要知道，我卖的是运动品牌啊。我上前闲扯几句，问她是不是给孩子买的，那太太果然说是，因为孩子在外寄宿，衣服懒得洗，干脆一周六套换下来带回家集中清洗。结果，我让那太太又买了好几件衣服，加起来有几万元。"

友人吊我胃口："你猜，我怎么做的？"

我哪里猜得到。他解释道："我就跟那太太建议，如果是孩子的话，还在发育啊，童装换起来方便但很快就穿不上了，应该再多买一些不同尺寸，甚至是成人款的。您看，您先生也可以穿。这衣服容易洗，又不容易变形，整体算下来不是很经济吗？"

果然很牛，不过还没完，友人再接再厉："这还不是顶尖高手，我们店这种运动品牌，单价上千元的不多，有一款外衣单价三千多，几个同事说得天花乱坠也没卖出去一件，而我卖了五件。比如上次，有个顾客摸了摸那款外衣，其实质量的确可以，但是在同等运动品牌里也属于高价位。我很温和地跟那位先生说，虽然料子款式都很不错，但这个价格是高了。您可以看看别的款式，也有便宜的。五分钟后，他刷卡了。衣服这东西，到了奢侈品的价格，就只是心里过瘾，穿得爽而已。"

这下我明白了，搞定女人，才能搞定男人。难怪说商场是开给女人的，男人的衣柜也是女人掌管。我还决定以后在大街上看见衣服得体、有型有款、身着一看就是标价上万元单品的男同胞，更加要心怀悲悯，那多半是销售之星们的"成果"——语藏机锋、暗中开火，挑起男人内心的攻击性斗志。花钱如上战场，兔子掉进陷阱，还想逃出猎人的手心？一切都是心理战啊！

最后我问："你在圣诞节这种超级购物战役中，是不是要大开杀戒啊！"友人露齿一笑："完全不必，圣诞节时物欲如洪水开闸，销售纯属体力活，用不上心术。"

万法归宗，上钩这种事的最高境界，其实是自愿。

（肖　灵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么一些些毒舌》一书，〔马其顿〕古尔加克图）





“《读者》光明行动”（14）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春暖花开，“《读者》光明行动”第四批接受救助的贫困家庭弱视儿童（江西赣州定南县28人、电话求助8人）结束了治疗，全部出院。36人的72只眼睛，除眼底有病变的10只外，出院时矫正视力达到0.9以上的有53只。同时，第五批弱视儿童79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70人；电话求助9人，分别来自湖南、河北、内蒙古、安徽、湖北、江西、四川、山东8个省份）也已入院接受治疗。

在百色筛查时，有一位老奶奶带着孙子前来检查视力，当得知孩子可以去北京接受治疗后，她却大哭起来：儿子是军人，在一次执行公务中不幸早逝；儿媳弃子，离家出走；老伴身患残疾，卧病在床。老奶奶唯一的希望——孙子小军又患先天性弱视，更是将这个本已不堪重负的家庭推入了绝境。既不想错过这个可以让小军看清世界的机会，又发愁已无处赊账的家，从哪里去找来回的交通费和在北京45天的生活费，对老奶奶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老奶奶答应一定带小军去北京治疗。

给小军安排的一对一救助人是北京的唐女士，她得知这一特殊情况后，表示非常愿意帮助小军渡过难关，并长期关照这个困难的家庭。小军到北京后，唐女士立刻把交通费和生活费送到了医院，让老奶奶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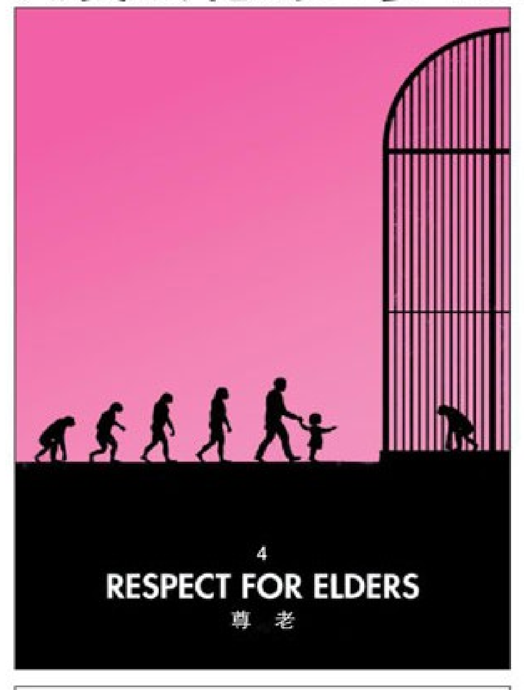
唐女士今年已有70多岁，每个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金，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因为曾被人打着公益的旗号骗过好几次，对于这次的爱心捐赠，她也一度怀疑。但经过仔细询问活动进展，细心查询善款流向后，唐女士决定捐出6000元去救助一个贫困弱视儿童。她说，眼睛对于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所以想尽自己所能给孩子多一点帮助，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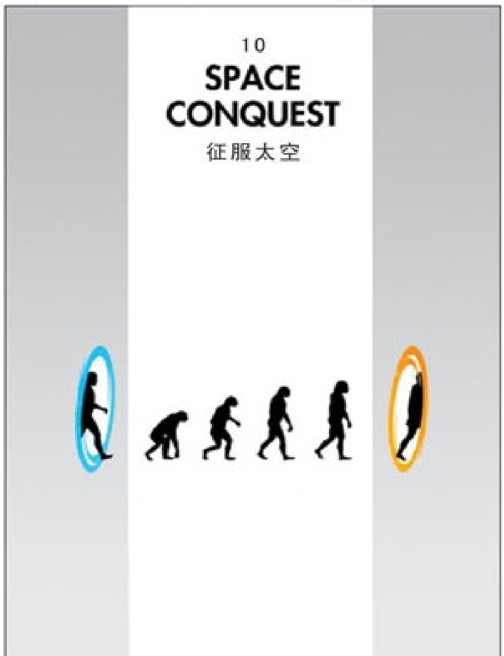
点滴爱心，汇聚希望洪流，成就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感谢像唐女士这样相信、支持“《读者》光明行动”的热心读者！让我们一起为贫困弱视儿童的光彩明天继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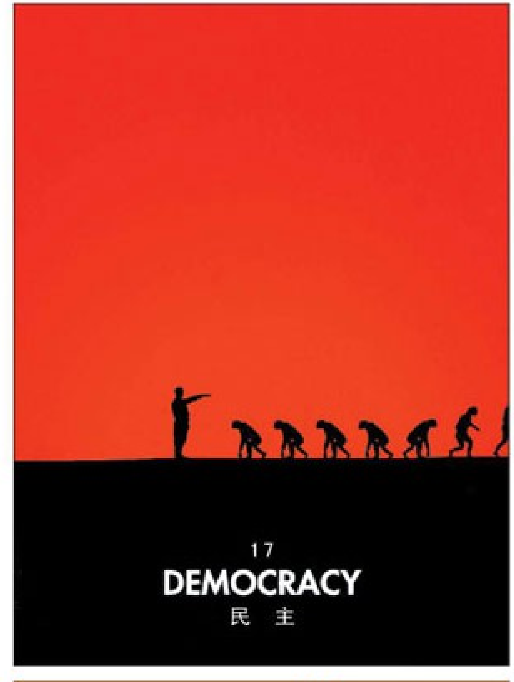
（第四批36名弱视儿童的详细治疗信息已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读者 @读者-光明行动公布，欢迎监督查询）

人类演化的99步（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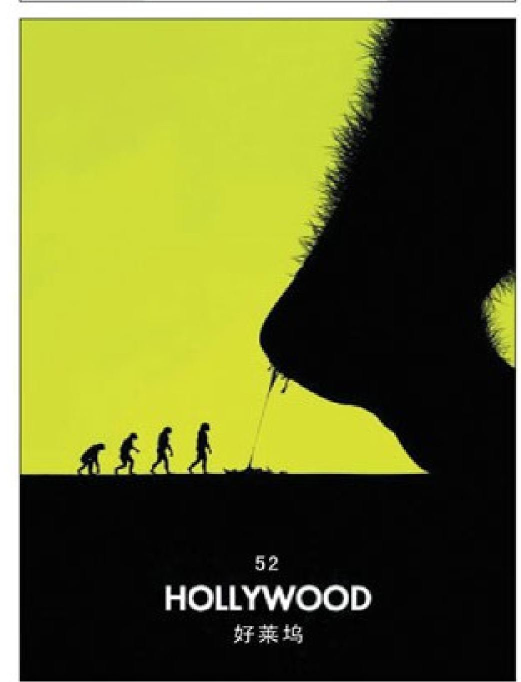

作者：Maent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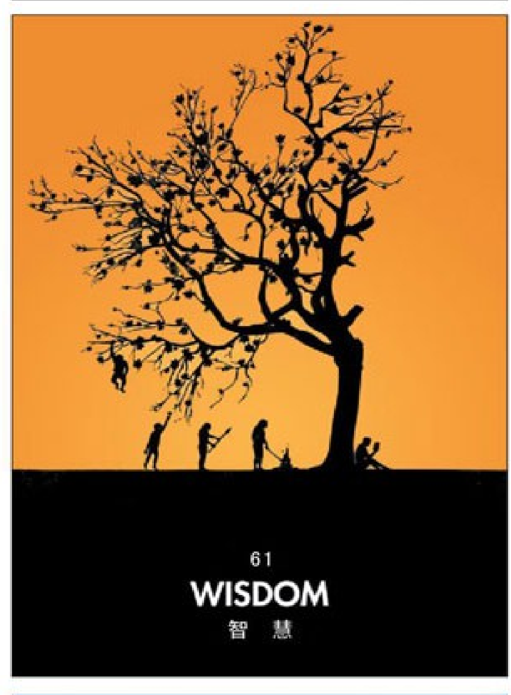

4
RESPECT FOR ELDERS
尊 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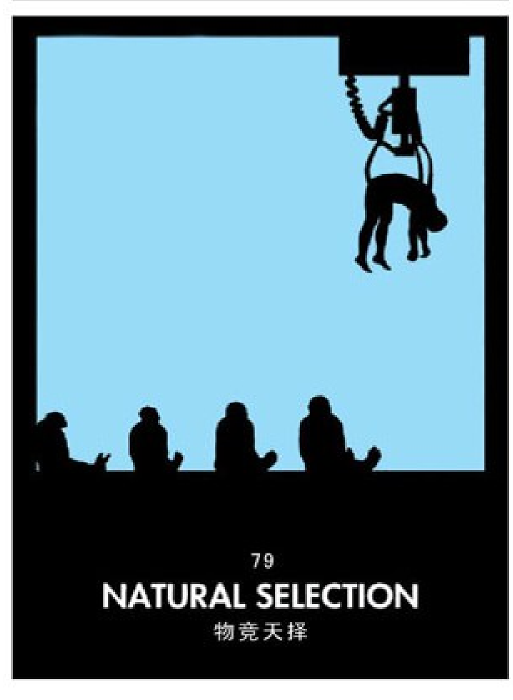

10
SPACE CONQUEST
征服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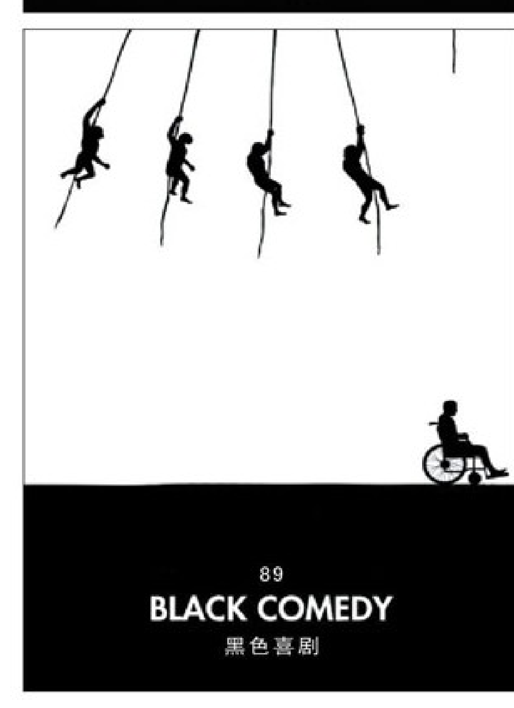

17
DEMOCRACY
民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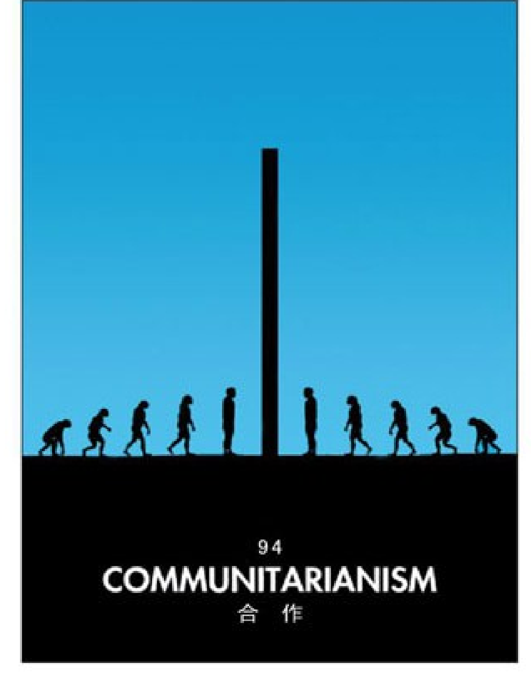

22
HERITAGE
遗 产


52
HOLLYWOOD
好莱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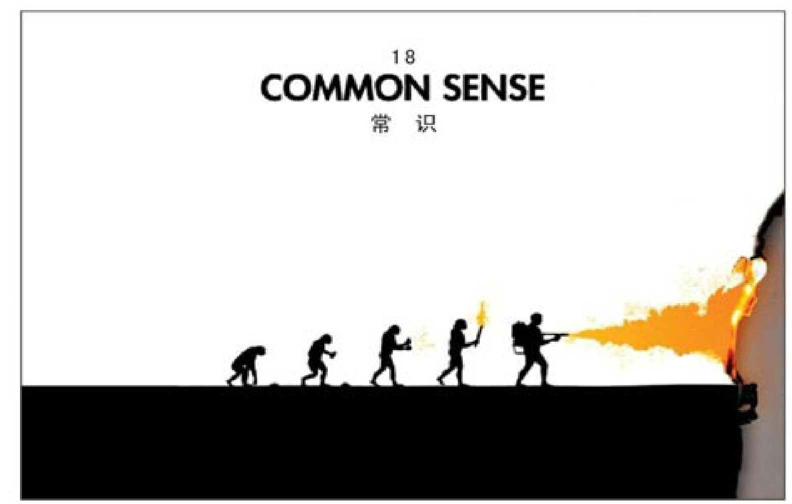

61
WISDOM
智 慧


79
NATURAL SELECTION
物竞天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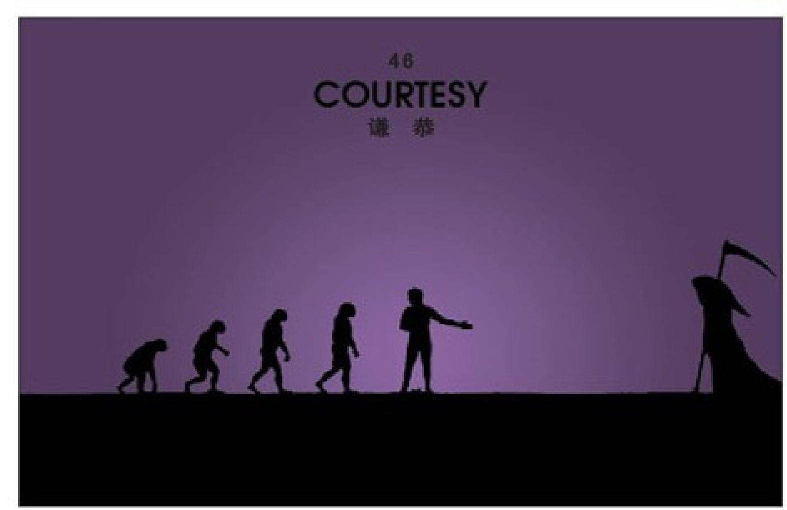

89
BLACK COMEDY
黑色喜剧


94
COMMUNITARIANISM
合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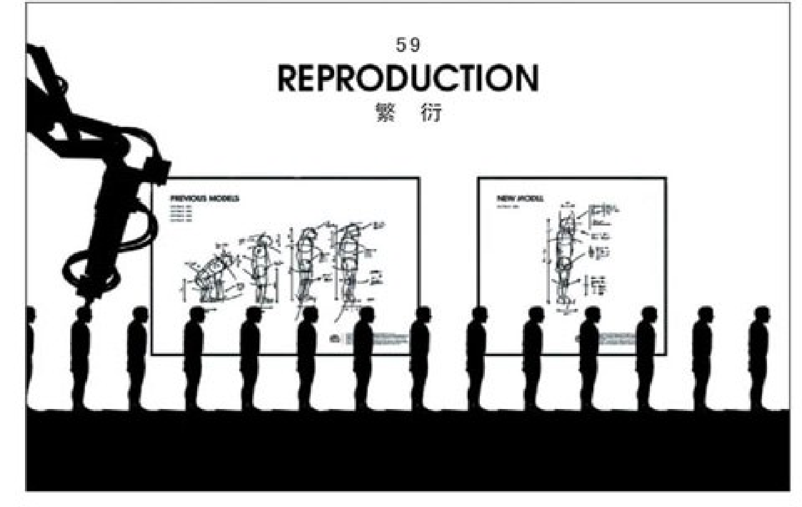

15
FIGHT AGAINST HUNGER
果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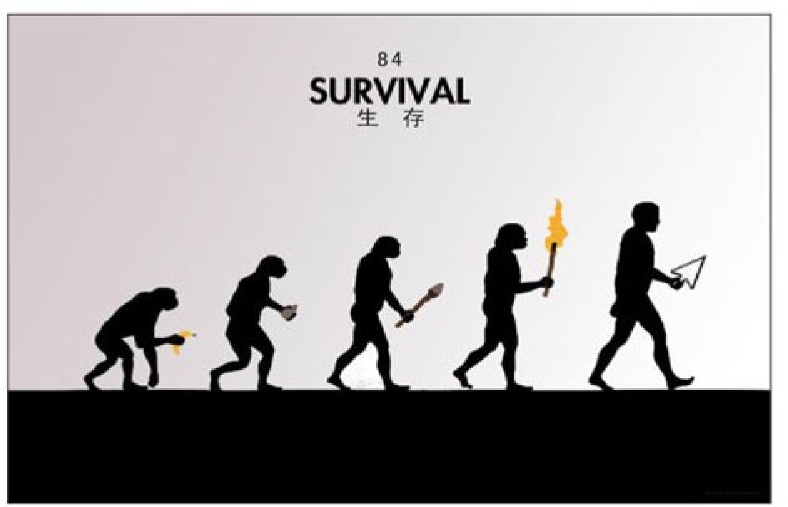

18
COMMON SENSE
常 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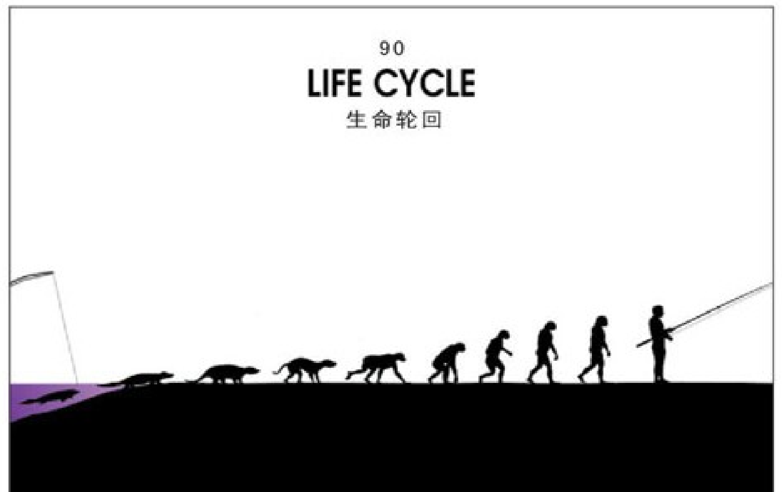

27
SELF-EXPRESSION
自我表达


46
COURTESY
谦 恭


48
THE FORCE
原动力


59
REPRODUCTION
繁 衍


84
SURVIVAL
生 存


90
LIFE CYCLE
生命轮回



读者 光明行动



中国，有1200万这样的孩子——他们先天视力不好，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他们默默承受着弱视带来的痛苦和自卑，他们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和不幸。为了给这些弱视孩子一个明亮、清晰的五彩世界，读者杂志社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共同发起“《读者》光明行动”，免费对贫困家庭的弱视孩子进行治疗。6000元善款，即可救助一名弱视孩子，还他们一个光彩的未来、灿烂的明天。

善款不分多少，善行不分大小，《读者》杂志愿与广大读者共襄善举，从力所能及的善事做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捐款方式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　　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　　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1）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2）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3）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讯地址）



扫一扫，关注“《读者》光明行动”官方微信，了解项目最新动态，帮助中国弱视儿童

读者杂志社
联系人：樊又菲（0931－8176293）
官网：www.duzhe.com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010－68159358）
官网：www.gcmt.com.cn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官网：www.ccafc.org.cn